



READERS

读者®

活着之上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生孩子了

解救舅舅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1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94期 七月上

摘心

◎张晓风

前不久，我忽然迷上了种花。有一次，我打电话问一个行家，她说：“哦，矮牵牛啊！记得要摘心哪，愈摘，花发得愈好。”其实这番道理我早就懂，只是她是一个美丽慧黠的女孩，听她这么说，简直像听人说法似的，处处透着禅机。

想起小时候在屏东，院子里种有木瓜，木瓜新枝正发到兴头，冷不防我们小孩就把它把头摘掉了，再发，再摘。摘两下，木瓜就变聪明了，它知道还是赶快向旁边发展为妙。鲜艳的矮牵牛花也是如此，我们把直往上冲的新枝摘了，结果反而促使它从旁边发出四五条分枝来，生物的本能似乎是愈挫愈勇的。

在生命历程里，我们可能都曾一度遭到“摘心”之痛，但生命的本能就是用最委婉的方式求得其生存和发展。天地是宽厚仁慈的，失去的一枝主干，自有四五条分枝来补足。一个繁花齐开的花季仍是可期的。



（林冬冬摘）



海棠秋虫 齐白石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高翔飞

编辑 李秀娟 韩维善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玮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5936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13期

文 苑

【卷首语】 1 / 摘心 张晓风

【文 苑】 8 / 宽恕 李家同
18 / 辨认 余秀华
22 / 蛋铺里的安娜 严歌苓
34 / 鼻烟与炸药 肖复兴
36 / 荒野地 胡冬林
46 / 洗澡 王安忆

【书林一叶】 4 / 活着之上 阎 真

【原创精品】 12 / 一只鸟 沈 柯

人 物

【人 物】 50 / 塞万提斯：悲喜人生胜过堂吉诃德 刘心印
70 / 丁太太 陈四益

社 会

【杂谈随感】 6 /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王小波
10 / 给友善一个应答 查一路
19 / 境界与知识 鲍鹏山
24 / 倾覆之船 利 维
45 / 爱数字的大人 meiya
53 / 做个鼓掌的人 熊培云
54 / 谁谋杀了“读书改变命运” 叶竹盛
56 / 狡猾 罗 西

【话 题】 26 /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生孩子了 陈 斌

人 生

【人世间】 40 / 解救舅舅 叶 三

【人生之旅】 14 / 有那么一个人让我爱恨交织 张 春
25 / 那些“没用”的付出 古典
64 / 认识自己 孟书子
66 / 走 谢志强

【婚姻家庭】 44 / 爱情合伙人 李筱懿

生 活

【生活之友】 37 / 海瑟薇和巴菲特 岑 嵘
60 / 如何面对触摸屏 曹 玲
62 / 不看手机有多难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594期) 七月(上)

生活

- 【心理人生】 16 / 穷人变富 李松蔚
59 / 激励有时会过敏 罗尔夫·多贝里

文明

- 【知识】 58 / 天生聪明, 还是越来越有才 游识猷
- 【在海外】 69 / 日本老人的临终短信 蒋 丰
- 【历史一页】 30 / 天地间仿佛只剩我一个人 温 莎
48 / 崇祯募捐 关山远
- 【史海拾贝】 33 / 钱眼 晏建怀
43 / 宋美龄的外交智慧 王肖潇 田 亮
- 【文化茶座】 32 / 金庸小说中的人名 张宗子
47 / 印象派的黎明 杰里米·伯林

悦读

- 【幽默小品】 57 / 明天再烦恼吧 侯文咏
- 【言论】 29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 【影像】 55 / 有意思的厕所图标

话与画

- 【话与画】 20 / 花乱开 老 树

点滴

- 【意林】 11 / 精神 亦 舒
11 / 悲痛只因为得闲 李碧华
11 / 你回来了 贾玉虎
- 【点滴】 7 / 小孩的世界你不懂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9 / 谈谈墓地, 谈谈生命 王开岭
13 / 春涯 宜 人
28 / 美是心灵的愉悦 蒋 勋
35 / 怕 蔡 澜
42 / 岁月从此分两边 吴忠全
43 / 三层海水 朱德庸
71 / 三根针 凸 凹

互动

- 【互动】 72 / 互动

艺术

- 【封面】 记忆(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ww.duzhe.com/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 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那一年，我考上了历史学博士，乘火车去北京上学。天气很热，我把车窗打开，让风吹进来。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他说：“我们把铺位换一下行吗？一大把年纪了，禁不起风吹。”能换到迎风的那一边去，正合我的心意。他把东西搬过来时，我发现他的枕头边有两本《石头记》，跟我之前看过的版本不一样，开本要大很多。换好铺位后，我说：“小时候，我家里也有两本《石头记》，没这么大。”他说：“这是影印本。”我说：“《石头记》就是《红楼梦》，这我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他说：“《红楼梦》在曹雪芹手中就叫《石头记》，《红楼梦》这个书名是曹雪芹死后由别人改的，大家都接受了。”

长者姓赵，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精密仪器的教授。他一辈子最大的兴趣，不是精密仪器，而是《红楼梦》。他业余研究《红楼梦》已经三十多年，3年前退休后，就成为专业研究者了。谈起《红楼梦》，他来了兴致，连声说：“伟大，真的伟大呢！”并一次次把拇指竖起来。我不敢接话，因为自己才看过一遍《红楼梦》，也就记得宝玉、黛玉等几个人。他见我接话，就不说了。

第二天中午到了北京。下车前他送我一本书，是他写的《红楼梦新探》。我翻了一下目录，似乎是一本考据学著作。

我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早，离报到还有好几天。闲得无聊，我买了辆单车去故宫、颐和园玩，这天早上又上了西山。

下午4点我从西山下来，觉得口渴难耐，前面是看不到尽头

的大路，我左拐上了一条小路，进了一个村庄，在小卖部买了瓶水，仰头一口气喝完了。喝完水，我看见旁边一个人也在买水，侧影有点熟，原来是赵教授。我叫了他一声，他认出了我，惊讶地说：“你也来这里了！”我说：“我从西山下来，找口水喝。”他的情绪收回去一点，说：“我以为你也是来这里拜谒呢。”“拜谒”这个词让我感到意外。他看出我的疑惑，说：“这就是曹雪芹当年写《石头记》的地方——门头村。曹雪芹

活着之上

● 阎 真

仙逝以后也被葬在这里，就在这附近。”

曹雪芹以前在我心里只是个名字，现在猛地鲜活起来。我说：“您是来看曹雪芹墓的吗？有故居吗？有墓吗？我想去磕三个头。”赵教授叹气说：“墓？没有。故居？也没有。连身世都可以说没有。他在西山脚下生活了几年？有说4年的，也有说10年的，所以说身世都没有。离你我才两百多年啊，都飘逝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他当年写作的那间茅草房，山村柴扉，满径蓬蒿，离这里应该不会超过500米，”他踩一踩脚下的地，“葬身之地也不会超过500米。我也没有依据，没有任何线索考证，我就这样觉得。我每次回国都要到这里来，这已经是第7次了。什么时候能发掘出一块小小

的墓碑，那就是圣地了。”他连连叹气，“唉，唉，他太穷了，连一块碑也打不起。康乾盛世时期的一代天才，就是这样穷死的。”我心中有些沉重，说：“如果曹雪芹确实被葬在这里，那没有墓碑也是圣地。”又说：“这么伟大的人，怎么就没有人给他打块碑呢？”赵教授说：“由此可知他当年困窘到什么地步。”

赵教授把我带到村头一棵槐树下，抚着树干，像抚摸一个孩子，说：“这棵老槐树，4年前我专门从植物园请了专家来看，据说有300年的树龄了，我相信曹雪芹是看见过它的。现在到处搞开发，这棵老槐树，我想保住它，去海淀区园林局说了这件事，人家说，可以啊，你说它跟曹雪芹有关，证据呢？曹雪芹一辈子怎么活过来的都没有证据，我怎么能拿得出这槐树的证据？这也许就是与曹雪芹有关的最后一个遗迹，也保不住了。”

他请我在村边小店吃饭。坐下了，他对店主说：“拿瓶二锅头来。”又望着我说：“曹雪芹当年也是爱喝酒的，嗜酒如狂。”我说：“陪您喝一杯。”喝着酒他说：“我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搞清几个问题，曹雪芹到底出生在哪年？有说1715年的，那是康熙五十四年，也有说1724年的，那是雍正二年。他家在1728年正月被抄，那是有历史记载的。1724年？那抄家时他才三四岁，大观园里的锦衣玉食他怎么可能经历？没经历能写得出吗？能虚构出一个贾宝玉，还能虚构出那一大群女孩子？1715年？那抄家时他最多只有13岁，也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细致的爱情体验吧！除了天才，真的就



没有别的解释了。还有，他的父亲到底是谁？再就是，曹雪芹是哪年来到西山脚下，哪年去世的？《石头记》的大批评家脂砚斋是男是女，跟曹雪芹是什么关系？八十回以后还有多少回，曹雪芹到底写完没有？这些问题困扰我几十年了，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他跟我碰一碰杯，说：“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说：“实在搞不清就算了，搞清了又有什么用呢？”他说：“搞清有什么用？你是历史学博士，你懂的。”我有点惭愧地说：“是的，是的。”他说：“曹雪芹，如果人们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他就成了一个符号。这太对不起他了，这是天大的委屈。我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让他鲜活起来，如果落空了，就太对不起他了。你看苏东坡一生多么鲜活啊！一个人，他写了这么一部伟大著作，为什么就不愿留下一份简历？这让我有点儿抱怨他，还有他身边的那几个朋友，为什么在他仙逝以后也不为他留下一份简历？为了这个我心痛几十年了。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能成为一个见证者，一个伟大的天才不能无人见证。”

从小店出来，我问赵教授怎么回去。他说：“我是不是该在这里待一晚？我来这么多次了，从没待过一晚。这是我一个心愿，我也想感受一下雪芹当年在这月光下的心情。老了，身体慢慢不行了。这个愿望以后怕实现不了了。”交换了联系方式后，我跟他握手道别，黑暗中我发现他的眼角有泪在微光中闪动。

在村口我跨着车，回头看见赵教授还站在老槐树下，一只手扶着那棵树，黑黑的身影一动不动。老槐树在深蓝的天空下撑开清晰的轮廓。远处是西山，在天空之下静静地躺着，沉默着，显出千年的淡定。知了在夜色中声嘶力竭地叫着，显出千年的执着，这是曹雪芹当年也听到过的声音。

回到学校已经晚上11点多了。我直接上床，把《红楼梦新探》拿来翻看。赵教授漂洋过海来寻访一个逝去作家的踪迹，一定是有理由的。书不厚，我把版本考据的部分忽略了，专看与曹雪芹生平有关的部分。天刚亮的时候，我看完了，忽然发现自己的



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泪水痒痒地、涩涩地停在腮边，渐渐有了一点凉意。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就在这一瞬间，通过那蛛丝马迹毫不连贯的踪迹，我似乎触摸到了曹雪芹生命的温热。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困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情。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不能不令人对天道的公正抱有极深的怀疑；可他又生活得那样从容、淡定、优雅、自信，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这样想着，我有了一种久违的、熟悉而陌生的感动，一种曾经体验过的力量让自己从世俗生存之中超拔出来。我也曾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境界，但世俗生存的巨大压力将它掩埋了。经过100次的思考，我觉得那种理所当然并非理所当然，哪怕是一个博士，我也只是一个生存着的人，如此而已。既然如此，自己也就有了以现世的、自我的眼光去选择一切的权利。这是一个聪明人经过100次思考后得出的、坚如磐石的人生哲学。可是，曹雪芹不为名、不为利，他为了什么？他比我傻？我想到的问题他没有想过吗？他真是令人迷醉而迷惑。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那坚如磐石的信念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静听花开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活着之上》一书，刘程民图）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王小波

我有个外甥，天资聪颖，虽然不甚用功，但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

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白天上课，晚上弹吉他唱歌，还聚了几个同好，自称是在“排演”。这使邻居感到悲愤，主要是因为他的吉他上有一种名为“噪声发生器”的设备，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

要说清华的功课，可不是闹着玩的，每逢考期临近，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考试，这样一来就没有时间睡觉。几个学期下来，

眼见他变得尖嘴猴腮，两眼乌青，瘦得可以飘起来。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连我都觉得玩摇滚很难成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学会喝风屙烟的本领。

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一个周末在酒吧里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整顿”什么的，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如厕，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

当然，最后还是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夫、姐姐，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但他不肯听。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没蹲过派出所，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竟口口声声说：“舅舅可以理解我！”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

虽然在家族之内，这事也属思想工作之类，按说该从理想、道德谈起，但因为在甥舅之间，就可以免掉，我直接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吧，别让他们操心啦。”他的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因为他热爱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追求爱好也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首《一无所有》。歌是挺好听的，但就这歌名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哪。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吧，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

说素材来自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丽亚·凯莉，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

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代。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可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丽亚·凯莉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平时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通想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去说服，我也准备收点费，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做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展示的就是其中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惜 茹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沉默的大多数》一书，喻 梁图）

小孩的世界你不懂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韩蒙晔 译

蓝色小鸡

在玛丽阿娜6岁生日的时候，一个邻居把一只蓝色的小鸡送给了她。

这只小鸡不仅拥有在阳光下泛着紫光的蓝色绒毛，它尿的尿也是蓝色的，甚至叽叽的叫声也让人觉得是蓝色的。这是自然界的奇迹，估计是某支注射进鸡蛋的化学药品帮了忙。

玛丽阿娜给小鸡起名佩雷斯。他们是朋友。他们常常在阳台上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期间，佩雷斯会走来走去地啄着面包屑。

小鸡没能活多久。当那短暂的蓝色生命走到尽头后，玛丽阿娜在房子里坐了下来，看样子她再也不想站起来了。她盯着一块地砖，说：“没有佩雷斯，世界很悲伤。”

儿童永生

1岁半时，马努埃尔想知道为什么用手抓不住水。5岁时，他想知道为什么人会死：

“那，死是什么？”

“我的外婆是因为年纪大死的？那为什

么比我还小的一个小孩死了？我昨天在电视里看见的。”

“生病的人会死？那为什么那些没病的人死了？”

“死人是死一会儿还是彻底死了？”

至少，对于最折磨自己的那个问题，马努埃尔有答案：“我的弟弟费利佩永远不会死，因为他时刻都想玩。”

脏话

西梅娜非常紧张，因为那天早上她就要开始学校生活了。她在家里跑来跑去，从一面镜子前到另一面镜子前。在这来来回回的一次中，她被一个提包绊了一跤，四仰八叉地摔在了地上。她没哭，但是很生气：“这狗屎玩意儿在这儿干嘛？”

妈妈教育她说：“宝贝闺女，咱们不说这样的话。”

摔在地板上的西梅娜想知道：“妈妈，这些不该说的话，为了什么而存在呢？”

（司志政摘自作家出版社《时间之口》一书，图选自吉林文史出版社《1CM》一书，（韩）金材娟图）





宽恕

●李家同

我去非洲旅行之前，很多人推荐我去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原名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大多数人就叫这个小镇K.S.，也没有人了解它为何有这个绰号。这个小镇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郊外有很好的灌溉系统，还有相当多的树木，据说，这里是非洲树木最密的地方，而这些树都是近年来种的。灌溉系统当然不是新的，但是维护得很好，所以当地不缺水，农作物也因此生长得不错。

我到了这个小镇以后，发现好多地方都以K.S.命名，很多饭店叫作K.S.，当然为了区别起见，也会加一些字在前面，有一家饭店叫作East K.S.，我猜想大概还有West K.S.。我在街上闲逛了一阵，看到一家咖啡馆，叫作K.S.Cafe，里面布置得很好，还有冷气，我就进去坐坐。

老板是个中年人，很和气，会讲英语，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他一听到台湾，立刻神情一变，一再向我打听台湾的情况，是完完全全的台湾迷。我在非洲旅行，过去从未碰到有人对台湾如此有兴趣，大多数人根本搞不清楚台湾在哪里，他对台湾如此有兴趣，当然也令我非常高兴，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我发现这位老板话很多，就趁机问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到处都有K.S.的字样，老板这下就更加兴奋了，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到这个小镇做义工。这位年轻人是工学院学生，他在这里待了一年之久，一年内，他教会了很多学生如何使用机械，这些机械都是他设法从台湾运来的，当地的高中接受了这些机械，教育水准大为提高。

虽然这位年轻人力求过得和当地人一样，大家仍然知道他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他有计算机、手机、数码相机，他还捐了好多视听器材给学校，这些器材都是当地学校买不起的。

那所高中的校长有点担心他在外面会被抢劫，就叫他住到学校里去。在那里，他和学生一起吃饭，而且晚上还教学生一些技术。可是，有一天，歹徒进入他住的地方，除了将他的物品洗劫一空以外，还杀害了他。

这位年轻人的死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警察来了，也查不出所以然。这个小镇的居民悲伤至极，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劫匪居然会杀害如此善良的人。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是本地人干的，但是小镇居民因此承受了莫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一位好的老师，也失去了那些有价值的机器。谁会保养这些机器呢？如果机器老旧了，谁会再给他们新机器呢？

小镇居民以最快的速度将噩耗告诉了年轻人在台湾的家



属，出乎意料的是，年轻人的家属似乎早有预感。虽然非常难过，但年轻人的父母表现得很镇定，并且立刻赶来参加儿子的葬礼。

小镇居民当然都参加了年轻人的安葬仪式。年轻人是天主教教徒，小镇所属的国家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可以在教堂里举行安葬弥撒。这次弥撒祭语是中文的，圣歌也是中文的。在弥撒结束的时候，年轻人的父亲向大家讲话：他的儿子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极有可能会有人来抢他的财物，而且他也极有可能失去生命，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请他们心里有所准备，万一他在非洲去世，他们一定要原谅杀害他的人，凶手如果不是如此贫困，绝对不会沦为盗匪。

那位年轻人除了要求他的父母心中不要有仇恨以外，还要求他的父母做一件事。年轻人认为非洲最缺乏的基础设施是灌溉系统，他知道他的父母很有钱，希望他的父亲能够出一笔钱来为这个小镇建造一套灌溉系统。他跟小镇的官员谈过，他们知道灌溉系统的重要性，但是一直苦于没有经费。年轻人还希望他的父亲为小镇种植一片防护林，以防止小镇逐渐沙漠化。

年轻人的爸爸在葬礼上承诺，一定会完成儿子的遗愿。

最令大家吃惊的是：这位父亲展示了一幅书法，上面写了两个中国字，小镇的居民完全看不懂。他解释这两个字是“宽恕”，他要将这幅字送给儿子生前服务的学校。

校长接受了这幅字，以后一直把它挂在校长室里面，但是大

家不会念这两个字，也知道念来念去总不对，后来，有一位老师说：“我们就用K.S.来代表这两个字吧。”从此，这所高中改名为K.S.高中，这所高中所在的街道也改名为K.S.街，小镇唯一的诊所改名为K.S.诊所，可想而知的是，有些饭馆和咖啡馆也改名为K.S.饭店、K.S.咖啡馆。

为什么小镇居民对K.S.这两个字感觉如此之好？因为年轻人的父亲不但没有对他们口出怨言，还真的派人来考察地理环境，小镇因此有了一片又长又宽的树林，小镇居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树林。灌溉系统建成以后，不停地有来自台湾的农业专家教他们种植适合的农作物，小镇居民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我找到了K.S.高中，不好意思冒冒失失地进入校长室，所以没有看到“宽恕”这两个字，可是我找到了年轻人的墓。墓地在一片青草中，只有一块铜牌，上面刻着K.S.两个字，没有死者名字，也没有死者的生卒日期。据说，这是年轻人父母的愿望，他们希望大家永远记得的是他们的儿子有宽恕的美德，他们知道小镇居民已经将K.S.等同于宽恕，所以墓碑上只有K.S.两个字。小镇居民并不知道年轻人何时出生，但是都记得他是哪一天去世的，每年的那一天，总有人会在这片青草地上放满鲜花。

在归途的飞机上，我睡着了，我梦到我坐的飞机是K.S.号，属于K.S.航空公司的，而且是向K.S.城市飞去。

（红树林摘自《联合报》，李
晓林图）



谈谈墓地，谈谈生命

◎王开岭

《圣经》上说，你来自泥土，又必将回归泥土。所以，灵魂就选择了大地。所以，坟墓最本色的位置在泥石和草木间。或许，墓地的存在，本身即一种宗教象征。

那里是生者和死者晤面、交谈的地方，是一个退出时间的人最让他的热爱者和思念者牵挂的地方。那里最安静、最朴素，语言最少，唯一繁蕤的是草木，是静悄悄自个儿生长的东西。那里没有生活，只有睡眠。那么多生前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却不吵闹、不冲突。不管生前是谁，做过什么，现在都是婴儿，上帝的婴儿。他们相爱、团结，守着天国的纪律……他们没有肉体，只有灵魂；没有体积，却有气息。

倘若缺少了墓地，人类会不会觉得孤独而凄凉？灵魂毕竟是缥缈的，而墓地提供了一块可以让生者接触到死者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死亡本身的寒冷和残酷。在敏感的生者眼里，墓地不是冷却、凝固、窒息的存在，它拥有体温，生者的爱可以赋予它一切。在那里，人们和曾经深爱的人再次相遇，互诉衷肠，重温旧梦，消弭思念之苦。

（生如夏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给友善一个应答

●查一路

公交车上，一个小女孩腼腆地站起来。

让刚上车的一位伯伯坐下后，小女孩就靠在座椅的旁边站着。我坐在后排观察她，一开始，她为做了好事而快乐，还有一份因被人关注而产生的羞怯。渐渐地，她似乎有了什么心事，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她终究会表达出来。

果然，在她将要下车的那一站，她碰了碰那位伯伯的胳膊，声音很小，但让听者的心为之一怔，她说：“伯伯，你怎么就不说一声‘谢谢’呢？我一直等了3站呢，你连对我笑都不笑一下。为什么？”

旁边的人都笑了。唯独那个被让座的人不笑，眼神直直的，仿佛未听明白，无动于衷。

我对他顿时没有一点好感。

像这样的人社会上有很多，无论别人为他做了什么，他们都是眼神直直的，没有一点感觉。对友善没有一点应有的回应，对得到帮助没有一点应有的感激，在他们心灵的行囊里，仿佛没有“谢谢”二字。

小女孩并不是在等待一种回报。她在等一种回音或者回应，来解答她心里的疑问。我想，她的心中是有一个疑问悬而未决的——这个伯伯怎么啦？怎么就不说一声“谢谢”？或许她的老师教过她，受到别人帮助时，一定要说声“谢谢”。而眼前这个伯伯，怎么连微笑都不会呢？

小女孩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春风来了，没有一朵花响应而开，没有一棵草破土而出，春天又在哪里呢？这个“春

天”，小女孩一定找不到。

一位朋友资助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直至参加工作。其实他也不富裕，妻子没有工作，额外的收入只是他的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这件事真是让他有点心寒。我开始时误解了他，一句话直逼他的内心，我问：“你难道想要他的什么回报？”

“回报？”他淡淡一笑，“需要什么回报呢？只需要一个答案。这么多年，他没有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哪怕只是一个字，也能从这个字去揣测他心里的感受。我心里总是有个疑问：这个孩子怎么啦？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帮助变得格外敏感，所以刻意回避我。可他怎么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呢？这是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很纳闷。我需要的不是回报，而是一个答案。”

友善的言与行，无疑是美好的，犹如一声呼喊，它同样需要回应。冷漠与冰凉，只会消磨友善者的美好初衷和道德激情。

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享受着这个世界的赠予，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心灵上的。仔细想来，美好的存在，均拜他人所赐。这个世界对我们如此友善：每天早晨，工人们送来新鲜的牛奶和晨报，面点师提供热气腾腾的早餐，打开电视机，主持人送来远方的新闻……这一切让我们感受到惬意和温馨。

不要让这个世界心存疑虑，不要让友善者的心变得冰冷和疲惫。

颌首致意，微笑并且感恩——这就是我们能给予友善最起码的应答。

（孤山夜雨摘自半月谈网，Ryan Snook图）

精 神

◎亦 舒

漂不漂亮、聪不聪明、能不能干，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精神。

衣服鞋袜清洁整齐，准时上班，老板一叫，立刻应声，多么讨人喜欢。

出来做事，最要紧的是敬业乐业的心态，才华可以慢慢培养，但态度不能怠慢。

老实说，功夫谁不会做，谁又敢不交足功课？上级怎么给分？还不是靠平日印象，小王天天阴阳怪气，精神萎靡，小李笑容满面，神采奕奕，你说升职之时上司偏帮哪一个。

并不是谁比谁更会拍马屁的问题，群策群力，齐心做一个计划，大中小齿轮都得发挥最佳效果。无论啥人，在要紧关头耍起性格来，都得把他淘汰出局。

所以必定要练成一副养精蓄锐、全力以赴的样子。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反正推不掉卸不脱，不如索性做好它。

即使处理芝麻绿豆大的琐事，都高高兴兴、爽爽快快的，何用抱怨怀才不遇，绝不妄自菲薄。愁眉苦脸，还不是照样要走这条路。

各位年轻朋友共勉之。

（林冬冬摘自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红到几时》一书）

悲痛只因为得闲

◎李碧华

感情生活不如意的人，如果很快以另一段感情来填补虚位，如果寄情于事业，如果移爱普及世人……总之，如果他忙碌，一定没有时间悲痛。



有些人悲痛只因为得闲。

闲来无事，把新仇旧恨一再反刍，积怨日深，除非遇上更大的悲伤，方可覆盖了较小的。

记得看过一则报道，法国一名21岁的电单车骑士，驾车驶经一处村落时，被汽车撞倒，肇事车辆不顾而去，这名男子太过于震惊，急截顺风车回家去。母亲来照料，脱下男子外套时，赫然发现他整段前臂不见了！

他的前臂断后，落在现场路边，而他懵然不知，只因忙于惊慌，忘记了痛苦。

我们如何辨别究竟哪一桩事

更重要？

很容易，你的下意识会决定，当你不肯为它痛苦时，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必须面对。

睚眦必报的人，记性那么好，他再没有其他事可做，只好花尽心力去记挂一些小眉小眼的不愉快经历了，否则多寂寞，闲来也难以打发时间。

在古战场，壮士心甘情愿为更值得的事（或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断臂，这不仅是一种决绝，也是一种气派。

或者，是以一个伤口去换另一个伤口。

（碧雪飘零摘自花城出版社《橘子不要哭》一书）

你回来了

◎贾玉虎

“你回来了。”说这话的人是母亲。母亲偏瘫后，只会说这一句话。

他放学回来，母亲不问外面冷暖，只说：“你回来了。”

他下班回来，母亲不问工作心得，只说：“你回来了。”

他游玩回来，母亲不问沿途风光，只说：“你回来了。”

八九年了，他早就听腻了这句话，甚至开始嫌母亲烦。

他去外地开会的时候，母亲病危，三天三夜滴水未进，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口。

终于，他回来了。母亲干枯的唇缝迸出几个字：“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他哭喊着，“娘，我回来了！”母亲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树欲静摘自中国发展出版社《清晨励志小札·睡前养心小语》一书，望穿秋裤图）



窗外的树上有一只鸟。

我停下手上的工作，将目光凝聚在那只鸟身上。我猜那是一只乌鸦，它全身乌黑而有光泽，我仿佛还可以看到它那双明亮黝黑的眸子。是乌鸦吗？我只知道乌鸦才会长得这么黑却不显得丑陋。管他呢，它只是一只鸟。

我的目光，在这只鸟身上停留了许久。看得越久我越觉得它亲切。我熟悉它的身形，它的毛色，它的明亮黝黑的眸子。我是不是在哪里遇见过这只鸟？我记得，几年前，楼下确实经常飞来一些鸟，我还给它们拍过照片。它是其中的一只吗？远方的天空飞来

一群麻雀，零零散散地落在了不远处的电线杆上。我能感觉到它们在叽叽喳喳地开着没有主题的会议。几乎每一天，我都能够看到一群麻雀从天空中飞过，或者悠闲地停落在人类活动的地界上。我从不特意去观察那群麻雀，因为在我生命中飞过的那些麻雀仿佛永远都是同一群麻雀，灰色、褐色、黑色、杂毛，飞着、叫着、生长着，永远都是这样，不曾改变过。我看不出我5岁那年看到的一群从电线杆上挥动翅膀飞向远方的麻雀，和我现在看到的这群停留在电线杆上的麻雀有什么不一样。但事实上，多少万年以来，多少代麻雀像人

类一样死亡，繁衍，又死亡，一代接一代。想来若麻雀也有思想，它看我们，必定和我们看它们无异。

想起小时候的某个傍晚，我和父亲走在家乡昏暗的街道上，头顶飞过一群麻雀，父亲吟起一首打油诗：

人站在地上
抬头望着天上的鸟
问道
鸟啊鸟
你在天上瞎飞瞎飞
做什么呢

鸟飞在天上
低头瞧着地上的人
问道
人啊人
你地上瞎跑瞎跑
做什么呢

上帝看了
轻蔑地嘀咕
鸟啊，人啊
你们在那儿瞎想瞎想
是何苦呢

我无法知道父亲吟起这首打油诗时的心境，当时只觉得这么一首打油诗从一向严肃的父亲嘴中以方言说出来，别有一番趣味。现在突然想起十几年前的这首打油诗，竟然觉得其中蕴含了一个非常严肃而又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和麻雀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却又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中。我们不解麻雀几万年来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永不停歇的宿命，麻雀想必也不会明白人类在地上四处奔波交付岁月的命运吧。难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觉得多少年来仿佛是同一群麻雀在陪伴着我？我分不清它们大同小



异的面孔，是因为它们同样无法区分我和路人甲的不同。我是路人乙，或者，我也是路人甲。鸟儿疑惑那个在地上瞎走瞎走的我，一如我看天空中瞎飞瞎飞的一群麻雀。我们都无法摆脱时间，跳出命运，我看麻雀如同麻雀看我。

我又将目光转移到了那只乌鸦——就当它是只乌鸦吧——身上。它还在原来的那根枝丫上，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像尊雕像。在我短暂的生命中遇到了它，它在它更短暂的生命中闯进了我的世界，但它浑然不觉。多年以后，我是否还能记得，在一个冬日的中午，我悄无声息地邂逅了一只乌鸦？如果我能够跳出我的躯体，以第三者的角度看到我和乌鸦的邂逅——这样的场景，是否会很有意思呢？我想不出词汇和语言去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我可以像鸟一样在空中，然后看到在陌生的人流中穿行的自己，就和一只陌生的乌鸦没有区别。那种感觉肯定是奇妙的。

人的一生要遇到多少陌生的人和物？我时常感叹命运真是一个奇妙玄幻的东西。命运让我遇到了这个陌生人而不是那个陌生人，而我又恰好记住了某张陌生的面孔。这能算缘分吗？也许在某个时候，我脑海中还会一闪而过曾经在某个街头擦身而过的美丽女子，闪过一个曾经卖给我报纸的报刊亭主人，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就这样闯入了我的世界，并在我记忆深处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也会成为别人记忆中隐秘的一部分，因为我必定也会莫名地闯入一个陌生生命的世界，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人的世界。命运是多么隐秘和奇幻！它让无数生命无

形中交织在一起，却让生命的所有者对此一无所知。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白人小孩，永远不会知道，只因一个新闻画面，就足够让他在我脑海深处存活一辈子了。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无法诉说和表达这种命运的隐秘性，因为我们都纠缠在这种混乱却有条不紊的关系之中——隐秘而伟大。

那我到底是否曾经遇见过这只鸟呢？我觉得我肯定是见过它的，我觉得它是那么亲切。我在多年以后竟然和同一只鸟相遇？生活竟会如此有趣和充满巧合吗？

我记起以前小区里的一只猫。

我觉得那只猫会笑，因为我看到它慵懒的猫脸就不自觉联想到我以前的物理老师——太像了。我的那位物理老师和这只猫有什么联系吗？为何命运让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产生了如此大的交集？我长这么大也不过记住了那么几只猫，它是其中一只。它是幸运的，作为一只流浪猫，它在我的记忆中永久地存活下来。但我记住这只猫，难道不是因为它独特的长相和那个物理老师惊人地相似吗？但它不会认识我的那位物理老师，它只能认得我，倘若它能够像我们这样记忆和思考的话。谁让我那么多次俯身去触摸它臃肿的身体呢？我摸着流浪猫的脑袋，想的却是我的那位物理老师。

枝丫猛烈地摇晃起来，那只乌鸦厌倦了原有的姿势，起身飞走了，飞到我看不到见的远方。它就这样离开了，自始至终不知道它竟长久地成为一个人眼中的风景。它沉醉于自己眼中的风景，殊不知自己成了我眼中的风景。

那首《断章》是怎么写的？“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我最钦佩和喜爱的新诗。分歧、联系、矛盾、悲哀，还有无尽的未知与永恒。我觉得诗中表达的就是命运——感叹时间和空间给人的局限和无奈。仔细思忖，我们拥有的竟然是如此混乱不堪、令人费解的命运。它存在那么多不确定性，冥冥中却又像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存在。

多年前父亲打趣说：“上帝说，人啊、鸟啊，瞎想什么呢？”难道当时年近不惑的他已经感受到这种命运的关联和矛盾了？几句诙谐的打油诗，感慨的又何尝不是阅世渐深后惊觉的无奈呢？可惜我当年太小，模仿着父亲，操一口方言念叨着那几句诗，只觉得有趣，而已。

那群麻雀飞走了，窗外变得空旷。何时我能够再次遇见这群麻雀呢？或许，再也遇不到了。

或许，它们多少年来，就从未离开过。

（赵希岗图）

春 涯

●宜 人

清代篆刻大家邓石如刻过一方“春涯”白文闲章。印在纸上，红边白框，红底白字，篆刻的“春”字像个坐着的人怀里紧紧地搂抱着“日”，不肯松手，也不能松手，一松手就到了“涯”的那边。春是有际涯的啊。有际涯的春，格外值得珍惜。

（周继红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4月18日）



有那么一个人 让我爱恨交织

●张 春

哥哥和我，不算是非常亲密的兄妹。

小时候他不喜欢我，常常揍我。还记得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拿着一把杀猪刀走到他面前跟他说：“我要杀了你。”他机敏过人，瞬间就明白什么是最害怕的反应。他突然活泼地摇头晃脑起来，嬉笑着说：“你来呀，你来呀！”我气得手脚发

软，刀也拿不动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反抗，均以失败告终。

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崇拜他，他是镇里远近闻名的神童和小大人，4岁时直接上二年级，二年级时就当大队长，开校会要站上小板凳才能够得着桌子上的话筒。他4岁时就和爸爸一起上台说相声，6岁时在陌生的大城市里迷路，冷静沉着地问路自己找

到妈妈。

我非常希望他带我一起玩。他发明了一个游戏，叫“妈妈接旨”，就是举着一块搓衣板喊“妈妈接旨”，然后说一大段半文半白、表扬妈妈的话。我就是那个跟在传圣旨的大官后面的、笑得前仰后合的小太监。

他还发明了“录音机”的游戏——妈妈给我们俩一人一桶圆饼干，我舍不得吃，一直在舔第一块。他则立刻就吃光了，然后跟我说：“我们来玩‘录音机’吧！”怎么玩呢？就是假装他是一台录音机，饼干就是磁带。只要把饼干塞进他弄得扁扁的嘴里，按一下开关——鼻子，他就会哼哼唧唧地唱歌。如果再塞一块，就表示磁带翻面儿，他还会倒着唱呢！我把自己的饼干全都塞完，还在遗憾没有更多的磁带可以玩了。

就算是他用烟盒里的锡纸包着自己的屁，然后用胳膊夹住我的头，逼我闻他的屁时，我一边哭着挣扎，一边还是觉得用锡纸包屁，真是好聪明。

他对我折磨简直罄竹难书。莫名其妙地打我就不说了，叫我张狗、死狗，也不说了。我有一个橡胶的洋娃娃，是当成亲生孩子来照顾的。但是他折磨我的时候，就把洋娃娃的头拧下来，哈哈大笑着一脚踢飞。那个情景对我来说，是无法言喻的惊悚和残酷，那个时候我真的恨透了他。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我一出生，妈妈顾不上照看他，而爸爸又很贪玩，也不管他了。神童很快明白，灾难的根源就是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臭烘烘的小孩。

我小时候曾经在大院的墙上

写粉笔字骂他：“张飞大王八。”因为实在太害怕被他知道是我写的，不惜又在旁边写上“张春大王八”。

不到10岁时，我得知一个传说：吃耳屎会变哑。我收集了一些耳屎，准备给他下毒，但经过长时间、反复、审慎的思考，并没有那样做。

我读初中时他读高中，我们在同一所学校，我非常怕他，在学校里远远看到他就汗毛倒竖地躲起来，暗叫：“完了完了！我哥来了！”

我初中毕业后去外地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他，虽然他也在那个地方读大学。由于分离，他似乎变得喜欢我了一点。他听说宿舍的人欺负我了，脸色阴沉地来找我，眼睛血红。我跟他讲，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点点头回去，一共只说了两三句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怀里揣着棍子来的。

有一回，他问我：“妹妹，你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都可以吧。”他说：“不管我是亿万富翁还是要饭的，你都是我妹妹对吧？”那是多年来我们兄妹间屈指可数的几个煽情的瞬间之一。

有那么几次，他骑车载我去学校，在后座他看不见我的地方，我神气活现地仰着头，希望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但一跳下车，我立刻拉长脸，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怕被他知道我喜欢这样，就再也不让我坐他的自行车了。

十几岁的某一年，我偷偷喜欢上一个男孩，怀着“早恋”的巨大罪恶感，跟哥哥讲了。他说：“要是真喜欢就谈场恋爱嘛。”但过了几天，他打听了一

番那个男孩的来龙去脉，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什么眼光，人人都说他名声很差！”

后来，我和一个小混混谈恋爱，那个男孩傻兮兮地居然给我哥写了封狗屁不通的邮件，大意是“我要跟你妹妹谈恋爱，要打要杀请随便”。我哥没有回复他，而是直接给我发了几个字：“你不配做我的妹妹。”

我不知道他爱不爱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坐火车出门，车站临时宣布要换车，要抢座位了。他听完一言不发，抓起所有的行李拔腿就跑。我想也没想立刻跟着跑。我们已经上了火车坐到了座位上，其他候车的人还在沿着通道往门口挤。他说他本来想自己先跑上去占座再来叫我，回头一看，我居然紧紧跟在他身后。他因此大感快慰，说再也不用担心我在外面会有事。我想，原来自己也是有一些能力的，和他一样敏捷沉着。更让人振奋的是，原来他是担心我的。

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向往恋爱的少女，我剪着很短的头发，拖着比自己还重的行李到处跑，跟骗子流氓斗智斗勇，认真读书学习，交朋友，变漂亮，努力去经历果断勇敢的人生。我渐渐长大，暗暗计划着做一个有能力的人。一次，因为一个争执，我气得浑身发抖，端起一锅粥走到他面前，泼到他身上，然后赶紧跑了。奇怪，小时候怎么从来没想到这么做呢？

我似乎一直在尽量远离他。

后来我果然走了，越走越远。我所选择的生活、结交的朋友、恋爱的对象，都尽可能地和他

他的标准不同。我们一年只见一两次面，甚至在网上也几乎不联系。某年端午节，他突然打电话祝我节日快乐，我吓得不敢，一直盘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中专毕业后要面临就业和考学，我问他：“如果考上中央美院会怎么样？”当时我们那个市还没有上中央美院的人。他表情震惊，看着地面说：“考上中央美院，那你就是画家了啊。”于是我被那个让他震惊的目标激励着，就去考中央美院了。

终于收到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攥着我的通知书准备上街去裸奔。虽然后来被阻止了，但他还是在那天喝得酩酊大醉，醉得不带一丝烟火气地溜到桌子底下躺着。

爸爸去世那一年，他在另一个省的某个电台做主持人。他在节目里放了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然后关掉麦克风在直播间里痛哭。他问我：“爸爸死了吗？你才19岁，你真可怜。所幸我们有两个人，即使我们仍然无法互相表达，却仍然知道世上至少有一个人明白这一切。”

在被命运一次次碾压时，我和哥哥才意识到我们的痛苦是交叉的。

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那我和哥哥的血，就是这两条河里流着的相同的水。甚至连相互失望的时刻，都是这样。哥哥的那条河，也是我的河；对彼此的厌恶，就是对自己的厌恶；对彼此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这个世界，似乎正是因为并不完美，才值得一活。

（生如夏花摘自人民出版社《一生里的某一刻》一书，李旻图）



穷人变富

●李松蔚

一些人哪怕有钱了，心里也永远甩不脱穷的影子。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另一种情况的存在：过去是穷光蛋，一路奋斗，终于成功地脱离了穷人阶级。

这一过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务状况跨越某一个门槛。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对这一过程尤其好奇。它反映出的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对负面图式的长期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我现在要写的主角就

是这样一位完成了双重转型的“逆袭者”。他是第二位与我约谈的网友，男性，35岁，谈话目的是“愿意公开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从中汲取正能量”。他同意我将这一段谈话内容发表。文野是他本人要求的化名。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文先生讲述他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老实说，有点沉闷。作为亲历者本身，自然每一处转折都觉

得惊心动魄，但网上同类的事实已在有些泛滥，文先生的经历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听来颇觉审美疲劳。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2010年发生的那场转变。

他在前一年买了房，花光了他多年来的全部积蓄，背负了少量的公积金贷款。那时他当然已经不是一个穷人。但他打完款，看到自己重返三位数的账面余额时，仍然感到如坠深渊般的眩晕。这种眩晕，我很熟悉，那是深烙在一个穷人心底的恐慌。

“我买第一套房的时候，朋友们都祝贺我，说行啊，这下你不用愁了，房子都买下了。我心想：站着说话不腰疼，看我没钱了，还说风凉话。”

而到2011年，他就辞了职，用房子抵押了一笔钱，投资一百多万跟人合伙创业。

“那时候孩子也就几个月大，老婆有点产后抑郁，心理压力大，不敢跟我说，半夜偷偷抹眼泪。丈母娘劝我，说这样对奶水不好，让我缓两年。我就跟老婆谈了一次，算了一笔账。我说我把现在这份工作辞了，但是年薪三四十万的职位，我随时都能再找。一年旱涝保收，这个数总是没问题的。所以投入这笔钱你怕什么？大不了我回头工作三年补回来就是，这风险我承担得起。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心里不是没数。”

这番话让我极为震惊。我想，这恐怕是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最不平凡的一段！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次置业，一次创业，文野在钱上的态度有了天壤之别。我来了兴趣，问他那两年发生了什么。

他说就是老婆怀孕，生孩



子。事业方面并没有显著变化，也没有飞来横财。

“但是你好像一下子有信心了很多？”我问。

文野思忖片刻，说：“有吗？可能吧。我就是觉得自己其实挺能挣的。”

我问他“挺能挣”的感觉是怎么得出来的。

“明摆着的事实啊：我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就有两万多，还不算项目提成。在当时就算是很能挣了。这都是我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文野显然没理解我的意思。

“问题是，2009年你买房的时候，收入差不多也有那个数量级，对吧？”

文野点头：“大概低个10%的样子，差不多。”

“但那时候你还很心虚，看到存款没了会很焦虑。你没觉得自己能挣。”

文野回忆2009年（包括之前）的心态。没错，那时他还是一个穷人。收入虽然也不低，但是钱都存在银行里，多花掉一点都心疼。只有在看到账面的数字增长时，他才会感到安心。“可能因为那时没买房吧，心里没底。”他说。

但我认为不止如此。就拿买房这事来说，那时有很好的机会，他只要申请多一点的贷款就可以早一年买房，但他没有行动，白白让房价涨了不少（换作现在，他绝不会错过2008年的时机）。嘴上说存钱是为买房——道理上也确实如此——但从行动来看，他已经具有了购房实力，却还是一拖再拖，攒了又攒。我觉得，这就不能说因为没买房而心里没底了，倒是因为心

里没底才不敢买房。说到底，还是因为“穷”。

这么说起来，文野也感慨：“还好2009年出手，要是再拖一年，就买不起了。当时就是头脑一热豁出去了，房价开始上涨了，不买不行。这样逼了自己一把。”

他想起来了，刚买房的那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怕什么呢？文野笑着摇头说：“都是一些很蠢的想法，没有逻辑。”

但对这些“没有逻辑”的想法，我格外有兴趣。按照认知治疗的理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没有逻辑”的假设和信念中，区别只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意识到我们可以不必受其摆布。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文先生颇为不好意思地说：

“我那时候觉得，手头要是没有五位数的存款，就会遇到什么危险一样。”

他端起咖啡，自嘲地笑，努力掩饰自己的尴尬。我没有笑。我觉得这个想法一点也不“蠢”：就在几年前，我自己也会这么想！我也是穷人出身。我猜很多穷过的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心态。仿佛身家性命都系在那个数字上，稍一变化就心惊肉跳。不敢消费，也不敢投资。当然，理智上知道那样不对，但由不得理智做主。

“我明白这种想法。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靠杂七杂八的兼职养活自己。钱挣得不少，但总是不敢花。我担心：万一存款花完了，又找不到新的工作，那岂不是会饿死？安全起见，我必须留足3个月的生活费才行。那是我

给自己的缓冲期。”

文野眼睛一亮：“没错！对我来说起码要留半年的！”

我们哈哈大笑。突如其来的共鸣让文野放松了不少，好像遇到了同类。在彼此的启发下，我们又找到更多相似的、穷人特有的、“没有逻辑”的信念：

“每个月都有花钱计划，一旦超出计划一点就感觉要完蛋。”

“挣到钱总觉得是这段时间运气好，总担心以后不可能这么顺。”

“所以也没有胆量贷款。万一哪一年断供了怎么办？”

这时候我才隐约地接触到那个原来的他——那个二十出头闯北京，不舍得租房，只得在单位沙发上过夜的穷光蛋。从一见面开始，文先生就是一个神采奕奕的商务人士，笑容温和，待人得体，举手投足中满是自信。这是一个被命运眷顾的人。虽然他反复提到过去的落魄，但直观感觉上，我还是无法把他和“穷人”联系起来。

他现在完全理解了我说的转变是怎么回事。他说：“多亏了那一年买房。”

“你会真正发现以前担心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

有一个寓言说：一只鸟从小被关在笼子里长大，后来就算出了笼子也不会飞。因为在它的头脑中，已然有了一只看不见的“笼子”。照这个比喻，这只鸟当真想飞起来，就必须先尝试着突破“笼子”的屏障，拿自己的身体冒险，小心翼翼地闯荡想象中的禁区。舍此别无他途。在认知治疗中，这叫作行为实验。

所谓行为实验，就是在生活中，把我们原先坚持的信念变成



一个假设，再尝试以实验证实或推翻。譬如有人以为：我做事必须一丝不苟，别人才会喜欢。真的吗？不妨做一个实验：故意犯一次错，看看结果如何？一试之下，许多不合理的信念自然就会土崩瓦解。

所以文野是在情急之下，开启了一场“失去存款会怎样”的实验。

像是被猝不及防地扔到一个陌生地带。好在他发现自己担心的事一件也没发生。

最严重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他的存款一度跌到过三位数。但还好，等到发薪日他就活了过来。什么危险也没有遇到——说来可笑，就这么点破事，折腾了他三十多年，本质上荒谬得让人失望。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金钱的感觉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挺能挣”，开始客观地评估自己的经济能力，开始买一些自己原来不会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他还会因为存款上的波动而困扰，但程度已经越来越轻，而愉悦感日渐增强。他逐渐开始觉得，钱本该是一个流动着的东西，唯有运转起来才能产生价值，存款太多反倒说明不能物尽其用。

行为实验一旦开始，哪怕只是最温和的一小步，也会逐步自我强化，构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文野的例子刚好说明了这一点。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已经很难理解自己当初究竟在焦虑什么。他最后一次逼自己，是2010年年底买车（北京实行摇号前夕），他的财务状况因此再度陷入冰点。但他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这一回很快就振作起

来。这让他更加明确了对钱的态度。之后不久他就创业，后来又贷款买了一套房。

他创业了两回，中间又工作了一年。现在他仍然没多少钱——以存款和现金流而论。“有吃饭的钱就够了，买东西刷信用卡。”他有两套房，有自己的公司，还在不同的项目里拥有不少股份，其余的资产则以股票、信托、比特币等形式存在。“没统计过值多少钱，算个总数也没意思。”我问他：“一千万应该是有的吧？”他笑笑：“光两套房子就值一千万了。”对于依靠存款而活的人，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

我当然不是说，文先生的发家全是因为心理上的改变。在这篇文章里，我没有写到他的勤劳、坚强、隐忍、智慧、诚实，以及经验技术，还有这个时代提供的各种机遇，这些才是他赚钱的根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让人赚到的只是客观的钱。一个占有大量金钱的人，却未必一定能“有”钱。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中了彩票的穷人很多，能改变其一生财运的很少。因为他们没“有”钱。这里的“有”不是占有，而是掌握，是如臂使指的灵活运用，把钱变成工具，变成盟友，变成帮忙赚钱的奴仆。

穷人永远被金钱驱使，而有钱人则可以驱使金钱。在我看来，这中间的分界线，不只是挣钱多少，也在于这个人和金钱的关系。一个穷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钱的呢？我的回答是：从他和金钱的关系开始转变的时候。

（紫柠檬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邱 颢图）

辨认

◎余秀华

爱是一场远方独自的焚烧，
是用灰烬重塑的自我
是疼到毁灭之时的一声喊叫

是喊叫之后永恒的沉寂

我以旋转的方式向你靠近，
如激流上的花朵
如花朵下的漩涡
我听见时间以时间的速度下坠，
撞击轰鸣

噢，我坚持以我的方式
等你辨认，也这样辨认你

半辈子耗尽，半辈子耗尽了啊

我混匿于人群，哑口无言

而爱，是你满头白发时，
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后

比天空更深的

沉默

（田 横摘自《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4期）





境界与知识

● 鲍鹏山

文化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他会用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可今天，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有句很有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是，尽管知识确实重要，但知识也有局限性。

什么叫知识？知识是对这个世界事物的认知。既然世界是无限的，那么知识也是无限的，可悲的是，人生是有限的。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如果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我们的人生就会废掉。

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举个例子，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其中有一道题目问：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

可有不少人甘愿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5个音乐片断，每个片断几秒钟，随后提问：“这5个音乐片断中，有两个片断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有两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小伙子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但没想到他真知道。这时，我让司机把收音机关掉，司机吓一跳，问为什么。我说：“它在误导我们生命的流向。”



这就是无用的知识，生活中有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当一个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时，他可能获得了知识，并且能在饭桌上与人聊天，但他会变得特别琐碎。决定人境界高下的并不是对知识的掌握。

《列子》里面有篇文章叫《两小儿辩日》。两个小孩争论，太阳在早晨离我们近，还是在中午离我们近。两个人都有根据，说早晨近是因为早晨的太阳看起来比中午的大；说中午近是因为感觉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的热。他们要孔子给个标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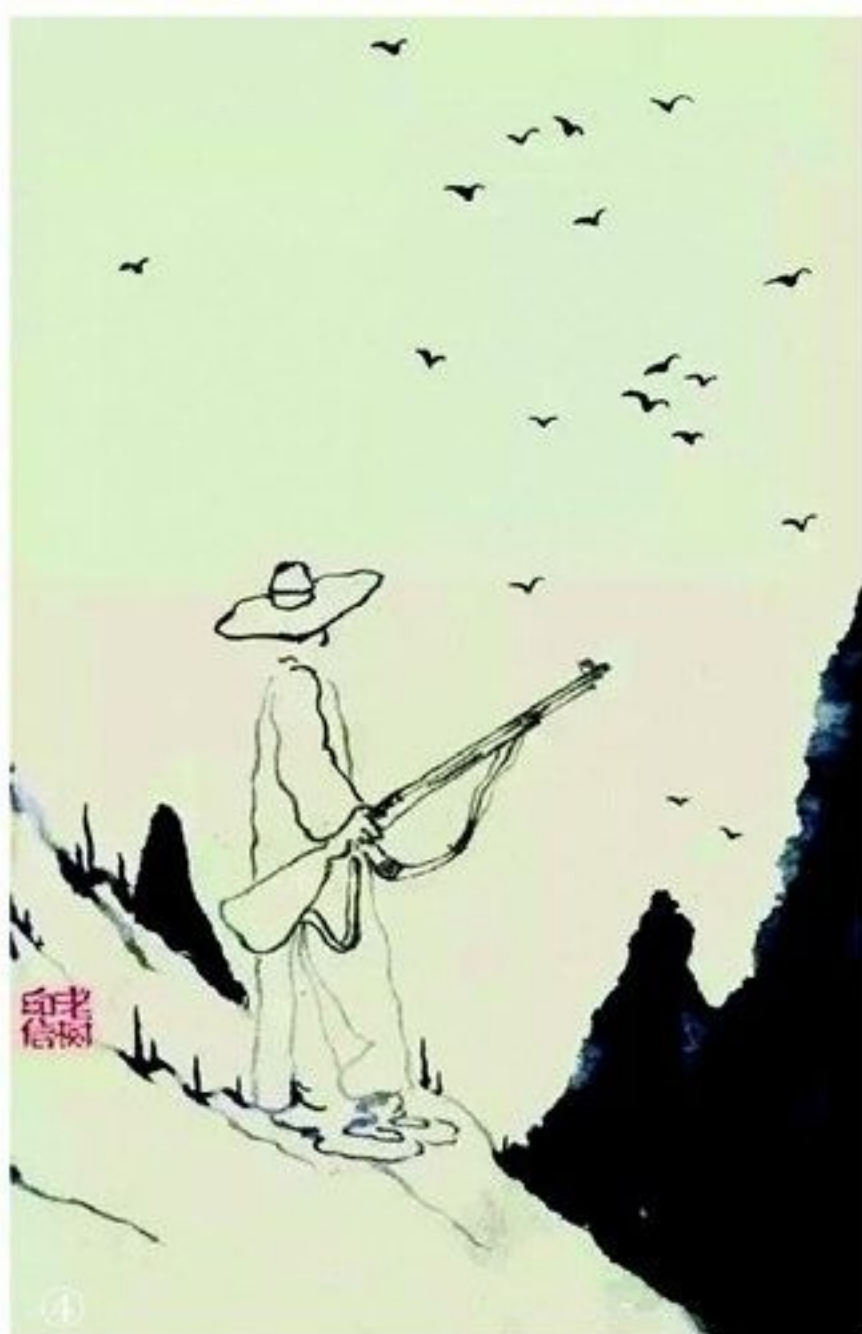
孔子没法判断。于是作者就借小孩的嘴讽刺孔子：“谁说你知识多？”作者大概是想，只要否定孔子的知识多，那就否定了孔子的价值。

事实上，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对人和世界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孔子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不过是说出了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获得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正午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10期，王青图）

花乱开

●老 树



①
大鱼生在池塘，
陪它去看海洋。
鱼儿很是感慨：
咱凭什么轻狂？

②
隐身市井，
泛舟江湖。
安步当车，
结茅为庐。
能上能下，
可雅可俗。
岑然自在，
唯心一途。

③
空山牧马，
破屋读诗。
常饮美酒，
偶尔花痴。
随物赋形，
浑然忘机。
自得其乐，
不愿人知。

④
当年青山绿水，
如今破败肮脏。
是谁这般无道，
毁了俺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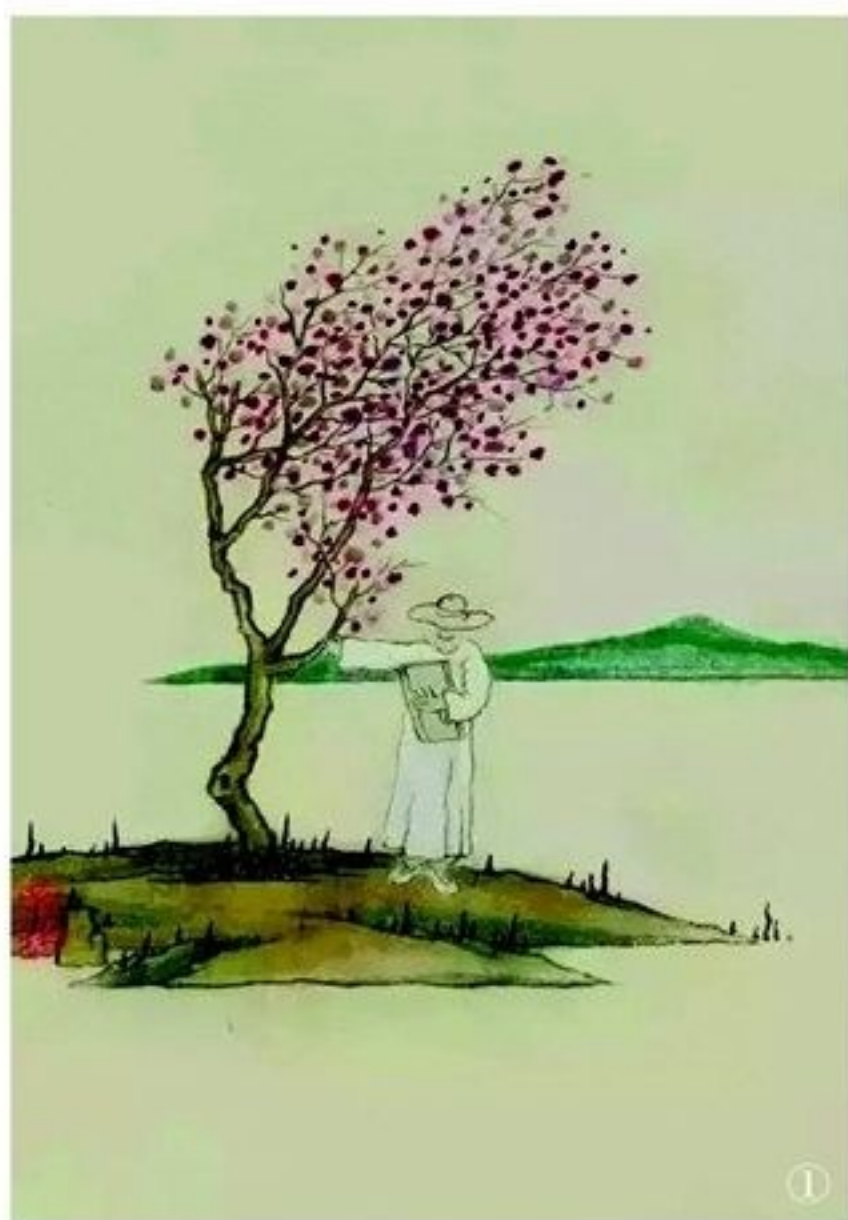


①
秋水时深时浅，
春色有淡有浓。
年年来此树下，
心情总是不同。

②
我份工作，
定个目标。
捕风捉影，
江湖乱漂。
失之郁闷，
得之而骄。
深夜想想，
一片寂寥。

③
昨日路过池塘，
新荷团团清凉。
以后常去走走，
不能总是穷忙。

④
烦心事情，
尽快忘掉。
去看花开，
去听鸟叫。
遇见二货，
冲他一笑。
使劲快活，
才最重要。





蛋铺里的安娜

◎严歌苓

1993年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课程修完。朋友托朋友，我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好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 Store”（蛋铺）——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Egg Store”，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廉价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就有生命之起

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 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 of 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那天，我走到蛋铺奶制品柜台时，发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里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唯一的白人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体面的收入，是不会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一起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感觉有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适，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低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型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抻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的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挨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那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人一周的生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作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3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像自来水。

我们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知道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安娜。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20世纪60年代的风



格，是件大致为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的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壮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任务。她像读懂我的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大吃一惊：安娜得有八十多岁了。虽然她勉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面容，不知何处使她看上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空气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已经去世20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体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有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3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的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到她说：“就在这里。”

那是一排店铺式的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贴着招租、卜卦、文身广告和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而来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肮脏固体。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加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神都直勾勾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

的“家庭”。

我不敢走进安娜的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些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融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犀利的逼问。

大概为省一笔电话费。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我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180美元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我心里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600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那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作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4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蛋铺的地方。那时已是5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天气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被装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林冬冬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波西米亚楼》一书，冯 煌图）



倾覆之船

●利 维

我曾在某本书里读过一个故事：

一群旅客乘坐一条船旅行，一天夜里，他们听到隔壁舱里有奇怪的响声，这些好奇的旅客去了那个房间，发现有人正在里面挖洞！大家惊慌失措：“你在做什么？你这么做，我们的船会沉的！”那个人却说：“这里是我的房间，我挖我的洞，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故事的最后，人们把这个疯狂的家伙绑起来关在一个密闭的牢房里。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人不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得设想这件事情是否会给其他人造成困扰。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这个故事。同样是这群旅客在船上旅行，忽然大家觉得船正在倾覆，然后旅客们寻找船上发生损坏的地方。他们跑到一个旅客房间里，发现他那里漏了一个洞，正在汩汩冒水，这个旅客竟然还在那里悠闲地读报纸。大家当然发疯似的指责那个人，然而他却说：“这个洞又不是我挖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以猜到，这样的修改是为了告诉读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作为社会的成员而生活，我们不仅为自己活着，更应在与同胞的相处上担负许多责任。

我喜欢对着同一个故事，反复做各种修改，例如在第三次修改中，故事可能是这样的：

听到动静的旅客跑去那个正在挖洞的人的房间，对他说：

“你正在做什么？你这么做，我们的船会沉的！”而那个人却说：“我被船长以盗窃罪关了很久，事实上，我是无辜的。因此，我挖洞以便潜水跑出去，我只是在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或者，那个人对惊慌失措的旅客们说：“瞧！我这里有一条从渔夫那里得到的鱼，我希望把它放生，我在船板上挖一个洞，好把它放生！”

在第一个故事里，我们都会觉得那个挖洞者可怕，但如果这个故事再复杂一点，我们在其中附加很多额外细节，那么，我们就开始忽视它的荒诞。我们有各种理由，也许这些理由是正义的，也许这个理由是道德的，但它们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那个旅客仍然是在挖一个洞，他的

行为很可能令整条船倾覆。但我总觉得第三次的修改，会让我产生一种恍惚的印象，我对那个疯狂旅客的反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仅仅因为他给自己附加了一个“合理”或“合情”的理由。

但是，结果都一样：船会倾覆。不知是否会有人原谅三个故事里的荒诞。坦率地说，我对这种不由自主的宽容或谅解，感到一丝隐隐的毛骨悚然。

总是听周围的人说，我们凭自己无法改变社会，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社会的很多事情承担责任。但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构成了当下的这个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房间里挖洞，而我们却对周围的人说：“这和你们无关，我只是在我自



那些“没用”的付出 ●古典



有段时间，我和太太很喜欢打台球，我们两个人都打得不好，但是在台球厅一边打球一边聊天，是件比在空气污浊的街道上散步更好的饭后运动。

就是在一次这样的饭后运动中，无意间，我们聊到了父亲，妻子问：“为什么你爸爸去深圳那么早，却没有把事业做得很好？我看你爸爸的老同事都还不错的。”

退休前，我的父亲是一家机械公司研究所的所长，他是个非常专业细致的机械高工，在深圳退休工资不算高，收入不如在民企做经理的我妈妈。

我告诉妻子，在我初中升高中的那一年，爸爸曾当过公司发展部主任。当年很多在内地无法运作的项目，都在深圳特区进行，发展部则是谈商务合作的部门，毫无疑问是个肥差。爸爸走马上任，做了半年，他发现自己有两大不适应：第一是平时总是需要出差，第二是在家的时候应酬多，很多人过来拜访送礼。我小时候是“人来疯”，一有人来，我就不好好做作业。而那一年，我上初三了。

作为孩子，我不知道爸爸

是再三思量还是轻轻松松做了这个对他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向公司提出换岗，成了公司研究所所长。从此他不再出差。那个学期的晚上，我们家关上大灯，不开电视，拉上窗帘，躲开所有希望来坐一会儿的同事。我在客厅借着应急灯的灯光看书，而他们则在阳台小声聊天，偶尔过来摸摸我的头和背，送来一碗水果。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太太有点奇怪地打断：“有人来，你爸爸可以让你在房间里面学习啊，而且那个时候你又不需要你爸辅导功课，他完全没有必要在家——其实我觉得这个牺牲对你考上高中没有什么用。”

我瞄准一个绿球，呼出一口气，推出一杆，说：“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没什么用。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每个人都更加信任对方。年龄越大，我就越了解父亲的牺牲有多大，我们就越知道对方能为这个家付出些什么，这让我们家人这么多年来，虽然有很多冲突，但是一直很幸福。”

她点点头，没说什么，我

们继续打了下去。

一直到晚上临睡的时候，她才突然说：“我想起自己家里的很多事，突然明白，原来在我的家里，缺的就是这么些没用的付出。”

说完这句话，她哭了。

高度在很多时候可以转化为宽度、温度，效果却不会马上显现。信任会存入账户，在很多年后，酿成美酒。

而一件事情有用没用，也许只有时间与生命知道。

（老九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一书，张守义图）

己的房间挖洞而已！”或者，我们对周围的人说：“我是在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或者，我们对周围的人说：“我在做着道德的事情！”

我们也许很难强迫其他人做“正确的事情”，但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假设那个疯狂的旅客仍然继续自己的行为，我们却因为某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感或

自圆其说的合理性，放弃了质疑他的权利，那么我们注定要落入大海。

（潘光贤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4月25日，辛刚图）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生孩子了

● 陈 斌

千呼万唤的“单独二孩政策”终于出台，却在大城市遇冷。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夫妇也不及预期的一半。讲究多子多福的中国人突然不爱生孩子了，这得归因于生育成本的上升、孩子的养老功能被削弱和对孩子高质量的培养要求。

上海市卫计委统计，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夫妻，有90%符合双独或单独的政策，但是申请生育二孩的比例不足5%。

2015年1月25日，上海市卫计委的官员发出了罕见的呼吁：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上海家庭要多多生育，“因为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两个孩子更适宜”。搞计划生育的反过来大声疾呼“多生育”，实在是太不符合大家的习惯了。

再看全国。2013年12月，在“单独二孩政策”颁布之初，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单独二孩政策”施行后，“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大概每年增加200万人”。但日前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表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不及预期的一半。

2014年11月，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针对2052名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符合单独二孩申请条件的受访者中，仅24.9%的人提出了申请。这个数据意味着，即使改行自主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愿意生二孩的家庭比例也不高。

在许多媒体的妖魔化描述中，中国人一直是生育狂的形象，但冷冰冰的数据给出了相反的事实。中国人为什么突然不爱生孩子了？

生育成本上升

“突然”当然只是印象。如果把生不生、生几个看成投资行为，那从成本与收益

的变动就不难窥见生育行为变化的轨迹。

先看妇女的生育成本，主要由两块构成。

一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代，重智力、轻体力的白领工作大量涌现，男女同台竞争就业机会，妇女几乎能顶家庭收入的半边天。妇女从怀孕到哺乳，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如果小孩满3周岁才上幼儿园，那就至少需要3年时间。职业女性的产假一般为三四个月，上班后的工作外时间亦不得不主要用于照料幼儿而非提高专业水平，为此妇女不得不放弃相当多的职业晋升机会。

二是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费用也不菲。调查显示，上海的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每年所需直接费用平均为32719.5元，4~6岁孩子每年所需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的负担”。有人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与结婚，要花100多万元。

在男耕女织的农业时代，承担体力活的男人是获得家庭收入的主力，生育成本的第一部分（妇女放弃的收入）很低，

生育率很高，一个家庭生四五个孩子很常见，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是重数量、轻





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部分（直接费用）也不高。

但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代，生育成本的第一部分剧增，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是重大决策，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改为重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部分也上升。如此情势之下，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只有一小部分愿意再生一个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2.57%，并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压制作用非常大。这非中国独有，乃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与发生着的现象。生育成本上升之后，很难再降下来，西方国家补贴生育的措施很多，也扭转不了生育成本上升的趋势。

当孩子不再是投资品

在家庭养老的大环境之下，人们在年富力强时生养孩子，付出艰辛劳动，而不是及时行乐，以期在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后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赡养费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父母的生活与福利，这是写入基因的人性。养育孩子体现出投资品的特点：投资是未来消费，以放弃当下消费为代价。

不过，在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之下，雇员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该雇员基本工资某个百分比来缴纳社保，一直缴到该雇员退休为止。以雇员与雇主名义缴纳的部分，其实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现收现支的本质，是强制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集体养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的考虑就变了：既然政府保证我们将来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退休时，别人家的孩子在工作并缴纳社保金，养老金能确保退休后的生活无虞，那现在就没有必要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多生养个孩子。节省下来的钱和时间可以买更好的车子、更大的房子，可以到处旅游，可以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为了将来考虑，谁愿意现在过苦日子？于是，从意愿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剥离了养老投资品的功能。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资意愿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外，现代人把生孩子作为养老投资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养老之下，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者能在与父母协商后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确定多少给

父母养老、多少自己消费和投资、多少用于养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父母不会侵夺子女和孙辈的生活资源。这就能确保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份额，也能确保在两代人之间，资源能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

但在现收现支的情况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强制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所有退休者的养老，没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动机向政府施压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从而进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的负担。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能力，还导致资源的流向出现了逆转，整体上不是向下一代转移，而是向上一代转移。

由此，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或为了对热切希望抱孙的老人有个交代，生养一个孩子也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现，将来有别人家的孩子为自己的养老金添砖加瓦，何苦费心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孩子？浪漫、逍遥和自在的二人世界多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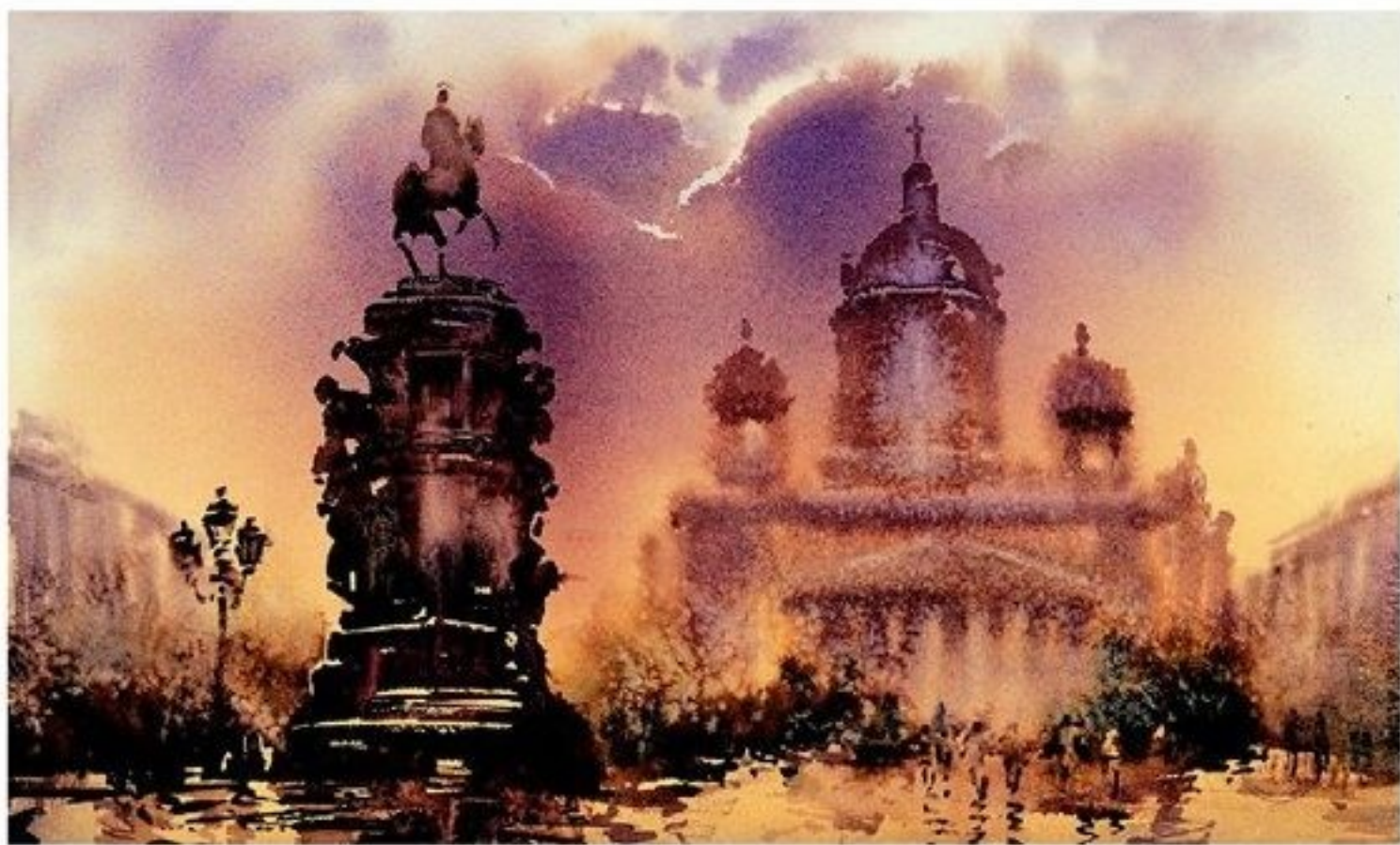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的生育率稳定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单单靠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释，孩子的资本品属性被削弱导致生育收益的下降，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安排上，中国的社保是大统筹、小账户，大统筹就是以现收现支为主，再加上个人账户不断累积的空账，整体上与现收现支无多大差别了，在“养老靠政府”的观念之下，只有比例不高的人愿意生二孩，也就不奇怪了。

重质量的传统

上述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如此之低。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华人社会，其城市化率为100%，没有实行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而是实行纯个人账户性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因素只占了一个，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只有1.2（2010年、2011年的数据）。

再看其他华人社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澳门分别为1.0、1.0与1.1，香港分别为1.1、1.2与1.3。中国台湾与在美国的华裔生育率同样很低。

照道理说，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鼓励生育的，不过一千多年来，“学而优则仕”令华人与儒家文化圈尤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



美是心灵的愉悦

●蒋 勋

我们的身体有很多感官，可以看见事物、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触摸到不同的物质。

照理说，感觉是中性的。我

们特别喜欢某些东西，这与心灵活动有关。

大自然有黎明，有黄昏，很多人会特地在某一个季节到高山

上，找个视野最好的地方等待日出。即使天气冷得不得了，也宁愿半夜不睡觉，只为了等待黎明到来的瞬间。

因为当黎明的曙光从山上跃出，那种朝气蓬勃的日出之美，那种心灵的愉悦，很难用笔墨形容。

日出很美。

黑格尔却说：“大自然本身，包括黎明和日出，其实并没有美丑的问题。”

日出之所以美，是因为我们看到黎明的时候，唤起了生命里的某种感叹。从看到日出的过程里，我们感觉到蒸蒸日上的朝气，感觉到生命的活泼，感觉到从绝望黑夜进入希望黎明的柳暗花明。

我们看到的不是黎明，是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对生命的美好渴望，投射在黎明上。

（若子摘，董克诚图）

入。在传统社会，考取功名有各种好处，可以免税，可以入仕，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由此导致了中国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理取向。经过N代人的传承与加强，这已经成为meme。

1976年，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新造了meme一词，含义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及行为模式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相类似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gene（基因），那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就是meme（谜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过遗传传承，meme通过模仿传承。

哪怕科举制度消失了，这个meme也像病毒一样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导致进入现代社会，华人及儒家文化圈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更多。这是一种重子女质量的模式，对质量的投入与对数量的投入之间有替代关系，势必会压抑生育子女的数量。

当今中国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普遍从娃娃抓

起，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多一门才艺，多受一位名师的教诲。许多课外培训机构因此大发其财。大家都这么重视质量，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给孩子的教育培训层层加码。这会反映在生育成本第二部分的构成上，华人社会的教育支出要明显高过其他社会。

低生育率陷阱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其中城市人口全国总和生育率为0.8821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中，一对夫妇只生育0.88个孩子，下一代的人口规模正以44%的速率指数级衰减。

不过，即便生育自主甚至鼓励生育，由于上述3个原因导致的中国人生育意愿超低，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弹了。即使放开自主生育，低生育率陷阱也很难走出来了。

（多多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2月26日，黎青图）

你有地图吗？我已经迷失在你的眼睛里。

——美国一项调查表明，这是当下最有效的搭讪用语

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工伤”。

——调查显示，工作3年左右是“过劳肥”高发期

1. 你这个病很严重。2. 但是还能治。3. 不过需要很多钱。

——医生三句话能让你感受到人生的波澜起伏

一个人想要有房子住，就要去工作。想要一间舒服的大房子，就要干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革命之路》里一个疯子的台词

中国股市是完全投机市场……企业不分红，拿不到内部收益，只能赚外部收益。每交易一次收一次手续费，中国股民都是活雷锋，为券商和国家打工。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如此评价中国股市

男人如果有私房钱可以把它藏在股市里，保证没人发现，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

——大隐隐于市，股市

好吧，银行，你们赢了，那些钱归你们了。

——成都一女子为取亡父410元存款，被要求证明爷爷奶奶已故，辗转多日无果，无奈放弃

啥叫抢红包，就像过去旧社



会，财主老爷站家门口抓把铜板往外一扔，一帮叫花子抢得满地乱滚，财主老爷哈哈大笑。

——别把好运气都用在这上面

压力会在女性脸上留下痕迹，男性认为，压力大的女性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男性和女性都喜欢放松的脸。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

人只要还有所追求，他就不会老；一旦遗憾取代了梦想，他就变老了。

——约翰·巴利摩尔

学了二十多年对错，却发现现实只讲输赢。

——事物是彩色的，并非只分黑白

每次看见中国人又在国外买了多少奢侈品的报道，我就会想：“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有钱？为什么我这么穷？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是代表，代表你花钱，代表你享受，代表你先

富起来

听说每个中国人平均每天摸150次手机，我笑了：怎么可能？明明就一次，睡醒拿起，睡前放下。

——网友如是说

不嫉妒，不迎合，有话聊，不尴尬。

——两个人相处的最佳状态

人生只有一次。打完《仙剑奇侠传》，总还会惦记《轩辕剑》。不换种工作，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社会有多丰富、人生有多少种可能。

——近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珏向工作了10年的单位提交辞呈，转而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起了实习律师。她当检察官期间参与公诉的案件包括影响巨大的晋宁连环杀人案、“10·5”湄公河惨案、“3·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因此她的离职引发关注。谈及辞职理由，她这样说

问那么多不相干的，又不是相亲。

——浙江省宁波市第26届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第一场的现场，不少毕业生挺纳闷，有些用人单位会问些和求职不相干的问题，如父母的工作，有没有异性朋友等。一位同学吐槽道

要打多少鸡血才能挺过这狗血的一生。

——鉴于生活中陷阱太多，智商不够用了，网友如此感叹

（晓杰等摘）



天地间仿佛只剩我一个人

●温 莎

1965年3月18日，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壮举——成为“太空漫步第一人”。5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那场12分钟的短暂冒险，他依旧心潮澎湃。

宇宙中的一切过目难忘

今年80岁的列昂诺夫精神矍铄。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拥抱太空时的感受。

“地球是圆的。”列昂诺夫告诉记者，从黑暗的太空俯瞰地球，他惊讶地发现，祖国苏联清晰可见，他说：“我立刻看到了黑海和克里米亚半岛，然后向‘左’看到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还有一小部分意大利。这幅印在脑海中半个世纪的画面，不是地图，而是我亲眼所见。”

“我还找到了波罗的海和加里宁格勒湾。”透过护目镜，列昂诺夫贪婪地观察着浩瀚的宇宙，“星星围在我身边，阳光极其刺眼，光线好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天地间仿佛只剩我一个人，整个世界万籁俱寂。”列昂诺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进行太空行走过程中，绝对的死寂令他心生恐惧。“我可以十分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现在想起这种感觉，我依然感到难受。”

无论如何，这段珍贵的经历永远铭刻在他心中：“每每想起在太空中见到的一切，我就会心跳加速，呼吸困难。”

激烈的美苏航天竞赛

列昂诺夫走入太空的一幕，是美苏冷战这部“连续剧”中的一个小高潮。彼时，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角逐，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场“太空竞赛”。两国相继将各自的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后，载人航天便成为它们的下一个目标。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苏联“东方1号”飞船进入地球轨道，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名副其实的宇航员。此后仅23天，美国人艾伦·谢泼德就乘坐“自由7号”重演了加加林的成功。以微小的差距输给苏联，让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美国倍感焦躁。

此后不久，华盛顿就公布了“阿波罗计划”的宏大蓝图；几乎同时，时任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也发话，要求苏联在航天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就。随着美苏航天竞赛趋于白热化，如何“让人类像水手遨游大海一样徜徉太空”，被双方决策者不约而同地提上日程。

如今看来，在这场竞赛的前半段，苏联一度领先。当美国人还在为太空行走做准备工作时，列昂诺夫和同事帕维尔·贝尔亚耶夫就已乘坐“上升2号”载人宇宙飞船飞向了苍穹。

苏联“航天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钦点”了当时刚到而立之年的列昂诺夫，相信他有能力完成太空行走的神圣使命。“在几次模拟飞行中，我的得分都很高，我还懂得绘画，这种技能在航天领域并不多见。”列昂诺夫如此解释自己脱颖而出的缘由。

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列昂诺夫：“来自西伯利亚煤矿区的他，也许从一出生就注定是个传奇。”列昂诺夫的妈妈有9个儿女，因此荣获“光荣母亲”勋章。长大后的列昂诺夫早早加入共青团，考上飞行学校，完成了115次跳伞，进而成为苏联最早的一批航天精英。

太空漫步背后险象环生

尽管列昂诺夫足够优秀，但进入太空的实际过程依然充斥着不确定性。在“上升2号”发射前夕，经过18个月强化训练的列昂诺夫正踌躇满志，却得知飞船可能有点问题。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继续等待9个月，或者坐上有缺陷的飞船“拼一把”。

当时，美国的太空行走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苏联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与勇气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列昂诺夫告诉记者。

1965年3月18日10点整，“上升2号”顺利点火升空，不久便进入既定轨道，开始自由飞行。时不我待，全身披挂的列昂诺夫小心翼翼地打开气闸舱的舱盖，由一条15.35米长的特制安全带拴着，踏出了人类迈向太空的第一步。

辉煌壮丽的宇宙让列昂诺夫有些迷失，而当他冷静下来，一连串麻烦接踵而至。他发现，出舱后的气压差令宇航服急躁膨胀，他说：“8分钟后，



我明显感到宇航服的变化……我的指尖感受不到手套的存在，我的脚在靴子里晃荡，我甚至无法按到相机的快门。”

飞船一点点接近日落轨道，宇航员必须在暗夜降临前返回。然而，肥大的宇航服将他卡在了舱外。知道时间紧迫，列昂诺夫飞快地计算一番，果断调低了宇航服内部的压力。

“所有可能的后果我都知道，可当时我别无选择。”列昂诺夫说，按规定，他该向莫斯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自己的一举一动，但为避免引发恐慌，他并没这么做，“那种情况下，没人能帮我。”

好不容易挤进舱门，另一个问题又来了。由于事出仓促，列昂诺夫让自己的头，而不是脚先进入舱内，他需要把自己“掉过来”。这个在地球上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到了太空里却成为严苛的考验——膨胀的宇航服几乎将船舱塞满，最后，列昂诺夫只得再次冒险调低宇航服内的压力，用尽全身力气，才将舱门复位。

不难想象，短短12分钟里，列昂诺夫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他告诉记者：“我平时很

少出汗，但那天我的体重减了5.4公斤，每只靴子里灌进了3升汗水。”

即便险象环生，他还是很快忘记了疲惫。因为，飞船里的同伴正兴奋地向地球报告：人类已走进太空！

赞美同样来自对手

迈向太空的一小步有惊无险地完成，接下来该回地球了。列昂诺夫曾著书描述惊心动魄的着陆过程——失重令飞船疯狂旋转，定位系统也罢工了，飞船不得不由人工操控着陆。

最终，他们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附近的原始森林里。“我们在森林中等了3天才被救出来。苏联电台的报道则称，我们回到地球后就直接去度假了。”列昂诺夫说。

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列昂诺夫的凯旋意味着，苏联先于美国10个星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漫步。回到莫斯科，列昂诺夫成为英雄，收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无限的荣耀。

对手也毫不吝惜地将赞美之词赠予这位遨游九霄的勇士。美国媒体在1965年的报道中写道：“列昂诺夫在太空中行走了12分钟，却为轨道飞行器赋予了终身的寿命。”

在美苏“太空竞赛”的后半程，列昂诺夫没有再度上天，苏联的领先地位似乎也不复存在。美国人后来居上，尼尔·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7月21日将足迹留在了月球上。

1970年，曾和列昂诺夫并肩奋战的贝尔亚耶夫英年早逝，但列昂诺夫依然希望自己能为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又过了5年，他在美国“阿波罗号”和苏联“联盟号”飞船的联合飞行中出任指挥官，这是航天领域的首次国际合作，实现了从不同地点发射的航天器在太空中的对接。

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美苏“太空竞赛”告一段落。此后，为表彰列昂诺夫的贡献，国际航天组织用他的名字，为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从去年起，因乌克兰问题而愈发紧张的国际关系令“美俄将重回冷战”的说法甚嚣尘上。然而，当记者问及列昂诺夫如何看待乌克兰问题时，老人只是平静地回答：“在宇航员眼中，‘边界’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只存在于政治家脑中，我们看到的只有整个地球。”

（若子摘自《青年参考》2015年3月25日，李晨图）



金庸小说中的人名

◎张宗子

金庸喜欢在文章中玩小把戏，乐在其中，无伤大雅。

《碧血剑》中有温家五兄弟，所谓温家五老，名字分别是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温方施、温方悟。看似文雅，第一个谐音“大”，后面四个，也不过是数字的土音。五老之外，还有一个温方禄。

高级一点的玩笑或能暗示更多。读《笑傲江湖》，一开始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对小师妹岳灵珊一往情深的痴爱，但自洛阳绿竹巷起，另一位姑娘出现，身份高，本事大，救助令狐冲，好比观音下凡。待到这位神秘女子的芳名揭出，你立马明白，岳灵珊这姑娘再好，也没戏了，人家任大小姐才是令狐冲的“真命天女”。即使不借助让碍事人物突然死掉的俗套，岳灵珊也肯定玩完。要说玄机，却很简单。金庸

先生用《老子》中的文句给人物取名，令狐冲和任盈盈，出自《老子》第四章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和盈，一虚一实，本是一体——人家是天生的两口子。《笑傲江湖》的这个大悬念，算是给我一早破了。

金庸命名人物，有两个常用手段。一是把现成的古代人名换个姓，听上去就非常典雅。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殷野王，用野王为名，绝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顾野王是南朝著名的文字学家，《玉篇》的作者。同理，《侠客行》里有个武功很高的怪人谢烟客，“烟客”是清初大画家王时敏的号。芥川龙之介改写中国故事《秋山图》，一开头就是“王烟客”。张无忌的“无忌”二字大名鼎鼎，先有魏国公子无忌，后有唐朝的长孙无忌。古人的人名对联说：“蔺相如，

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魏无忌，长孙无忌，你无忌，我也无忌。”金庸先生当然是百无禁忌的。《神雕侠侣》里还有一个李莫愁，情形类似。莫愁作为女孩的名字，历来为文人所喜欢，林语堂的小说里，就有一位姚莫愁。更为人所知的是杨过，借用了南宋词人刘过之名。刘过字改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左传》里的金言。《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给杨过取名的时候，就娓娓动听地讲了一番改过的道理。

换姓是最简单又绝对讨好的方法，近现代的人物，但凡名字比较讲究的，多半能在古代找到同名同姓的。最近的一个发现是，宋代有个男子，叫凌叔华。唐朝诗人高适字达夫，胡适得其名，郁达夫得其字，各得其所。钱锺书学问渊博，《围城》两大男主角，名字也是这么来的：方鸿渐，唐朝有茶圣陆鸿渐（《聊斋》里有《张鸿渐》）；赵辛楣，清代有大学者钱辛楣（大昕）。

第二种情形是名字虽普通，故意用少见的复姓，也能造成古色古香的效果。公孙谷主叫公孙止，女儿叫公孙绿萼。换为常见的姓，唤作张止、刘绿萼，光彩顿时消失。当然，《射雕英雄传》等书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人物，他们用复姓理所当然。而且金庸的小说并不靠这个立足，不过添些助兴的小道具罢了。不像末流的武侠小说，人物竟然全都是这种姓，真是“姓不惊人死不休”了，也可见如何的黔驴技穷。

金庸早期的小说，手法略显生涩，人名也不那么讲究。《碧



血剑》的男主角叫袁承志，女主角叫青青，太普通，太像今天的人名。蛮夷女子一直是金庸喜欢拿来添加奇情异景的道具，从《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到《笑傲江湖》里的蓝凤凰，越写越生动。蓝凤凰的名字，有声有色，闻名如见其人。但何铁手不好，过于直白，不像女人的名字。后来袁承志嫌它不雅，改为谐音的何惕守，更加迂腐，难看又难听。

《天龙八部》中的人名都简单清爽，段誉萧峰，一文弱一刚勇，名字的音调亦然。钟灵和钟万仇，钟是专注汇集之意。钟氏父女的名字可就好玩了：钟灵，集灵秀于一身；钟万仇，所有倒霉事都让他摊上了。阿碧、阿朱、阿紫，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是地道的江南风味，而且是南朝乐府中的江南风味，清秀无匹。木婉清“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但因为姓木，脾气有点儿怪（书中段誉初闻其名，称赞道：“水木清华，婉兮清扬。”为了扯上“木”字，杂凑出两句，其实上下句不相干）。王语嫣是“嫣然一笑”变成了“语笑嫣然”，她虽然漂亮，却不苟言笑，反而像个老学究。《笑傲江湖》中的人名无一字无来历：岳不群用《论语》典故，向问天直接搬用屈原的篇名，任我行含赞赏之意，左冷禅则全是讽刺——又左又冷，偏说是禅。左冷禅送到华山派当卧底的劳德诺，人既不堪，名字也古怪得很，念之绕口，像翻译过来的洋名。

不过，《笑傲江湖》里的人名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疏漏。武当派的掌门，叫作冲虚道长。“冲虚”二字，自然还是出自

《老子》，出在令狐冲、任盈盈得名的同一章。“冲”的意思就是虚。俞樾解释说：“‘道虚而用之’，‘虚’训‘虚’，与‘盈’正相对，作‘冲’者，假字也。”道教人物，用冲虚为名，可以说再好不过了。但有一个问题：冲虚这个好名字，已经被征用了。占有它的人，是道家的大人物——列子。唐朝崇尚道教，认老子为祖宗。天宝元年，唐玄宗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被尊称为《南华真经》；列

子为冲虚真人，《列子》被尊称为《冲虚真经》。后代的道士，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好冒用祖师的尊号。金庸先生好像特别喜欢这两个字，《侠客行》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石清夫妇的同门，上清观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道士，也叫冲虚。

这个问题，就像宋人吃辣椒一样，大概被金庸先生忽略了。

（华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喻梁图）

在南宋初年那些威名赫赫的将军中，张俊不但打仗勇猛，而且“治生”有方，巧取豪夺，广置家业，最后富可敌国，堪称南宋首富。

宋人有“台官不如伶官”的说法，意思是台谏官员说话，还不如皇帝身边插科打诨、取笑逗乐的伶人大胆。据诸人获《坚瓠集》载，绍兴年间，赵构在宫内大宴群臣，席间安排伶人演戏。某伶人扮演善识天文者说：“凡世间贵人，必对应天上星象，只需一架浑天仪，并通过玉衡窥视，

我便能见星不见人，从而得知其星象。不过，浑天仪与玉衡仓促间不易置办，用铜钱来代

替亦可。”

于是，他拿出一枚铜钱，先对着赵构一窥说：“帝星也。”又对着秦桧一窥说：“相星也。”再对着韩世忠一窥说：“将星也。”最后，他对着当时已被封为郡王的张俊左看右看，端详了很久，非常失望地说：“看不到星。”众人之大惊，叫他再仔细看看。他反复看了好一阵，然后一本正经地说：“的确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里坐！”

这个大胆的伶人，当着皇帝赵构的面，把张俊爱钱的性格大大揶揄了一番，引得在场的帝王将相一阵会心的哄然大笑。

（迟兴成图）

钱眼

◎晏建怀



我们老院进二道门东厢房的第一家，住着老孙头儿。我们都这样叫他，现在想来那时候他就50岁上下，并不老。他一辈子没结婚。那时候，他的母亲还在，七十多岁，身体不好，常年躺在床上，下不了地。老太太的饮食起居，都靠他照料。全院人都说老孙头儿是个孝子。

在我们老院里，老孙头儿大概是学问最高的一位。他是个英文翻译，据说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说是翻译，却没见过他上过一天的班，大多是人家找上门来，把要翻译的东西送来，他在家里就把钱挣了。他住的东厢房只有一间，贴

墙放一张双人床，他和母亲一起睡；靠窗是一张写字台，放着他的命根子——打字机。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到他家里玩。我是第一次见识这玩意儿，常偷偷敲打键盘上圆圆的小按键，发出“嘚嘚”的声音，特别好玩。

鼻烟与炸药

◎肖复兴

老孙头儿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玩。那是他在家里工作之余的两大消遣之一。他的另一个消遣，是吸鼻烟，而且非常讲究。他家里有好多鼻烟壶，装在墨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高兴了，他会打开盒子，让我们欣赏那形状不一、图案各异的鼻烟壶。忙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帮他去买鼻烟。每一次

买鼻烟，他都会从盒子里找出不一样的鼻烟壶，好像在挑选他的卫兵。他买鼻烟，必定要天惠斋的。我们都特别愿意帮他买鼻烟：一来，老孙头儿会让我们把买鼻烟找的零钱拿来买糖吃；二来，我们也愿意到天惠斋去看热闹。

天惠斋离我们老院不远，这是一家老鼻烟铺，道光年间就开业了。鼻烟作为一种闻品，现在很少有人喜欢了，但在清末民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它都很有市场，就像现在的香烟一样。老孙头儿跟我们白话，说鼻烟分为十级，档次不同，价钱不等，上好的鼻烟，一两的价钱当时能买44斤洋面。好家伙！听得我们都嘬牙花子。所以，我们都想看看卖这么贵鼻烟的鼻烟铺到底有什么奥妙。

其实，那家店真是太小，太不起眼了。它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门脸瘦长，被两边的店铺挤压得像是茯苓夹饼。也许因为那时我们个子太矮的缘故，台阶才显得越发高。我们一帮男男女女的半大孩子，拿着老孙头儿给的钱撒着欢儿去天惠斋，主要目的是找了零钱，去前门大街路东的通三益买糖分着吃。我们老院的孩子，大概没有一个没去过天惠斋给老孙头儿买鼻烟的，便也没有一个没吃过老孙头儿的糖的。

好玩的年华都过得快，童年和少年时光，像鸟一样飞走了。等到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有一天，一帮红卫兵闯进老院，径自闯进了老孙头儿的那间东厢房。那时候，红卫兵造反、抄家，已是常事，见多不怪——让我惊异的是，为首





怕

◎蔡 澜

年轻人充满信心，自大得很。

但是奇怪，他们怕这个怕那个，怕的东西和人物真多。

读书时怕考试，怕凶恶的老师，怕交不出作业，怕考不上好学校。

初闯情关，怕出现一个比自己更有钱的少爷对手，怕说明爱意被人笑。

怕自己不够好看，怕长满脸的青春痘，怕太

瘦，怕太肥，怕太高，怕太矮，怕一生孤独没人要。

出来做事，怕上司，怕同事用刀子插你的背脊，怕被炒鱿鱼找不到工作。

买点股票，怕被套牢。买张六合彩，怕不中。步入中年之前，又怕老。

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才真正天不怕地不怕了。对我们来说，一生已经赚够了，再也不能从我们身上剥削些什么。

真不明白失恋为什么那么恐怖。这个不行，找另外一个呀！难道天下只剩一个女（男）人？

样子长得不好看？哈哈哈哈哈，不好看又怎样，满脸皱纹又怎样？那是我们的履历书。

生了一个大肚腩？好呀好呀，当枕头，还不知多舒服！这个年纪，有肚腩才是正常，骨瘦如柴的，不聚财。

遇到有钱佬，照样你一句我一句，身份平等。你以为他有钱，死了之后就会留给你？

遇到高官，还是开开玩笑算了，也不会因得罪了他们而被秋后算账。

看医生时，说一句：“大不了死了。”一切，就那么轻松带过。

如果上帝出现在眼前，问问他：“你出恭的样子，是不是和平常人相同？”

（继续前进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看得开，放得下，才是人生》一书）

的竟然是我们老院的一个女孩子。她比我小3岁，以前，没少像跟屁虫儿似的，跟在我的后面，去天蕙斋帮老孙头儿买鼻烟。

正是夏天，天很热，老孙头儿正在家里帮母亲擦身，哪里想到红卫兵长驱直入。那个比我小3岁的女孩子，指着老孙头儿的鼻子，劈头盖脸说他是美国特务，让他交出藏在家里的电台。老孙头儿是看着她长大的，忙跟她解释哪有什么电台。她指着写字台上的打字机说：“这不是电台吗？”老孙头儿叫着她的小名说道：“孩子，那是打字机，你又不是没见过我拿它打字！”她

说：“你用它白天打字，夜里发报，以为我们红卫兵小将不知道？”说着，她便带着红卫兵开始乱翻东西，一下子翻出了老孙头儿的宝贝——墨绿色的铁皮盒子，她指着盒子上印着的一行英文小字“Made in the U.S.A.”，对那帮红卫兵喊了起来：“看呀，这里有美国的东西，他还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老孙头儿再一次叫她的小名，解释说：“这就是以前用过的美国奶粉盒子。”然后他打开盒子，指着里面装的鼻烟壶又说：“你也不是没见过，都是鼻烟。”她一把夺过盒子，摔在地上，鼻烟壶碎了，鼻烟撒了一地，她质问老孙

头儿：“这是什么？美国奶粉盒子？里面装的就是美国炸药！”

老孙头儿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装鼻烟壶的盒子，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的母亲惊吓过度，没几天便过世了。老孙头儿长寿，活到我插队结束回北京，我回老院时看到他，他还点着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对我说：“你说这孩子是怎么想的，非把个装鼻烟的奶粉盒子说成是装美国炸药的。”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子，不知道现在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还记得这桩往事……

（惜 茹摘自《今晚报》2014年12月13日，李 晨图）

荒野地

◎胡冬林

“旷野有眼，森林有耳。我将保持缄默，只看，只听。”这是艺术家进入荒野的态度，我们普通人呢？

我们生命的脚步太匆忙、太凌乱，大部分人已远离荒野，忘记森林，丧失了天人合一的至高感受。

荒野最有力、最壮丽的一笔是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它们是荒野的生灵，也是荒野的主人。

带着好奇、探究、尊崇之心进入荒野，雁群飞过头顶，蘑菇拱起落叶，野兔倏忽而过，秋花灿烂开放。田野宁静，天空明澈，荒野立刻以它的野性之美包裹了你。再深入进去，会得到与马鹿遥遥对视的惊喜，领教松鼠搬松塔砸人的手段，遭受黑熊打响鼻恫吓的恐惧，找到学鸟叫与鸟应答的快乐，聆听山溪流过石滩的娓娓述说。更深入进去，你将尽量抹去人的习性，安静地融入岩石草木之中，让自己成为荒野的一部分，让野生动物把你当成可以和平共处的同类，你会目睹野生世界发生的奇迹，那才是真正让你难忘的经历。

经历过这样的三部曲，你的命运会发生转折，从此站在荒野一边，视野生动物为兄弟姐妹。从此了解我们自身的起源、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种粮的土地、开采的石油矿产皆从荒野中来，荒野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根基。

有这样一段荒野往事：一个老到的捕貂人在冰河上巧妙地凿出一个捕貂陷阱。那是一个1米多深、上细下粗的纺锤形狭长冰洞，里面放着一把干草和一只活老鼠。紫貂夜间踏冰觅食，嗅到

老鼠的气味，钻进冰洞捕食，却再也无法从又高又细又滑的洞里爬出来。第二天早上，猎人把戴着手套的手硬生生挤进冰里，抻长胳膊要揪出紫貂。凶猛的紫貂钻进猎人掌中，齧出利齿狠狠咬住猎人的虎口，死不松口。猎人忍痛掐住紫貂，发力往外猛拔胳膊。但是由于手中握貂，洞颈过于狭窄，手臂被死死卡在冰洞里。他被困在冰河上，慢慢死去……这是往昔的荒野，一片奖惩分明、法力无边的神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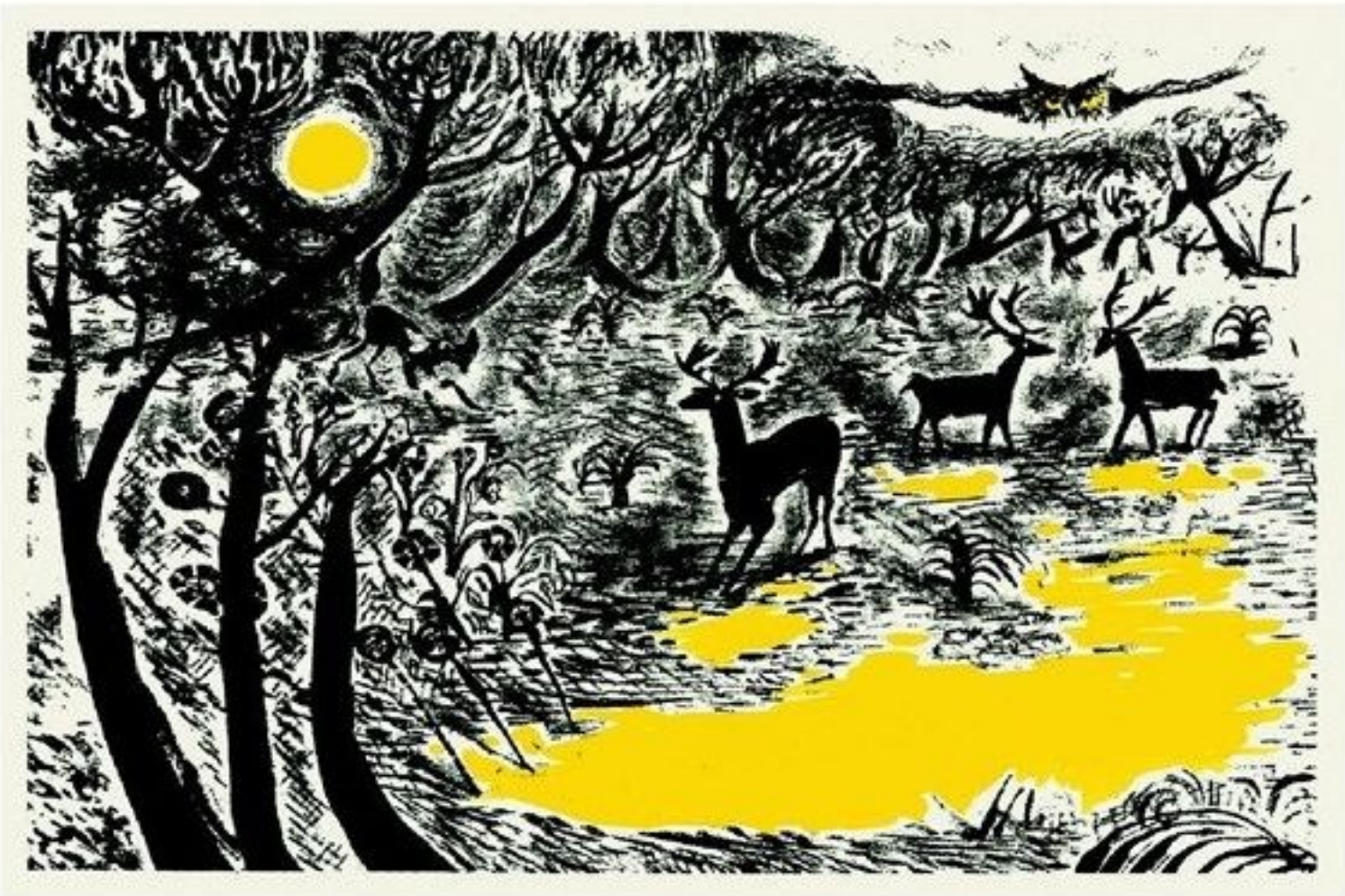
如今的荒野变成什么样子了？

再讲一个荒野的故事：20年前，在长白山的针叶林深处，一个老猎手砍倒了一棵落叶松。他事先算准树倒的方向，使倒树准确地架在十多米开外的另一个大树桩上，把整棵树离地5米横

架在空中。他这么干有个缘由：等三十多年后，这棵倒木上将长出一种叫松萝的寄生植物，獐子（原麝）最喜欢吃松萝。那时自己的小孙子长大了，可以在这棵倒木上下套子套獐子。然而，由于过度猎杀，长白山的獐子现已基本绝迹。同时由于气候变暖，森林过度干燥，松萝正在大面积消失……这是如今的荒野，一片十分脆弱、危机不断、正在消失的土地。

地球上的荒野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地球早已不是原来那个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的地球。多看看荒野，多谈谈荒野，多去去荒野，为荒野的存在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哪怕是一件小事；为荒野的存在改变我们的某些不良习惯，哪怕是一个小习惯；为荒野的存在跟孩子们讲讲荒野的故事，哪怕花费时间找故事。荒野是我们的财富和家园，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礼物。

（吉 吉摘自《文学报》2015年4月16日）





海瑟薇和巴菲特

●岑 嵘

美国导演丹·马维舒曾发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只要女星海瑟薇出现在头条，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他以当年海瑟薇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的主持秀为例，在奥斯卡颁奖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以及颁奖礼后第一个交易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分别上涨2.02%和2.94%。

再往前追溯，事情变得更有趣：海瑟薇出演的5部电影首映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都会上涨。《蕾切尔的婚礼》《结婚大作战》《情人节》《爱丽丝梦游仙境》《爱情与灵药》首映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分别上涨了0.44%、2.61%、1.01%、0.74%、1.62%。

海瑟薇和巴菲特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莫非是……如果我是娱乐小报的记者，一定会忍不住好好挖一挖。

这个现象分析起来也非常有趣。

我们知道，哪个行业最赚钱，最优秀的人才就会往哪个行业跑。于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跑到了华尔街，这些人被称为“宽客”。随着这些人才一次次的成功，他们开始改变华尔街的交易策略。

宽客建立的数学模型首先对历史股价数据进行分析，那些历史上价格总是朝同一或相反方向波动的、相关联的两只股票，如果价格趋势突然发生了背离，就说明其中一只股票价格可能被高估或低估，电脑程序随之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帮助交易员找到获利机会。

但交易员毕竟只有十根手指头，于是基金公司开始抛弃交易员，让电脑自己去操作。这些高性能

计算机获取市场数据、处理数据，并下达买进和卖出指令，这一切可能是在几毫秒内完成。这种每笔交易获利很小但交易量巨大的交易方式被称作“高频交易”。

宽客们并不满足只对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他们想到，如果发生“9·11”这样的事件呢？于是新的算法开始对事件和新闻进行分析，他们分析历史上一个重大消息的宣布会对股市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比如当美联储宣布一个重大消息时，高频交易能够在几毫秒的时间内下达交易指令，捕捉获利机会。炒股大妈们，你们可曾想过对手居然是电脑？你们最后可能赢钱吗？

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发现，通过分析推特信息中人们的情绪，可以准确预测股市的涨跌。而高频计算机通过某种算法，实时分析推特和新闻中的信息，做出交易决策。曾有一则假消息在推特发布：白宫发生了爆炸事件，奥巴马在事件中受伤。这导致美国股市瞬间蒸发约1400亿美元。这次恶作剧，让许多使用推特数据的对冲基金被意外曝光。

还是回到开头的“绯闻”。海瑟薇的名字是Anne Hathaway，巴菲特的公司叫Berkshire Hathaway，两者都包括Hathaway这个词，于是，高频交易软件系统自动地将海瑟薇的新闻与巴菲特的公司联系起来，当它发现Hathaway这个词不寻常的变化时，迅速做出了交易策略。

就这样，在大数据时代的算法中，巴菲特和海瑟薇“好上”了。

（LOVE 茹摘自《深圳商报》2015年4月14日，康永君图）

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可以分成5个等级：一级财务自由，到菜市场买菜不看贵贱；二级财务自由，到商场购物不看贵贱；三级财务自由，到珠宝奢侈品店血拼不看贵贱；四级财务自由，买房不看贵贱；五级财务自由，买公司不看贵贱。中国股市让投资者直接进入了第五级。

后来

多年前，我在逛街时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我鼓起勇气上前去搭讪：“美女，你会喜欢我吗？”

“不会啊！”

“那我教你好了。”

后来，她成了我的老婆。

猪丢了

我哥自从找了女朋友，都不回自己家住了，未来丈母娘天天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老妈以45°角仰望天空说：“这白菜没拱着，还把养了快30年的猪给丢了……”

作料

一个哥们儿，一吃月饼就拉肚子。那年，出于好奇，我就和他一起吃。只见他拿出月饼，华丽丽地撕开干燥剂，撒在月饼上，一口咬下去，回头对我说：“你吃月饼不撒作料吗？”

有诚意的话

和女朋友吵架冷战了，我想和好，她不理我，于是上午我给她的支付宝账户转了520元，然后又转了1314元。后来她发来一条信息：“有诚意的话，一句



话就不要分两次说。”我当场惊吓过度：5201314，那得多少钱啊！

相亲经历

今天去相亲了，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盘糖醋鲤鱼，我一看价格：32元。突然想到，我第一次相亲时，一盘糖醋鲤鱼才8元，到现在都涨到32元了，我竟然还在相亲。

最实用的情书

我的一个同学有封情书，开头称呼是“嗨~”，接下来是表白内容，结尾是这么写的：“如果你不喜欢我，请把它还给我。”结果，那封情书用了6年……

吃亏

我带老婆去吃自助餐，感觉还行，挺实惠的，老婆全程在吃。两个小时后离开餐厅，她小声地说：“老公，吃完自助餐还走得动，我感觉吃亏了……”

玩点浪漫

那天，我把女朋友送到车站，突然想要玩点浪漫，于是就像电影里一样在公交车后面追。

但我考虑错了，电影里面追的是火车，而我追的是公交车。于是，公交车在我挥手后停了下来，我只好转头就走。我觉得公交车上面的广告都在嘲笑我。

小饭桶

老公说：“媳妇，你网名别叫胖妞了，叫‘无敌小饭桶’吧。”我说：“也行啊！挺可爱的，无敌小饭桶。”老公说：“不是无敌！是无底，无底洞的底！”

车怒一族

楼下有人长按车喇叭，并大喊：“谁的车，会不会停车啊，挡道了！”我拉开窗帘说：“吼什么吼，就停那儿，有种你碰一下试试。”然后，我看见那人拎着灭火器对着车玻璃狂砸，再然后就看到另外一个人跟他打起来了。

阳光

今天，我问兄弟：“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说实话！”他想了想回答说：“嗯，挺阳光的！”

我得意道：“我就说嘛！我长得还不赖……”他说：“就是有点刺眼！”

影子

军训好累，我站一会儿军姿就汗流浹背。这时，一个男生主动站在我旁边。他总是跟我贴得很近，还时不时地朝我脖子上呼气。

刚才他又这样做，我忍无可忍了，说：“干啥啊？”

他显然被我震慑住了，低声说：“太晒了，你的影子比较大！”

（韩玉乐等摘）

新游戏世界

●[墨西哥]Angel Corbo





解救舅舅

●叶三

我舅舅原本是个老实人。

我的老家离北京不远，但估计你们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其实不算穷，但很小，很土，很无聊。我爸，我妈，我爸的爸和我妈的妈，全是本地人。

我妈今年55岁。她只有一个弟弟，比她小6岁。小时候我对这个舅舅的印象不深，每年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会见到他。我记得他长得浓眉大眼，算得上英俊。回想起来，别的亲戚聊天或者抢着干活时，他总是自己坐在一边，一声不吭。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

上大学那几年我春节回家，没见到舅舅。听我妈说，他那几年在国外打黑工——先去越南，然后去非洲。他是干装修的，小学毕业，没什么文化，只有力气。在国外打黑工每年能挣几万

块，但他又很倒霉，每次不是被骗，就是受伤，折腾几年下来没发财，也干不动了，就只好在老家混着。大学毕业那年，我回老家见到了他，觉得他晒得很黑，也老了。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我舅舅只有一个儿子，1989年出生的。在北京的公司开起来之后，我把这个表弟带了出来。他说他崇拜我。他就在公司里干活，我忙得也很少见他。上个月，表弟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去搞传销了。”

我没当回事，这种蠢事不是谁家都有吗？去年春节后，舅舅说他去外地接工程，先去了北海，又到了武汉，他跟家里说不能再打工了，要自己做工程，家里人觉得这是好事儿，于是舅妈把这些年攒的10万块钱家底汇

给了他，我妈也给他打了5万块钱。

去年年底，舅舅把他堂弟叫到武汉，拉他加入一个所谓的资本运作工程。他堂弟到了一看，就是传销。堂弟拉他回家，死劝活劝，他不回，还对他堂弟说：“你们自己没志气，就不要拦着我挣钱！我老婆不同意，她可以改嫁，儿子也大了，我管不着他，他也别管我。”一个老实人说出这么狠的话……那十几万已经被他全扔进去了。这点钱是他们家一辈子的积蓄。我妈急，我表弟也急，老家亲戚一个接一个地给我打电话。

警察管不过来这么多。现在的传销组织也进化了，不限制人身自由，全靠洗脑，告也没法告。表弟跟我说完，我上网查资料，我舅舅参与的这个传销组织以前在北海叫“1040阳光工程”，号称是政府秘密支持的财政项目，忽悠人加入，入会后先交一笔6万多的会费，然后发展下线，层层升级，最后发展了36个下线后“出局”，赚1040万——他们有一套严密而复杂的算法。后来北海的组织被取缔了，它就换到其他地方，改名为“资本运作工程”。舅舅坚信他靠这个工程，几年后能赚到一千多万。

按我和表弟计划好的，表弟假装生了肺病。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舅舅马上买了机票飞到了北京。在机场见到他时，我有点惊讶。舅舅穿黑色羽绒服、黑西裤、黑皮鞋，背着一个双肩包，干净利索，精神很不错，看起来倒有些生意人的模样，跟我记忆里那个木讷的工人完全不一样。接他上了我的车，我告诉他，现



在去找我的一个医生朋友谈谈表弟的病，就往“反传销别墅”开。路远，开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舅舅很健谈，跟我聊国家政策，聊创业、挣钱、人脉，聊得头头是道……我开着车，心想：旁边这个人是我舅舅吗？

“反传销别墅”的三层有好几个房间，里面设了茶盘和沙发，很舒服。舅舅、我和表弟，还有反传销组织的一位志愿者老师就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喝茶聊天。志愿者老师很有经验，先假装谈表弟的病，慢慢地把话题往资本运作上引。

听说老师也在那个工程里干过，舅舅立刻来精神了。“你干到第几层啊？”他两眼放光地问。他马上忘掉了表弟的病，开始满怀期待地与眼前这个人说工程模式，说几年后的回报，无数专业术语从他的嘴里冒出来。我插不上话，就听着。老师拿了纸笔，按照他们的项目形式给舅舅算钱。“你不是交了69800元吗，”老师说，“我们来看看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我舅舅小学文化程度，这些，我估计他看不懂。算了一个多小时，老师说：“实话跟你说，这是假的，我以前做到过‘上总’，就出局了，没有出局证，一分钱也没拿到。”

舅舅愣住了。然后，他转向我大吼：“你们是来看病的吗？”他指着表弟的鼻子破口大骂，我们老家的脏话滚滚而来。我从来没想到这个老实人能变得这么凶狠——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舅舅一边骂，一边夺门而出，直冲向一楼的大门。

我和表弟追上去拉他，他回身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表弟扑上去抱着他爸，这时老师和反传销

协会会长一同出现在大门口，还有另一个反传销老师也来了，女的。女老师比舅舅还凶，劈头骂他野蛮，威胁要扭送他去附近的派出所，其他人好言相劝，连哄带吓，只是不放他走。其实真让他走，他又能到哪儿去？一帮人在别墅门口闹了一个小时，好说歹说，总算又把他拉回三楼。

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大腿上挨了一脚，挺疼。我觉得舅舅已经疯了。

回到房间，舅舅像变了一个人。茶不喝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低着头，无论别人说什么，就是不接话。老师掰开揉碎地给他讲，所谓的国家秘密政策、媒体宣传、回报模式，统统是骗人的。老师讲他的亲身经历，如何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害得倾家荡产，如何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老师声泪俱下，但就像水泼在水泥地上，舅舅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这样，说了四五个小时。

那时候是晚上10点左右，谁也没想起吃晚饭。那个充满烟雾的房间几乎让我窒息。我实在忍不住，站起来走出了那个别墅。在小区门口的小卖部，我买了两条最贵的烟打算送给志愿者老师。走到别墅门口，我妈打来电话问情况。汇报完，我拆了一盒烟点上一支——儿子出生后我有两年没抽烟了。

抽完一根烟刚要上楼，别墅门口来了辆车，下来一家人。我上前问问，了解到这是从内蒙古某地刚解救出来的，情况跟我舅舅差不多。我跟他们一起上楼，回到那个乌烟瘴气的房间，老师一看，站起来说：“正好，你俩是一个工程的，那你们聊聊，哪个是真的？”

老师说完吃饭去了。我、舅舅、表弟和那一家人，默默无言地坐着。那家人中有男有女，时不时传过来一阵抽泣。就这样，耗着。屋里没有钟，我也不想看表。我跟舅舅一起抽着烟，慢慢地，我对时间失去了感觉，我只觉得那个房间里的荒谬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

夜里两点，内蒙古来的一家人被送到了附近的宾馆，连说了几个小时的志愿者老师坚持不住，要去睡一觉。临走前他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情况比他估计的糟糕。我和表弟偷偷地发微信商量，我告诉他：“不说通，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怎么办，怎么办呢？就在那时，我的头脑忽然清醒了，在网站上看过的成功说服案例嗖嗖地从眼前滑过，我站起来干了一件事。

我给我舅舅跪下了。我跪下了，双膝下跪。从小到大，我没给任何人下过跪，进教堂、佛堂，也从来不拜。我什么也不信，也没服过谁、求过谁。可是那会儿我却跪下了——那会儿我就是个演员。

我快崩溃了。累，困，烦，疼，再想到这些破事——其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想到在北京这些年，没人帮过我什么……眼泪就下来了。说是演，也不全是。我跟我舅舅说：“你不跟我说话，我就不起来。”

舅舅慌了，使劲拉我。我怎么会让他拉起来？表弟看我跪，也跟着跪；看我哭，也跟着哭。舅舅也哭了。

我跪了大概40分钟吧。后来，表弟偷偷把他的钱包塞给我，让我垫在膝盖下面。

我把老师叫起来，他把所有



讲过的道理，又从头到尾讲了好几遍。早上6点，舅舅表示他明白了，不干了，扔进去的钱不要了，回老家跟我舅妈好好过日子。

早上6点，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房间。但后来我才知道，我舅舅那时说的全是谎话。他在骗我。

我回家倒头睡了几个小时，爬起来去上班。我以为后面就是买车票送他回老家，这件事儿我算是办完了，谁知道，当天夜里，表弟又给我打电话，说他爸根本没被说通，那会儿的明白是装的，他就是要离开那个反传销组织的地方。

表弟把舅舅关在他的出租房里，寸步不离地守着。晚上我下了班，赶过去，继续熬。又是一夜。

我这辈子的话都在那一晚上说尽了，但我舅舅比我能说。他那个双肩包里全是各种出版物，他一样一样地掏出来给我看；还有各种说辞，他们这个国家秘密工程的集体账户、手机卡、当地的楼盘、建筑、雕塑……种种洗脑工具，我一条一条地反驳他，企图说服他……没用。

我舅舅这样的人，最信的就是国家。一旦一件事儿跟国家扯上了关系，他马上就会被说服，他最有力的证据是：“国家的电视台报道过我们的工程！国家领导人视察过我们的工程！这还能是假的吗？”我看了他手机上的视频，掏出我的手机，下了个App，当场录了一段，然后加上字幕，再把电视台的台标贴上，放给他看。

我能感觉到他看到那段视频的时候是真的动摇了。他愣了好

久好久，问我：“这也能作假？”我告诉他：“能，这就是假的。你现在相信的那些都是假的，全是假的。一千多万这么好赚，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凭什么？”

后来他不太说话了。到早上，我开车，把他和我表弟直接拉到火车站，我告诉我表弟，送他回老家，让我舅妈把他看好了，身上的钱收走。其余的我管不了了。

临上火车前，我跟我舅舅说：“扔的钱你别想了，我也没那么大本事要回来，你回老家好好过日子吧。”我舅舅看着我，说了一句特别不像是他说的话。

他说：“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庸庸碌碌地过去了。”

我当时觉得特别可笑，也特别可怜。不这么过，你还想怎么过呢？折腾得还不够吗？我什么也没说，转头就走了。那个早晨还很早，我自己开车回家，北京的三环路上没什么车，那天的雾霾很严重，我关着窗，后来打开了，然后又关上，然后我觉得我开不动了。就在三环主路上，我停了下来。我开门自己站在三环路上，一个人，一辆车，我就看着灰色的空气、雾，看不见太阳，也没什么云。我自己站了半天，想着这件事儿，我舅舅这一辈子，确实就这么庸庸碌碌地过去了，但是他能怪谁呢？他自己愚蠢，要不是他的欲望，能落得这个下场？但是我又说不出的难受，不是难过，不是累，就是浑身难受，好像这座城市、整个生活、世界，还有我自己，都再也不一样了……今年春节我不想再回老家，我不想再看到舅舅。

我很忙，节后我有两个项目

要开始融资，我必须赶上这一波创业潮。以后这10年，是我关键的10年。明年，我要带儿子环游欧洲，虽然据说小孩3岁以前没有成型的记忆，但我要塑造他的潜意识。我刚刚贷款买了名牌的四驱车，在这座城市，这是必需的道具。而我儿子一年花掉的钱就足够买这么一辆车。

舅舅一直在老家。前几天，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没事儿时上网，关注一下那个工程。

（雪松摘自界面网，刘志刚图）

岁月从此分两边

●吴忠全

是你吗？

如早春的花朵，如清晨的白露，如麦田里的和风。

是你吗？

如人世间第一缕朦胧的忧愁，如青春里涂了又写的诗。

是你吗？

如深秋的浓雾，如山冈上的荒草，如暮色里的炊烟。

是你吗？

如生命里最后要忆起的往事，如一本借了忘还的书。

是你吧，

拎着旧皮箱，被远方蒙骗，岁月从此分两边。

是你吧，

拎着旧皮箱，站在北回归线，岁月和你两无言。

只谈朝霞无限，只看晚霞无眠。

（似水摘自《最小说》2015年第4期）



1943年，开罗会议上，宋美龄与丘吉尔

宋美龄的外交智慧

◎王肖潇 田亮

1943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大获成功后，英国邀请她赴英访问。这一次，宋美龄拒绝了。

宋美龄拒绝访英主要是因为对丘吉尔不满。当时英、美、苏、中是同盟国，但是“丘吉尔看不起中国，罗斯福把中国看成是四强之一，丘吉尔的态度一直是不赞成的”，这让宋美龄非常生气。

中英之间还有其他矛盾。1943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首脑人物汇聚一堂，讨论同盟国各成员国在对德日法西斯交战中的战略使命。可是，会上出现了一个插曲——

5月21日，丘吉尔突然对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当天，宋子文将此事电告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明确答复：“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杀，侮辱实甚。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不能视为常事，必坚决反对。”

对此，宋美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一直拒绝访英。后来丘吉尔到了美国提出想见她，她没有主动前往。据《顾维钧回忆录》描述，宋美龄告诉顾维钧，丘吉尔非常想和她见面。当顾维钧表示这会给丘吉尔脸上增光时，宋美龄立即表示：“放心，不会帮他这个忙。”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国首脑会晤的开罗会议，她和丘吉尔不可避免地会面了。两人有了一段经典对话。丘吉尔问宋美龄：“委员长夫人，在你印象里，我是一个很坏的老头子吧？”宋美龄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把皮球踢给丘吉尔本人：“请问你自己怎么看？”丘吉尔说：“我认为自己不是个坏人。”宋美龄闻言回答：“那就好。”

蒋介石将这段对话记在了日记里，认为这段对话体现了宋美龄的外交智慧，既不违反外交礼仪，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

（田龙华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11期）

三层海水

◎朱德庸



小时候去海边游泳时听潜水员说，海水分三层：

第一层较浅，海水呈现蓝色，称为蓝海；

第二层稍深，海水呈现绿色，称为绿海；

第三层最深，海水颜色因阳光透不过呈现黑色，称为黑海。

虽然从来没有机会亲身体会，但长大后开始觉得有些公司其实就像大海一样，有可见和不可见的部分。

公司为了拓展业务而开展各种营销，表面呈现的都是阳光、积极的一

面，这一层就是蓝海。

但在这背后为的是公司的利润及扩张，呈现的是你我看不见的业绩及利润，这一层就是绿海。

公司发展，需要的就是底下做事干活的员工，管理者在成本考量之下不是遇缺不补就是一人做多人事，许多员工就处在这种环境之下牺牲生活甚至失去健康，这就是阳光透不过的黑暗，这一层就是黑海。

在利欲熏心的现代社会，恐怕到处都有三层海水吧。

（渐秋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几年前，一位女性朋友结婚，在婚礼前的单身派对上，她眼中闪耀着无限憧憬的光芒对大家说：“终于找到了我宁愿放弃全世界也要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在场的朋友都为她的话感动，觉得她真的遇见了对的人，可是，我心里却“咯噔”一下，总感觉哪儿不对劲。

事实证明，她的爱情确实是一个放弃全世界的过程：

丈夫不喜欢她在工作上投入太多精力，她便申请了闲差，安心做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女子；丈夫不愿意家里有其他人，她便放弃保姆和家人的援助，在女儿出生后当了相夫教女的全职太太；丈夫不喜欢她身边那些精气神特别足的女性朋友，担心她被她们带得心野了，她便慢慢逐一失联，把自己小世界的领地越缩越小，直到电话本里只剩下不到20个名字。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世界缩小得难以为继，是丈夫用电子邮箱发来一份清单，这份家庭账单涵盖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开销，一切都在向她无声示意：我为这个家花了多少钱。

她哭着对我说：“我为他放弃了全世界，为什么却得不到他的世界呢？”

我也终于想明白了当年心里“咯噔”的原因：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求你为他放弃全世界；而一个你放弃全世界之后才能得到的人，根本不是爱人，而是自私的要求者，好的爱情，彼此是对方的合伙人。

作为爱情合伙人，我们首先平等而自由，不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和放弃什么，我们最先想到的是，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我们在一起彼此都变得更加进取和美好， $1+1>2$ ，共同分享着爱情的收益和红利；我们把感情折算成股份，不是因为要确定谁多谁少、谁输谁赢，而是为了发挥彼此的优势和特点，在生活中共赢，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开阔，最终“上市”——走向婚姻。

曾经，我们讨论为什么林徽因最终嫁给了梁思成而不是徐志摩，现在看来，在漫长的人生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才是最合适的爱情合伙人。

林女神自恋，常常夜晚写诗，还要点一炷香，摆一瓶花，穿一件白绸睡袍，面对庭院中的满池荷叶，在清风飘飘里吟咏。梁思成不仅忍了，还用一周时间雕刻、铸模、翻砂，做了面铜镜，镌刻“林



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珷也”，对她登峰造极的孤芳自赏，他既没有打击也没有夸赞，而是与她一唱一和。

梁思成有点死板有余、变通不足的书呆子气，爱国心和事业心都特别强。战乱中林徽因就拖着病弱的身体随着他逃亡，她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十公里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班，一个月挣40元法币贴补家用。可是，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了，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黑市花23元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她的爱和体谅不仅仅在客厅里，也在颠沛流离的路上。

逃难时，为了方便林徽因治病，梁思成学会了输液打针，不厌其烦地把医疗器皿用蒸锅消毒，然后一丝不苟地分置各处。为了让她暖和点，他经常亲自侍弄火炉，生怕别人一不小心弄熄了火。他的关心从来不是嘴上功夫，而是实实在在的体贴。

在李庄，不擅长家务的林徽因患有肺结核，喂鸡、带孩子、缝衣服，虽然缝缝补补对她来说，“比写一整章关于宋、辽、金的建筑变迁的文章，

爱情合伙人

●李筱懿



爱数字的大人

●meiya

昨天晚上睡前，我琢磨着月底马上要发工资，然后开始拼命联想：“年底我也许就有××万元，也许就能在老家买100平方米的房子……”想得正起劲的时候，心里另一个嘲讽的声音响起：“啧啧，你长成了爱数字的大人咯，一点都不可爱。”然后还有一个声音煽风点火地附和：“就是，就是，变成不可爱的大人了！”

《小王子》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旁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么他们就会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有一个女同事曾经在办公室里说，她买了一双有个蝴蝶结、充满浪漫气息、俏皮又可爱的鞋子，大家听了

完全无感，但是，如果她换成这样描述：“它有10厘米的高跟，跟上面镶着18颗水钻，花了5000块。”立马就会有人惊呼：“一定美爆了，穿上一定漂亮极了！”大人们就是爱数字，大人们关心月薪多少、股票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房价涨了多少跌了多少、这个那个商铺打折多少、这个那个网店满多少送多少。

小时候我们了解朋友是这样的：“你喜欢玩开飞机的游戏吗？你喜欢唱什么歌啊？你妈妈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长大了你只会问：“你多大年纪？弟兄几个？体重多少？你爸挣多少钱？”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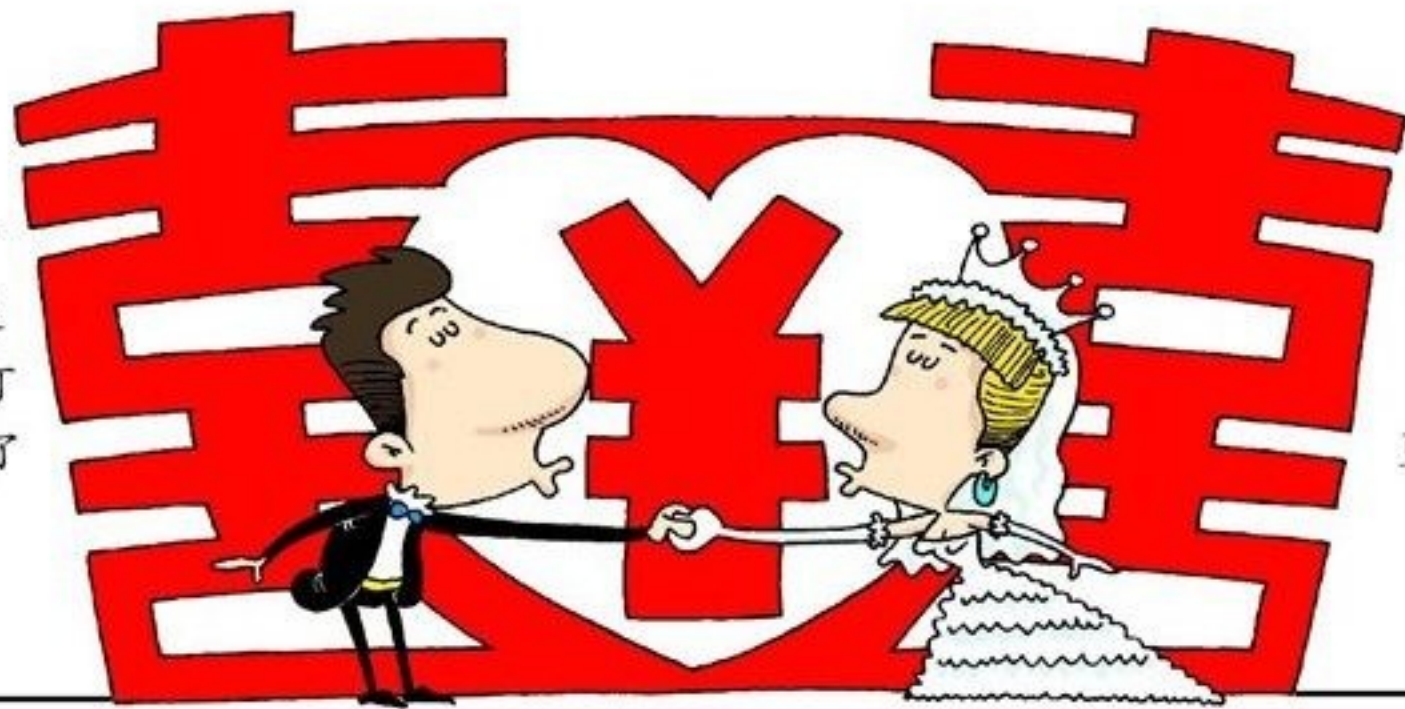
大人们不会关心一朵花盛开的香味是怎样的；不会关心冬天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如何照耀大地，给人带来温暖的；不会关心他们的爱人需要的是陪伴而不是金钱；甚至他们都没空抬头看看此刻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因为他们匆匆赶着去距自己500米远的自动取款机上取出1万块来买一块打了8折的手表。

这是一个想象力匮乏的时代，人们需要用数字来衡量一切，包括爱情。数字成了证明爱情的方式。男朋友的月薪有没有过万？他为我买了多少克拉的钻戒？我们可以住在多大的房子里？他肯为我们的婚礼花多少钱？如果没有达到心里的那个数字标准，那就不能证明他爱我。

我们忘记了用心去感受，而依赖于用数字做判断。数字是如此冰冷而缺乏感觉，可是人们却用它来衡量和证明一切。是大人们太愚蠢，还是数字太强大？

（继续前进摘自豆瓣网，小黑孩图）



或者描绘宋朝都城还要费劲得多”，但是，她愿意把更多研究学术的时间让给丈夫，这是她对丈夫最有力的支持。

两人的女儿梁再冰说：“我的父母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没错，这就是最合适的爱情合伙人，就像梦露说的，“如果你无法接受我最坏的一面，也不配拥

有我最好的一面”，而他们，都坦然接受了对方最好和最坏的那一面，并不要求对方违心拗成自己喜欢的造型。

于是，当我们看到两个人恋爱成功并相互选择，大多意味着，他们学会了适应彼此。

当男男女女都对爱情失望，实际上，错误的不是爱情，而是没有找到爱情合伙人。

（春心摘自新浪网，（西班牙）阿尔波托图）

行李房前的马路上没有一棵大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他已经将8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很有信心地骑在黄鱼车上，他徒劳地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退了半步，然后说：“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小伙子就说：“15块钱。”他说：“10块钱。”小伙子又说：“12块钱。”他要再争，这个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棵树，树影团团的，他泄了气似的，浑身没劲，小伙子跃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然后，他们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小

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嗯。”小伙子接着问：“你在哪里上班？”“机关。”“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想糊弄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用，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脊，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他很渴，可是心想：如果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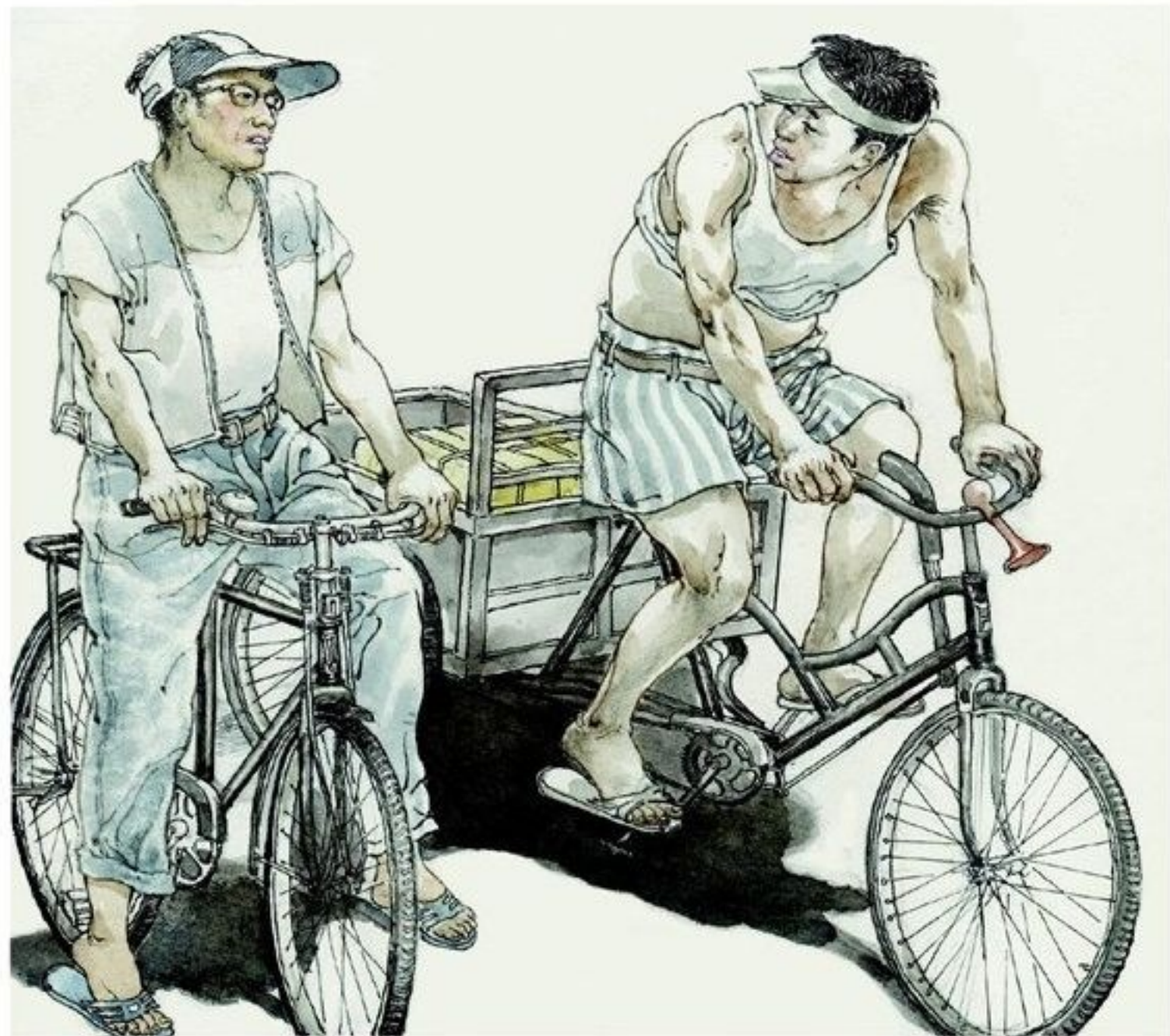
小伙子又问道：“你每天是在家还是在单位洗澡呢？”他先是想说“在家”，可一想到这人也许是想在他家洗澡，就改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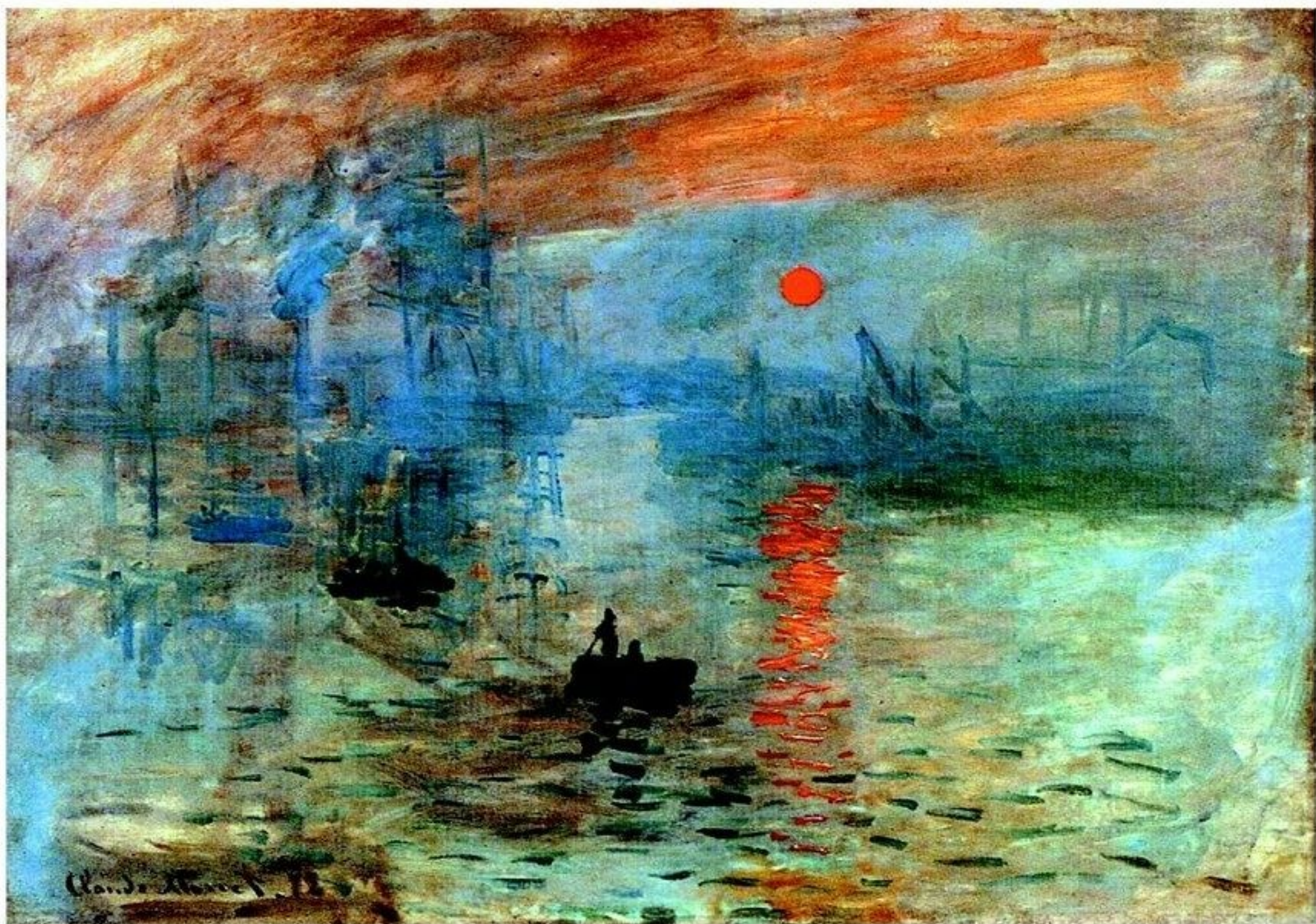
“单位”。这时又想起自己刚说过单位浴缸没人用，就又补了句：“看情况而定。”那人接着问：“你家的浴缸是大还是小？”他不得已地说：“很小。”“怎样小？”“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里面要蜷着腿。”“那你就把水放满，泡在里面；或者站在里面，用脸盆盛水往身上泼，反倒比较省水。”“是的。”他答道，心里却动了一下，望了一眼那人汗淋淋的身子，想：其实让他洗个澡也没什么。可是想到女人说过“厨房可以合用，洗澡间却不能合用”的道理，就没再想下去，这时候已到了市区，两边的梧桐树高大而茂密，知了懒洋洋地叫着。风吹在热汗淋淋的身上，很凉爽。他渴得非常厉害，他已经决定去买两瓶汽水，他一瓶，那人一瓶，可是路边却没有冷饮店。

“我兄弟厂里，天天洗澡。”小伙子告诉他。他想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是在哪里。可他懒得说话，正午的太阳将他烤干了。望了望明晃晃的马路，他不知到哪里了。他想，买两瓶汽水是刻不容缓了。那人也像是渴了，不再多话，只是埋头蹬车，车链条吱吱地响，他们默默地骑了一段。他终于看见了一家冷饮店，冰箱轰隆隆地响着。他看到冷饮店，便认出了路，知道不远了，就想：忍一忍吧，很快到家了。为了鼓舞那人，他说：“快到了，再过一条马路，就有一条弄堂，穿过去就是。”小伙子振作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天气，你一般是洗热水澡，还是洗冷水澡？”他支支吾吾的。小伙子又说：“冷水洗澡的时候舒服，热水洗过以后舒服。不过，我一般洗冷水澡就行了。”

洗澡

王安忆





日出·印象 克劳德·莫奈/画布油画/48cm×64cm/1872年

印象派的黎明

◎杰里米·伯林

1872年11月13日早晨7点35分，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发生了一件改变艺术世界的事件。克劳德·莫奈从旅馆房间中凝视窗外，然后开始画下眼前的景色。这件作品就是《日出·印象》——它代表着一场艺术运动的发端。

我们如何得知印象派诞生的确切时间？这要归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唐

纳德·奥尔森，他能用天文学方法解开艺术和文学领域的谜团。奥尔森先是扑在一张张地图和照片上辨别莫奈当年落脚的旅馆和房间，然后转向天文学——利用朝阳和残月来确定当时的潮汐、季节和时间点，并参考了电子数据库中的19世纪气象记录。最后的线索来自画中的烟柱，它们表明当时刮的是东风。

以上发现再加上莫奈写在落款中的“72”，一锤定音，一幅不朽名作被盖上了精确的时间戳。🌿

（月落摘自《华夏地理》2015年第4期）

他心里一惊，心想这人是真要在他家洗澡了，洗就洗吧，然而女人关于浴缸文明的教导又响起在耳边，就没搭话。

到家了，小伙子帮他把书搬上二楼。他付了钱，又从冰箱倒

了自制的橘子水给小伙子喝。小伙子很好奇地打量他的房间，这是两间一套的新公房，然后说：“你洗澡好了，我喝了汽水就走。”这一回，他差一点儿要说“你洗个澡吧”，可最终还是把话

咽了回去。那人坐了一会儿，喝完了橘子水，又问些关于他家和单位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出门后说：“你可以洗澡了。”🌿

（六月的雨摘自豆瓣网，何保全、于泉滢图）



崇祯十七年三月丁未，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大明覆亡。

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守卫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是：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赏了他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历史没有留下这个捐款者的姓名。他当了一天千户，明朝就灭亡了。这个无名者，应该是崇祯临终前，极少能让他心感温暖的人之一了。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两万两，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新鲜”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叫卖，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咱真的没钱捐，看你能怎么着。

崇祯急啊，于是想树个榜样，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

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周奎身为国丈，与大明皇室休戚与共，怎么也该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打了个1折，

崇祯募捐

●关山远

只肯捐1万两。

此时，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了徐高的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两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就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做表率。做完思想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又干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万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崇祯总计募集了20万两。明朝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没有福布斯排行榜。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谕他们，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出血，崇祯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钱是我的，国家是你的”

权贵们为什么不愿意捐款救国？研究者认为：这帮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有种普遍的心理——皇帝不缺钱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干吗要我们出钱？

崇祯有钱吗？历史上有个“崇祯小气亡国”的说法，其来源是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的记载，说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在宫中找到了崇祯的内帑32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崇祯明明有大把银子，却不舍得花，国难当头了，还觑着脸找大臣要钱。但这种说法，已被证伪。提供“崇祯真穷”佐证的，是一个名叫赵士锦的人，他在京城陷落之前奉命接管国库之一、工部下属的节慎库，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他无疑比杨士聪更接近真相。

赵士锦后来从闯军中逃出来，把自己在历史巨变之中的经历写成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章，今天看来，它们就是记载1644年天翻地覆剧变的报告文学杰作。他在《甲申纪事》中写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在《北归记》中，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确实很穷，他上任后接了一个烂摊子，自己省吃俭用，



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在皇宫里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

满朝文武，不知道崇祯很穷吗？

明末，君臣关系也很奇特，互不信任，谁也不愿担责任。皇帝哭穷，权贵们心想：“骗谁呢？想敲诈啊？”于是皇帝找他

们要钱，他们便哭穷。君臣似乎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大臣，知道国家的财政状况，知道这个骄傲的皇帝，不到走投无路，决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找大家要钱。但他们有更深层的考虑：这是你朱家的天下，丢掉就丢掉了，关我啥事？凭什么要我出钱？

他们知道李自成的闯王大军即将兵临城下，他们也做好了改朝换代的准备：反正咱有管理才能，熟悉政治，谁当皇帝没关系，都得用我吧？

明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崇祯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让皇帝很失望。城破前三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魏藻德还是保持着跪姿，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城破了，皇帝死了，魏藻德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无耻的人回答：“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大臣们如此，平头百姓更是如此：谁当皇帝，关咱啥事，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没有军饷，咱为什么要卖命？

“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大明灭亡，浩劫来临，接踵而来的是数十年残酷的战争，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最后，要讲讲那些不肯捐款救国的明末权贵们的命运。

魏藻德，就是那个勉强捐了

500两银子的家伙，想投降，结果被拒，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他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嘴数十下。

被打耳光，只是魏藻德厄运的开始。他被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五天五夜的酷刑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魏追征说：“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旋即被斩首。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京城之中，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到处是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那个国丈周奎，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当初，太监徐高奉崇祯之命劝捐，周奎百般耍赖，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意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没了，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呢？”

偏偏有人，就那么糊涂……

（千里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3月20日，黎青图）

塞万提斯： 悲喜人生胜过堂吉诃德

◎刘心印



1616年4月23日，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英语文学和西班牙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同一天离世。

塞万提斯的战友胡安·德·乌尔维纳曾为塞万提斯的葬礼写过一首诗：“行人，旅行者，塞万提斯葬在这里；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他走完了他的路，但是他的名声没有死去，他的作品也没有死去……”塞万提斯无疑是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瑰宝，西班牙语甚至被称为“塞万提斯的语言”。有人把其不朽名作《堂吉诃德》称为“西班牙人的《圣经》”。今天，在西班牙人的身上仍然能看到其书中人物的乐观和热情。

不幸的少年

曾有十几个地方先后声称是塞万提斯的故乡，人们用了一个多世纪来确认，直到18世纪中期在一间教堂找到了塞万提斯的受洗记录，才最终确定他的出生地是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阿纳雷斯镇。

1547年9月29日，塞万提斯出生于一个贫穷而动荡的家庭。他的祖父胡安·德·塞万提斯一辈子都在打官司，有时替别人打，有时替自己打。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68岁那年，老胡安扔下全家人离家出走，只带走了最小的儿子，并在科尔多瓦和一名女佣生活在一起。

塞万提斯的父亲罗德里戈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命运更糟，一辈子不是在借债就是在还债。父亲离家出走，罗德里戈只得承担起养活母亲、姨妈、妻子和孩子们的重任。他有7个孩子，排行第四的米格尔就是日后的文学巨匠。

从事着卑微的工作，罗德里戈要养活一大家人，殊为不易。1551年，他决定换个地方碰碰运气，卖掉家产，举家搬往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他落入了一个放高利贷人的手中，最终被投入了监狱并被查封了家产。保留下来的财产清单，让人看了伤心，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只有3把椅子和两张板凳。

两年后，一家人来到了科尔多瓦。罗德里戈和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老胡安帮他介绍工作但没有回家，仍然和女佣住在一起。塞万提斯经常提到科尔多瓦，这里的流氓、小贩、官吏和工匠都永远地留在了他的作品里。7岁那年，塞万提斯上学了，他酷爱阅读和诗歌，在马路上捡到一张纸片都要读一读，但他不善表达，还有点口吃。

安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塞万提斯一家又搬到了塞维利亚。在伯父的帮助下，罗德里戈买了几套房产，一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1566年，19岁的塞万提斯跟随父亲来到了首都马德里。当时的西班牙一方面是庞大的帝国，征服了美洲，在宗教上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化正处于黄金时代；另一方面，遍地都是饥饿、乞讨、瘟疫、凶杀、宗教裁判和愚昧、海盗、官僚主义、司法腐败……马德里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城市更大，塞万提斯身处其中，深受其害。好在，他和其笔下的人物一样善于在逆境和困顿之中保持乐观、寻找希望。

为保住右手而失去左手

在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人们拔出腰中的佩剑一决胜负是很

寻常的事情。1568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年轻气盛的塞万提斯和一名泥水匠在皇宫所在地决斗，并且把对方刺伤了，遭到通缉。司法部门抓不着塞万提斯，就宣布他犯了叛逆罪，处以砍掉右手的刑罚，当然前提是要先抓住他。后来事情的发展，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小说：一个人为了不被剁掉右手而出逃，最终失去了左手。

塞万提斯途经巴塞罗那逃到了西班牙国王管不到的地方——罗马，那一年他22岁，正是闯荡世界的好年华，可以说，他在最好的年龄到了最好的地方。在罗马，为了结交上层人物，塞万提斯几经周折在主教家里谋得了一个职位——在客厅当佣人。但显然，他的希望落空了。1570年，塞万提斯报名参加了将要和土耳其人打仗的舰队。后来，他在《堂吉珂德》中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了原因：“有两条路可以让人致富或者成名，一条是习文，一条是习武。我的武功胜于文才。”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文才胜于武功。

当时西班牙有句俗语：“教堂、海洋、伺候君王。”即年轻人求富贵、谋出路有3种途径：一是读书当教士，二是出海经商，三是进宫廷或为国王打仗。当时西班牙在海上正受到土耳其的军事威胁，受过严格宗教教育的塞万提斯认为，当一名基督教士兵去与异教帝国作战是无比光荣的事。不可否认，此时血气方刚、正在谋求出路的塞万提斯，恐怕也把参加这次战争作为出人头地的良好机遇。

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班牙，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功

劳去请求相应的奖赏，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塞万提斯曾写道：“假惺惺的甜言蜜语从未让我感到高兴和满足，但无须隐讳，我希望自己的成就得到称颂。”塞万提斯一生中多次提出请求，从未泄气，但几乎每次都是空手而归。

那时，士兵的生活很乱也很特别。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每个人的穿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和经济能力。他们的打扮通常很怪异，不仅色彩鲜艳，而且爱插些羽毛。所以，西班牙士兵得到了“鸚鵡”的称号。军队的兵种根据各自使用的武器被分为长矛手、滑膛枪手和火枪手等。塞万提斯是火枪手，属于轻兵种，配有一把长剑和一个带沿的头盔。

1571年10月7日，塞万提斯所在的舰队在勒班陀海峡遇到了土耳其舰队。尽管高烧呕吐，塞万提斯在海战中仍然表现得十分英勇，他本人后来经常以此为荣。勒班陀海战非常惨烈，双方都损失惨重，塞万提斯所在的“侯爵夫人号”上死了40人，伤者过百，塞万提斯中了3枪，两颗子弹打到了胸部，一颗击中了左手。后来，在谈到他因伤而残疾的左手时，他说：“它很美，因为这是在战神之子、令人永远崇敬的卡洛斯一世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效力时，在一次空前绝后的值得纪念的崇高机遇中获得的。”“虽然我的伤口不会在别人眼里大放异彩，至少知其来历的人见了会肃然起敬。”塞万提斯因此被人们称为“勒班陀的独手人”。

虽然立下战功，但塞万提斯建功立业的愿望却没有实现。1574年，他决定结束士兵生

活，并于第二年秋天离开了他挚爱的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

被海盗绑架

虽然中了3枪，塞万提斯却没有否极泰来，厄运才刚刚开始。

1575年9月20日，塞万提斯和弟弟一起登上“太阳号”，与其他三艘船一起离开那不勒斯港口。途中船队遇到了两次风暴的袭击，彼此失去了联系，“太阳号”掉队并被海盗盯上了。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海盗们把船上的人全部擒获，都带到了阿尔及尔。当时，这座城市里最热门的生意就是把海上的旅客和沿海地区的居民抓来当奴隶。

从那不勒斯出发前，为了能在马德里找到一份文官的工作，塞万提斯请求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和塞萨公爵为他写了推荐信。很难评估这两封推荐信的价值，因为它们一方面让海盗们把塞万提斯当成重要人物，而免于将他在俘虏市场上公开售卖；另一方面，又让他的赎金比其他人多了一倍。

后来，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间接回忆了那段日子：“赎金迟迟不到的人被派去干活或者砍柴，这些活干起来一点儿也不轻松，为了让他们加紧写信去催赎金。我当时被当成了等赎金的人，不管我怎么告诉他们我没有家产，无法搞到赎金，都没有用。我同许多被挑出来的绅士和贵人关在一起，忍饥挨饿、衣不蔽体，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耳闻目睹施加在基督徒身上的暴行。每天都要绞死一个人，轮到谁就是谁，没准什

么时候会被棒打或者割掉耳朵……”塞万提斯知道父亲根本拿不出兄弟俩的高额赎金，于是，天性乐观又渴望自由的他先后策划了4次越狱。从越狱的次数即可以推测出结果，其中一次，塞万提斯还差点儿被砍头。

一贯倒霉的罗德里戈为了凑齐两个儿子的赎金而费尽心力，不惜变卖家产；塞万提斯的母亲甚至谎称自己是寡妇，骗到了远征军委员会的补贴；他的两个姐妹也卖掉了自己的嫁妆。家人终于在1577年赎回了塞万提斯的弟弟，在1580年赎回了塞万提斯。

结束了5年零1个月的俘虏生活，塞万提斯重获自由，这时他已经33岁。

一声大笑颠覆骑士文学

回到西班牙后，塞万提斯除了为国王当过一段时间信使之外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写作成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通过一些戏剧界朋友的帮助，他开始写小说和剧本。1583年，他出版了小说《伽拉泰亚》，到1585年，他已经写了20多个剧本，成为有名的剧作家。

1584年初，塞万提斯和一位名叫安娜·德维亚布兰卡的有夫之妇相好，并生了一个女孩，取名伊莎贝尔。但同年年底，他又爱上了一个名叫卡塔丽娜的女人，并与之结婚。那之后的10年里，塞万提斯并没有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在几个地方担任过军需官，负责征收粮油，时常和当地农民发生矛盾，几次被控告滥用职权和贪污。这段时期，塞万提斯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工作之余完成的，因此作品不多，只发表

了1篇谣曲和3篇小说。

又过了10年，塞万提斯才把《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初稿交到出版商手里，初版印数仅为500册。没想到《堂吉诃德》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一年内重印6次，还出现4种盗版。它被翻译成英文，并迅速流传到美洲，人人都喜欢看。“小孩子翻着读，小伙子细细读，成人熟读，老头子颠头播脑地读。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翻来覆去读得烂熟。每看见一匹瘦马，人们就说：‘罗西南多来了！’……每个贵人家的待客室里都有《堂吉诃德》。一人刚放下，另一人就拿走了；有人快手抢读，有人央求借阅……”

《堂吉诃德》第一部的成功，促使塞万提斯抓紧时间赶写第二部，在病痛的困扰下，4年里他写了72章。就在塞万提斯笔耕不辍的时候，1614年9月，一个名叫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亚内达的人抢先出版了《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第二部。这部冒牌之作破绽百出，难以卒读，但仍然借着《堂吉诃德》的声名大卖。塞万提斯的愤怒可想而知，但能怎么办呢？他只有更加努力地赶写小说，终于在一年后出版了真正的《堂吉诃德》第二部。此时，塞万提斯已心力交瘁。

大概是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塞万提斯忍受着肝水肿和肝硬化带来的痛苦，用8个月时间写成了《佩西莱斯和塞西斯蒙达历险记》，小说完成后不久，他就在家中溘然离世。

塞万提斯在《训诫小说集》的前言中这样描绘自己的长相：有瘦长的脸，褐色的头发，平展



在今天的美国，华盛顿的雕像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利坚合众国创建者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多年后，奥巴马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编注：19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奖获得者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道：“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罗莎·帕克斯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了。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时，



罗莎·帕克斯与马丁·路德·金

做个鼓掌的人

◎熊培云

他有何感想？当年，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被逮捕了。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为美国总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数年前，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

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事后他感慨道，就是上帝也不会给这些人自由的。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从1955年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4万黑人开始用乘坐公交车以外的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走20英里去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当时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

普通人能做什么？就算你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用错了方向。他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身处转型时期，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虽然不可一蹴而就，但也少不了日常的、持久的参与。

（林冬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个社会会好吗》一书）

开阔的前额，欢悦的眼睛，弯弯的、比例适中的鼻子。银白色的胡子，不到二十年前它还是金黄色的；小小的嘴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颗牙齿，准确地说是6颗，而且状况不佳，排列得更差，彼此各不相干；中等个子，不高也不矮；脸色健康，白里透黑；背有点驼；腿脚不大灵便。

西班牙皇家学院收藏有一幅塞万提斯的肖像画，画中的人穿

着褶皱领上衣，有着宽阔的额头、瘦削的面颊和精心修剪的胡子，和塞万提斯自己的描述大体相当。但西班牙皇家学院塞万提斯中心认为：“塞万提斯的肖像没有一幅是真实的，人们所知道的所有他的肖像，都是根据他的自我描述画出来的。”

在全世界喜欢《堂吉诃德》的读者心目中，这位命运多舛的作家，大概和他笔下的骑士样子

差不多。堂吉诃德是可笑的，更是可爱的。四百多年来，每一个解读堂吉诃德的人都是对小说进行了再创作，这也许就是该小说能够具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的原因。每个时代的人，都赋予了堂吉诃德与那个时代相匹配的意义，比如浪漫、自由、勇敢、孤独。

（堂吉诃德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8期，李晓林图）



谁谋杀了“读书改变命运”

●叶竹盛

几年前，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我听一个博士生用自己做例子，讲解“读书是怎样改变命运的”。她罗列了同一个祖辈下包含十几个子辈和孙辈的家族树。家族树上，除了她自己通过读书成为博士以外，其余孙辈或务农或打工，都未能脱离祖辈原本所处的阶层。

后来，我就再没有这位女博士的音讯了，不知她是否已经顺利毕业，也不知道她能否在千军万马中成功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假如她幸运胜出，成为高校教师，她是否像很多年轻学者一样，经常感慨高校“青椒”（青年教师）收入太低、工作压力大的“悲惨”境况？她是否又会时常陷入愧疚，因为她无力回报在经济上支撑了她十年大学求学路的家人？

这是一个真理容易崩塌、信念总是动摇的时代，“读书改变命运”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随之倒下的是“知识就是财富”“书中自有黄金屋”等风行一时的教育励志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一毕业就失业”“科研穷三代，读博毁一生”“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等令人沮丧的说法。

一个曾经振奋人心的信念倒下了，问题是：谁是凶手？

我最近看了一部名为《读书致贫》的纪录片，是《为什么贫穷》系列公益纪录片中的一部，由丹麦的一个公益组织拍摄，旨在唤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读书致贫》是关

于中国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学生在高考前后的纠结；一个从独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艰难的求职经历；一个私立学院的“讲师”四处宣讲，“忽悠”低分学生到这个学费高昂、教学水平低劣的学院读书。

这部纪录片令我震惊的是，在一些情况下，教育不仅无法助人脱贫，反而使人更贫困了。穷人不是教育恩惠的对象，反而成了教育产业捕食的猎物。用纪录片中那位“讲师”的话说就是，他们学校一般只挑偏远地区消息闭塞的地方宣讲招生，因为这些学生不像城市里的学生，没什么见识，根本没办法识破这些骗局，不知道一旦进了这些学校，

面临的将是什么局面。

教育是每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穷困阶层比富贵阶层更高，因为富人更有能力自寻出路。公共产品存在缺失的地方，穷人更可能成为受害者。例如，食品安全也是一个基本的公共产品，但是现在，农村地区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监管疲弱，农民或许可以用较低价格买到商品，但可能要付出更高的医药成本去治疗伪劣产品导致的健康问题。一个国家至少应该确保穷人能够在同等成本下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假如穷人因此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或是根本就被拒之门外，那么一定是有关政策出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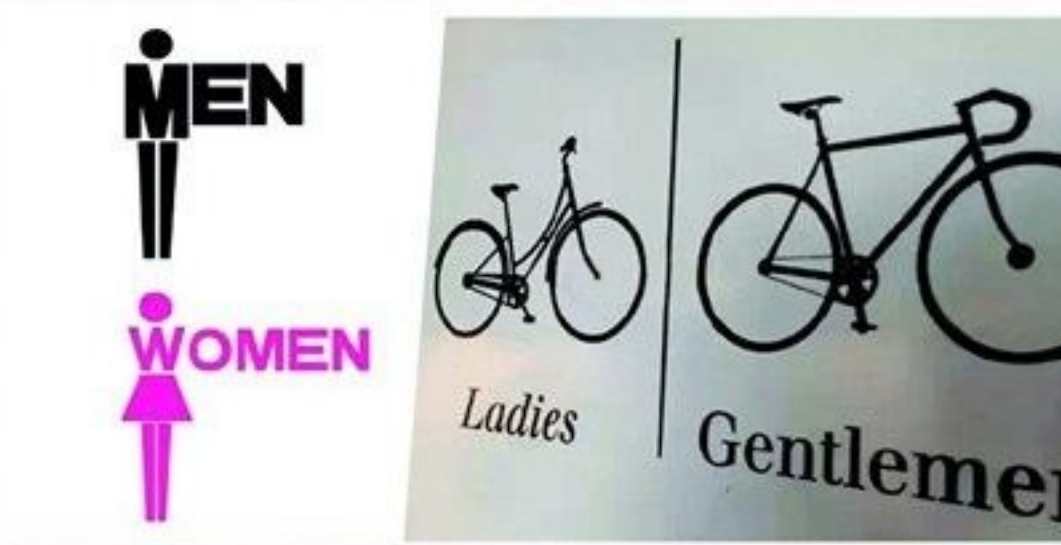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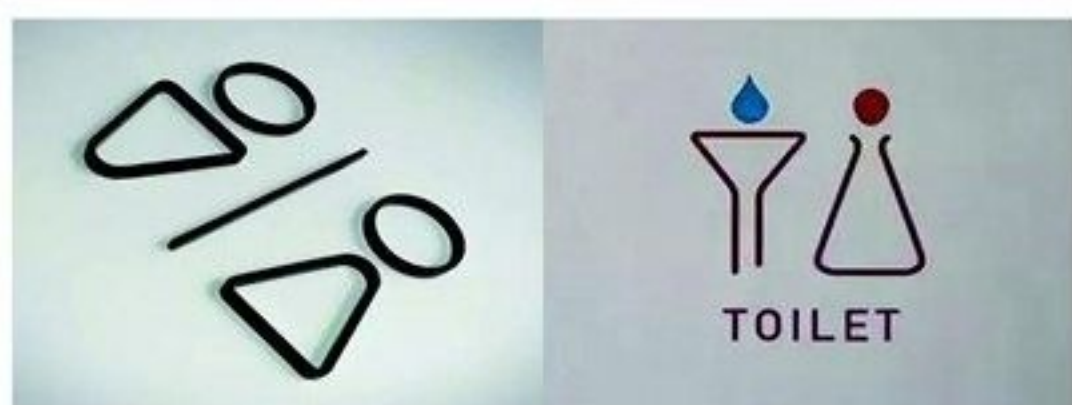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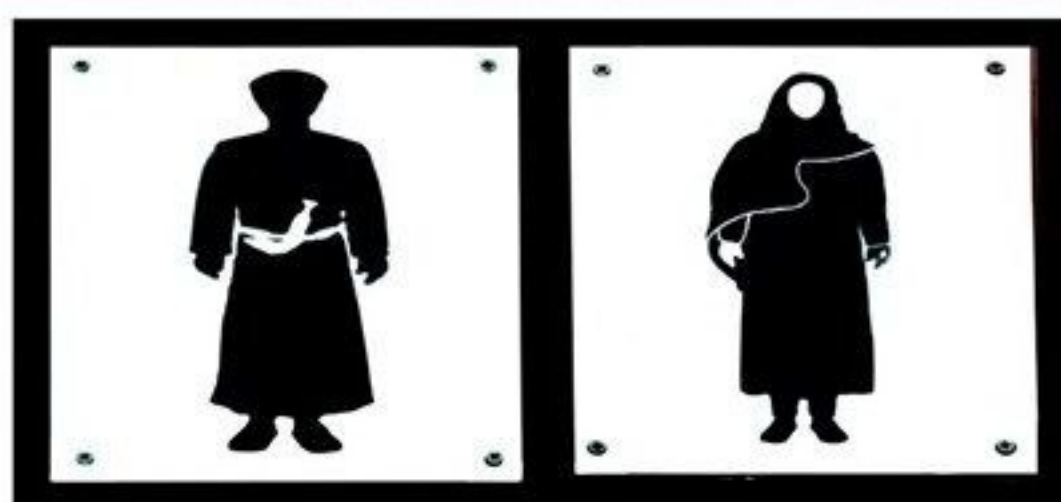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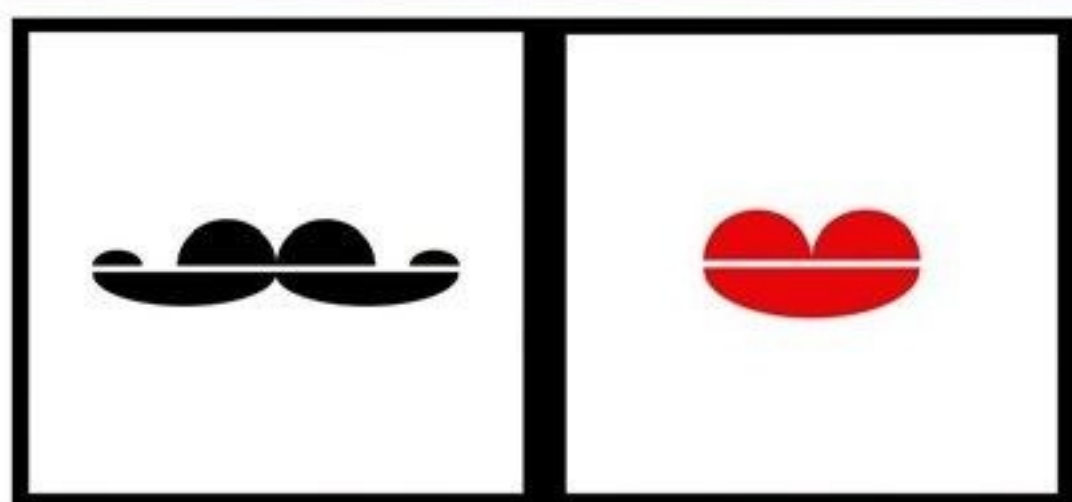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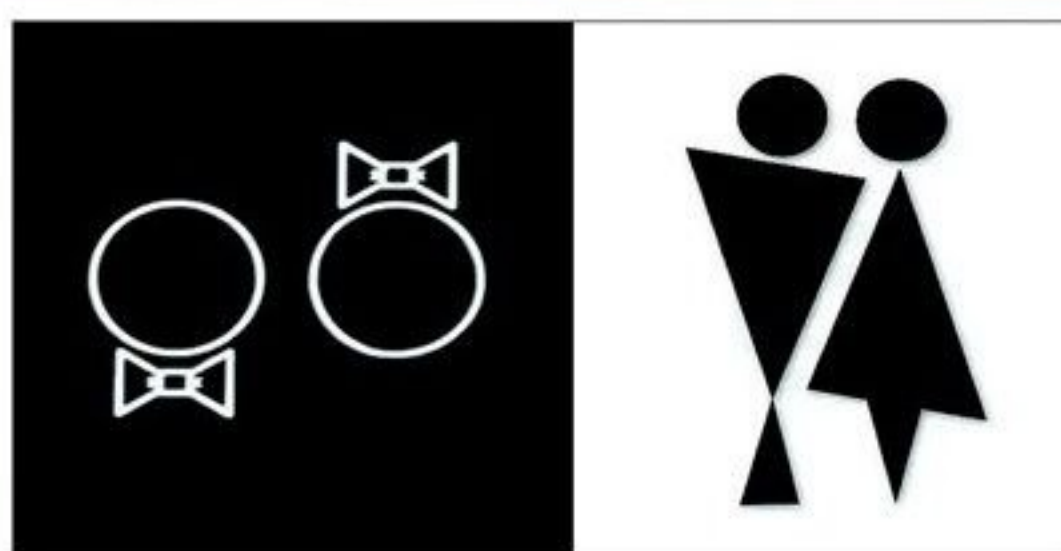
在教育方面，穷困人群几乎在每个关卡上都被抛弃了。同样是义务教育，城乡的教育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同样是天资聪颖的学生，如果家庭条件不好，就注定了在将来的求学道路上，会比其他人更为艰难——他们需要更高的成绩才能进入同样层次的大学；假如他们成绩一般，则可能要支付更高的学费进入那些教育水准非常可疑的学校。等他们毕业时，还要背着沉重的经济 and 情感债务，在熙熙攘攘的职场上负重前行。

命运总是不公平的，教育应有的目标便在于减缓乃至纠正不公平的命运给人们造成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度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当教育本身成为不公平的根源之时，这个信念便不再被坚信，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可能是受害者。

（逸尘摘自《南风窗》2015年第8期，王青图）



有意思的厕所图标





在福州，早市，一个老太太很自然地弯腰拿走她付了钱并且装好的一把葱，正要走，被卖菜的老头叫住：“麻烦把韭菜留下来！”老太太先是装听不见，老头懒得客气了：“你还拿了我的韭菜！”老太太看起来很无辜地疑惑着：“什么？你说什么？”老头重复着：“你多拿走了我的韭菜！”老太太这才故作镇静地张开手，说：“哦，不小心把韭菜也抓到了……”这一幕，从头到尾，我都看着，老头忍不住冲我坏笑着，意思是：“你看，这点小伎俩，还敢在我的地盘上玩。”显然那老太太是想贪小便宜，在拿走打包好的葱的时候，顺手牵几根韭菜，小小的狡猾被当场识破。

这样的小狡猾，我8岁时就用过。那时候，跟姐姐们打牌，“争上游”的那种玩法，两副牌，量多，过瘾，所以每次就大概把牌分成4堆，大家各自认领一堆，我一般最后拿，因为是我洗牌。奇迹是，每次我都能拿到诸如8张K之类的大牌。姐姐们都惊叹，说我牌技很烂，手气却很好。确实，我没什么真本领，就是在洗牌的时候，趁大伙不注意，事先把那些好牌踩在脚下，等抓牌抓到一半的时候，故意说手太小了，“哗啦”一下，手上的牌应声全掉在地上，然后审时度势抬起脚，把那暗藏的好牌水到渠成地捡起来……

一个朋友与他的太太常常不说话，生活如默片，若有交流，也是通过“金钱外交”。比如他在床头柜上看见一张百元钞，用打火机压着，那就说

明，他太太当天拨给他100元家用，他拿走就是，不用回应，很默契。

一天，钟点工来做卫生，在床头柜上见到300元钱，心动，然后，在衣角上擦了擦手，就取走了一张。她早摸透了我朋友夫妻间交流不畅，所以很淡定地作案。巧的是，那天，朋友的太太准备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怀念起那3张钞票，就情不自禁地到床前查看，不对啊，怎么一眨眼工夫就少

了一张。她可不是省油的灯，连老公都被她剥削成这样，拷问一个女钟点工，对她而言就是小菜一碟。不过，女钟点工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理直气壮，正义凛然道：“你不要冤枉好人，

你可以搜身啊！”于是主动宽衣解带，让女主人搜了个“无微不至”，确实，钟点工口袋里只有20元零钞。

情况有点僵，不过，女主人马上又冷笑着说：“那好，我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查个水落石出……”这下，钟点工招架不住了，赶紧投降，声泪俱下，拉着女主人的手求饶，再拉她到阳台，搬起那盆月季，那张百元钞票就压在花盆下面……两个身份不同的女人，面面相觑。女主人再次冷笑，还口头“表扬”了她一句：“看你很老实，原来还挺狡猾的！”

狮子强大，是不用狡猾的；狐狸弱小，只好狡猾。狡猾或许是弱者的一张临时通行证。难怪美国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说：“这个世界是属于

狡猾

●罗西



说故事的是一个朋友，刚过完45岁生日。

我是个已婚男人，近视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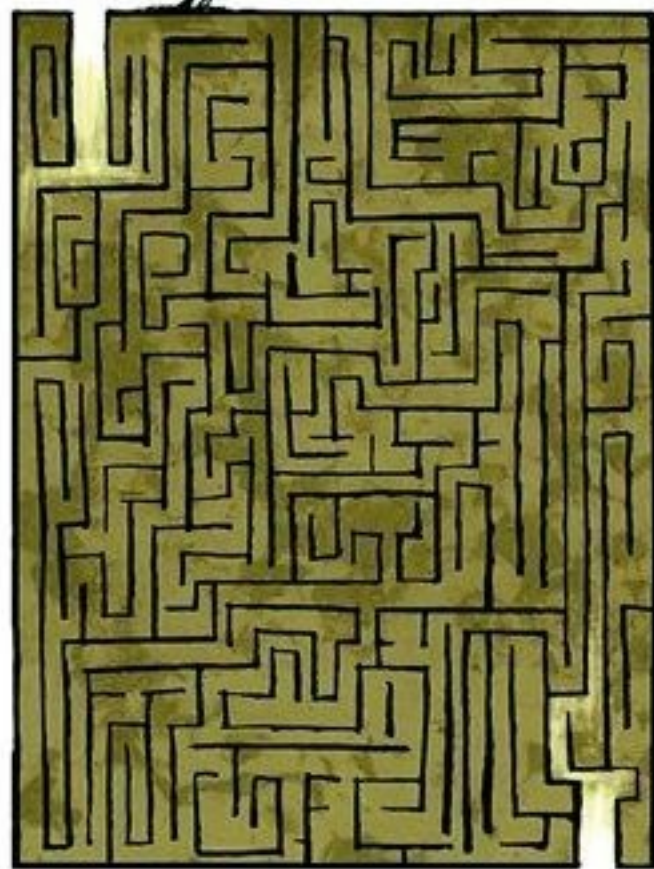
是这样的，那天我睡着了，之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不晓得为什么，有人开始追杀我……忽然，尿意变得非常急迫。我睡眼惺忪地抓起了床头柜上的眼镜，戴在脸上。我半梦半醒地走到厕所，打开电灯，这才发现，糟糕，眼前一片模糊。

无论我如何用力看，就是看不清楚眼前的马桶。我焦虑起来，告诉自己一定是视网膜剥离，或者什么眼球血管栓塞之类的病变，我得马上醒来，赶紧去医院的急诊室处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醒不过来。正当我迷迷糊糊地想着时，原先梦里追杀我的人似乎跨过梦的边界追杀过来了……正不知所措时，心里一个声音安慰我说：“梦就只是梦，不会怎样的。”

另外一个声音说：“可是眼睛瞎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

“别担心啦，梦里的人怎么可能跑到厕所追杀你？事实很清楚，从厕所、马桶，到眼睛的问题一定都是梦……”

我又忙又困，一边得逃避追杀的人，一边得担心我的眼睛，还得对付这些毫无逻辑，甚至是



明天再烦恼吧

◎侯文咏

完全矛盾的对话与想法，根本应接不暇。最后，我再也受不了了，想起了《乱世佳人》里面的斯嘉丽。

“算了，”她说，“明天再烦恼吧……”

于是我也跟着理直气壮地大

喊：“算了，明天再烦恼吧！”

我不太记得后来的事了，只觉得自己似乎变得很安心，躺回了床上……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我躺在床上，阳光亮晃晃的，追杀我的人消失无踪了。我愣住了。昨天晚上的一切是那么逼真……接着，我想起眼睛。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抓起床头柜上的眼镜戴在鼻梁上。我抱着必死的决心睁眼一看——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看得清清楚楚。

忽然间，一觉醒来，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在做梦吗？或者昨天半夜的情景才是梦？

慢慢，我注意到我太太，而不是斯嘉丽，就在旁边睡着。我一下被拉回了现实。接着我又看到我的枕头旁躺着一副样式差不多的眼镜。我好奇地拿下鼻梁上的眼镜，试着戴上枕头旁的那副。

现在我总算完全清醒过来。

没错，那是我太太的眼镜——昨夜上厕所时我抓错的那一副。

（六月的雨摘自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一书，（墨西哥）Angel Corbo图）

弱者的，因为弱者最懂得适应。”

如果社会不再清新、纯真，狡猾就会有市场。过去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篇文章，讲种子发芽的故事。其中一个事例就是：当种子开始萌发时，它的力量能顶开一块大石头。语文老师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大家就开始非常“主旋律”地发挥：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团结的力量……都被老师气急败坏地驳回了，最后小陈同学弱弱地举起手来说：“种子发芽时的力量！”老师一拍大腿：“我要的就是这个简单的答案！”小陈现在是某财团

执行董事，他回忆起这个细节的时候说：“其实同学们并不傻，但在满脑子都是‘迎合’念头的时候，就很容易变狡猾，其实也斩断了创造力。学生总以为老师代表着那些正面却空洞的口号，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就是跟着分数走。想不到，这个老师与众不同。”

狡猾，太在乎小得小失，自然就慢慢小气了、狭隘了。狡猾常常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蒙混过关，为了蝇头小利，这显然不是强者的选项。

（飘雪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勾犇图）



天生聪明,还是越来越有才

●游识猷

世界上确实有些人能从失败中汲取动力。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持有的信念——“成功和才能,是在挑战中因努力而获得的。”这种心态,就是“成长型心态”。

与之相对,相信“才能是天生具备的一种相对固定的特质”,这种心态,就是“固定型心态”。

两类人同样面对解不开的字谜,固定型心态者会这么想:“我解不开这道题,莫非是因为我不够聪明?我天生的智力达不到解题所需的水平?不,我是聪明的!现在只是有些别的因素影响了而已。我最好别求助,也不要提问,以免其他人误认为我不聪明。总之,如果我没有真正去努力解题,那么即使我做不出,我也有‘不感兴趣’这个理由,来说服其他人。”

而成长型心态者会这么想:“哎,我解不开这道题,这真挺难的,我努力一下肯定能从中学到不少!我正好练些新的解题方法。还不行?有意思。我还可以试试求助,在老师或者擅长解题的朋友的帮助下,我肯定能变得更聪明!总之,世上最糟糕的事,就是明明有个渴望的目标,却没有尽力尝试就放弃,白白错

失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对固定型心态者来说,“遇到挫折需要努力”等同于“缺乏才能”,又等同于“我真失败”。对成长型心态者来说,“遇到挫折需要努力”则等同于“我正在努力中变得更好”。

不难想象,不论是在事业、运动还是艺术上,两种人在逆境中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固定型心态甚至会影响人的感情生活。当你坚信“我基本不变”“伴侣也基本不变”时,“寻找正确的人”就变得无比重要。固定型心态者会在和伴侣关系变差时,很快得出“遇到挫折说明我们不适合”的结论,然后迅速逃离。

成长型心态者相信自己 and 伴侣的性格特质都有改变的潜力。改变需要一个人渴望改变、承诺改变,并将改变付诸行动。但很多时候,相信“有潜力改变”已决定了后续抉择。感情陷入低谷时,成长型心态者下的结论是“遇到挫折说明我们需要调整和成长”,对他们来说,矛盾是学习沟通的机遇,冲突是了解彼此的时机。

(米明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11期, 邝飏图)

德威克在一群小学生身上发现了某种区别。其时她正在做“如何应对失败”的研究,在实验方案中,她先给孩子们一些特别难的字谜,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她事先设想,孩子们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拒绝面对失败,沮丧地丢开字谜,或者假装对字谜不感兴趣;二,坦然承认失败,冷静接受自己解不出字谜的现实。

但有些孩子竟然有第三种反应——他们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些解不开的难题。一个孩子快活地说:“太棒了,我喜欢挑战!”另一个则满头大汗但不掩愉悦:“猜字谜能让我增长见识!”

德威克随即意识到,这个世

先做个小测验

① 关于智商,你最同意的说法是:

A.智商是人内在的基本特质,一个人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智商。

B.测试能测出一个人固有的智商,由此能推断出这个人将来的聪明程度。

C.一个人不管智商高低,总能多少改变自己的智

商。

D.智商可以大幅改变,没有一个测验能测出一个人将来的聪明程度。

② 关于性格,你最同意的说法是:

A.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但你个性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不会变的。

B.你就是这么个人,没有任何方法能让你真正改

越南河内政府曾经颁布过一条法令：一个人每交出一只死老鼠，政府就给他发一份钱。政府这样做本来是想控制鼠灾，却导致人们养殖老鼠。

1947年，当死海卷轴被发现时，考古学家们悬赏收集新发现的羊皮纸手稿。结果，为了增加手稿的数量，那些羊皮纸被撕碎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当有人悬赏征购龙骨时，农民们会将挖出的完好的龙骨砸碎，前去领赏。

一家企业的董事会向管理层承诺，一旦实现一个目标，就奖励一份特殊津贴。结果如何呢？经理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定尽量多的目标，而不是思考如何让企业赚钱。

这是激励“过敏”倾向的例子。它说明了一个事实：人们会对激励机制做出反应。这不奇怪，人们都会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次要方面：第一，一旦有激励加入游戏或改变了激励，人们就会迅速而剧烈地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二，人们是对激励做出反应，而不是对激励背后



激励有时会过敏

◎[德]罗尔夫·多贝里

◎朱刘华 编译

的目的做出反应。

好的激励机制会将目的和激励联系起来。举个例子：在古罗马，当一座桥竣工通行时，工程师必须站在桥拱下。这种机制会鞭策工程师将桥建得足够稳固。

你想影响人们或组织的行为吗？那你可以通过价值观和愿景进行说教，但通过激励似乎总是

更简单。这些激励不必是货币，从学分到诺贝尔奖再到未来生活的特殊待遇，什么都可以。

在中世纪，为什么以贵族为主的人们会跃上战马，参加十字军东征？前往耶路撒冷的艰难骑行会持续至少6个月，还要穿越敌人设防的危险地带。所有这些，参与者都是知道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险呢？就是因为激励机制。如果活着回来，他们可以保留战利品；如果死去，他们会作为殉难者前往彼岸，带着殉难者应得的好处。这是一件稳赢不输的事。

按实际开销付钱给律师、建筑师、咨询师、会计师或驾校老师是愚蠢的。这些人受到激励，就会尽可能多花钱。因此，请你事先约定一个价格。专科医生总想尽可能全面地为你治疗和动手术，即使没那个必要。投资顾问乐于向你推荐金融产品，因为他们会得到一份销售佣金。古老的谚语怎么说来着：“千万别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

（飘雪摘自中信出版社《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勾犇图）

变。

C.不管你是怎样的人，总是可以有较大改变的。

D.只要你愿意，你总有办法改变自己最深层的性格类型。

③关于运动能力，你最同意的说法是：

A.一个人生下来后，运动能力已经确定。

B.要擅长运动，必须拥有良好的运动天赋。

C.要擅长运动，必须学习一些运动技巧并经常练习。

D.如果我更加努力锻炼，我可以提高自己的运动成绩。

④关于爱情，你最认同的说法是：

A.注定彼此适合的恋人，不需要总和对方争执。

B.真正好的感情，一定是自然而然就融洽和睦的。

C.再好的爱情里都有冲突，选择一个伴侣就是选

择一系列问题。

D.即使我的伴侣不够完美，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可以改善。

⑤你什么时候自我感觉最棒：

A.当我能迅速完成某件事，而且做得完美时。

B.别人做不到某件事，我却能轻易做到时。

C.有件事非常困难，我从前做不到，尽了全力后终于可以做到时。

D.经过漫长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案时。

你的答案是AB多还是CD多？假如AB更多，你可能拥有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威克所说的固定型心态；假如CD更多，你很可能拥有另一种心态——成长型心态。这两种心态，正是对你人生影响最深远的“核心价值观”。

如何面对触摸屏

●曹 玲

方畅购买了他的第一部 iPad 之后，妻子注意到他们两岁的儿子很快迷上了这个新设备。他能在 10 分钟内掌握它的用法，比如如何解锁，如何使用主页按钮，如何打开应用程序。

即便居住在高科技产业云集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方畅也意识到“触屏时间”具有潜在的危害。“平板电脑就在那里，这是未来的浪潮，孩子很难不被影响。我们希望教会他如何健康、有意义地使用这些设备。”方畅说。他在网上寻找既有教育作用又值得一用的应用程序（App），发现有上千种 App 归属于“教育”类别，但是被动、毫无创造力。有些儿童 App 甚至欺骗用户泄露个人信息，一些还带有广告和暴力内容。

每年都有数千种针对孩子的 App 上线，如今，开发者已经开发了数种针对 1 岁孩子的 App，你在 YouTube 上能看到 9 个月大的婴儿在 iPad 上玩宝宝弹钢琴（Baby Piano）的游戏。

在这个领域，商机似乎无所不在。2013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一个叫作 CTA Digital 的公司推出了一款产品——iPotty 婴儿马桶。iPotty 有一个可拆卸的马桶、座椅和一个为男孩子设计的便池，前端还多了一个放置 iPad 的展台，支持垂直、水平两种摆放方式和 3 种不同角度的切换。iPotty 的开发者称，这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在娱乐游戏的同时学会如何上厕所，因为当他们被有趣的卡通或是游戏吸引时，他们并不排斥在马桶上多待一会儿。

一些儿童智力发展专家对儿童过早接触新的互动技术表示担忧，认为

这很危险，增加了儿童的“屏幕时间”，对儿童的发展有很多负面影响。同时，一些人却认为“App 一代”具有巨大的潜力，甚至主张给每个孩子一部 iPad，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些幼儿园甚至引入了 iPad 绘画、写字课程，以帮助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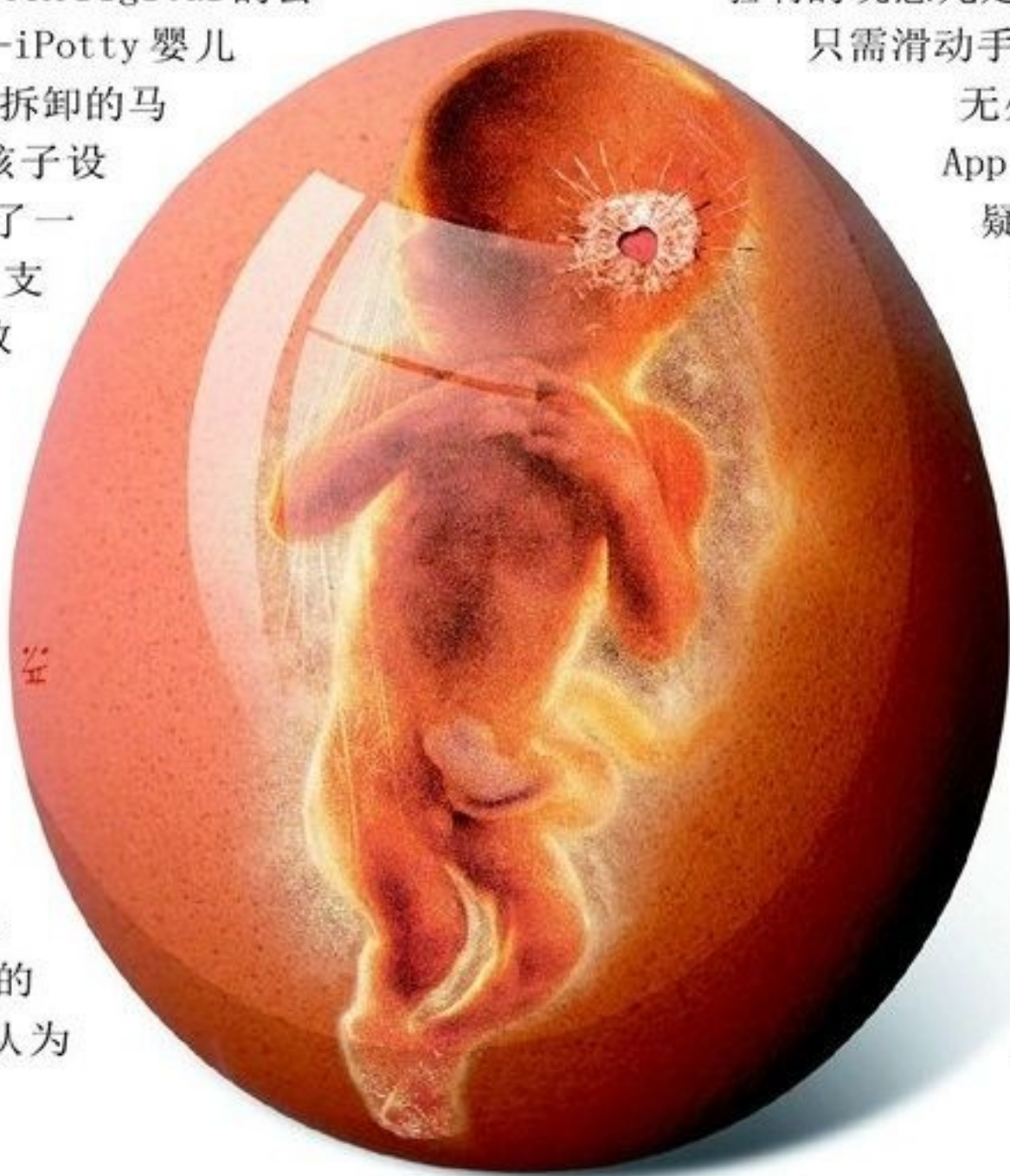
什么是健康的使用方式

与技术打交道的一代人被冠以各种名称，“数字移民”“数字土著”“千禧一代”等等。2001 年，美国教育学家马克·普伦斯基提出“数字土著”的概念，该概念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成长在数字环境下、能自信而娴熟地使用电脑技术的群体。这群人的后代基本上还不到 10 岁，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触屏一代。

对于触屏一代而言，他们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时就接触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带有外置键盘和鼠标的台式电脑似乎已然成为古董，敲起字来噼里啪啦响的玩意儿是父辈使用的，对他们而言，只需滑动手指头即可解决所有问题。

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iPad 和 App，使得家长产生很多顾虑和疑问，比如，使用多长时间是合适的？有年龄区别吗？长时间使用这些设备有什么风险？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年龄未超过 2 岁的儿童不要接触任何电子设备；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建议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为每天 1~2 个小时。此外，学会鼓励父母“在家建立‘无屏幕’的空间和时间，确保儿童的卧室里没有电视和电脑，并在





吃饭时关闭电视”。

事实上，事情不是打开或关闭开关那么简单。专家无法给出一个一刀切的方法，父母只能依靠自己的常识和经验行事，以自己的理解协调孩子和技术之间的关系。陈思亮的儿子丁丁第一次接触到iPad时大约3岁。一家三口去餐厅吃饭时，丁丁不停地拿筷子到处乱戳，扭来扭去要从餐椅上下来。爸爸从包里掏出iPad，下载了一个绘图游戏，打开后屏幕上出现画布和蜡笔。丁丁瞬间安静下来，陈思亮和妻子好好吃了一顿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当父母面对不听话的孩子而不知所措时，经常塞给他们一部iPad或者智能手机，让他们老实坐在餐桌边上，不要乱跑，不要总是打断大人谈话。

从那时起，iPad经常出现在丁丁的生活里，陈思亮给他下载了一些教育App。他和妻子并不希望孩子总是把时间耗在电脑上，不过他们也看到丁丁和iPad有一段愉快的相处时光。最终，陈思亮制定了一个规则：在丁丁玩其他种类的游戏之前，必须先花点时间在教育App上。这样做的结果是，父母和孩子在对待iPad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过度纠结。

除了陈思亮这种找到和谐相处模式的家长之外，还有大量束手无策的父母和“中毒至深”的孩子。陈思亮的朋友李齐家的孩子2岁半，见到家里的笔记本电脑、iPad和手机就嚷嚷着要玩一种消除泡泡就可以得分的游戏，或者听儿歌、看动画，如果不给就大喊大叫，哭闹不已。如果给他限制时间，拿走的时候依然要大哭一场。陈思亮的方法在李齐家完全无用武之地，家长只好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藏起来，严禁孩子接触。他们很反感某些幼儿园里使用iPad教学的方法：“在家里我们不让接触这些设备，在幼儿园里就管不着了，上瘾了怎么办？回家哭闹着要怎么办？”

一些孩子祈求使用iPad时的模样着实令家长上火，一些家长担心孩子痴迷、上瘾，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会变成“僵尸”。所谓“僵尸效应”，指的是当上蹿下跳闹个不停的孩子坐到电视机前，立刻就变得安静老实，视周围一切如无物。比如英国之前报道了4岁的女孩玩iPad上瘾，长达一年时间每天玩3~4个小时，当iPad被拿走时她变得沮丧、伤心欲绝，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疗。女孩的医生理查德·格雷厄姆说：“孩子几乎一出生就接触到网络。他们看自己的父母玩移动设备，他们也想玩。有时

候我觉得产前培训课程应该包括如何合理使用互联网。”他建议：“不要把你的iPad放在孩子周围，孩子看到那么多漂亮的颜色，他们会忍不住去玩。”

电子设备究竟会怎样改变孩子

事实上，没有人能回答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儿童智力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没有人确切证实iPad会让学龄前孩童变得更聪明，或者教会他们英文，或者让他们的神经元回路变迟钝，因为这种装置问世才5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寿命中心主任盖瑞·斯默尔博士坦承：“我们真的还不了解这些技术产生的神经生物学影响。”在他看来，大脑对iPad和智能手机屏幕等刺激物高度敏感，如果人们在一个数字产品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而更少地与其他人互动，如餐桌旁的父母，可能会阻碍交流能力的发展。

当孩子们愉快地坐在餐桌旁，盯着光亮的屏幕时，他们没有参与任何谈话，也没有盯着某个空间进行思考，完全不像上一代人小时候在餐桌上聆听父母谈话时所做的那样。陈思亮说：“我们第一次给孩子玩平板电脑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大人的便利把平板电脑扔给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餐桌应该是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地方。”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一位妈妈去观看儿子的足球比赛，坐在看台上时，她像往常一样不停地刷新微博、微信和邮箱。12岁的儿子也是手机爱好者，没事就想拿她的手机玩，经常遭到拒绝。比赛前，他跑去看台找妈妈，希望得到鼓励，结果发现妈妈还在刷屏，孩子不高兴地说：“你还在玩手机！你为什么不看我，为什么不和其他同学的妈妈聊天，为什么自己总是玩手机却让我不要玩，让我多和人交流？”“我挺惭愧的，我控制他的游戏时间，希望他多出去活动，多和人打交道。事实上，这一点我自己做得也不好。”她说。

《App一代》的作者、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对孩子使用电子设备，我们有时候过度紧张了。显然，这些设备会改变孩子。“App无处不在，非常强大，正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对此他却并不忧虑，他说，“大多数孩子能够和触屏设备友好相处，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水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16期，刘宏图）

不看手机有多难

1

智能手机如何令我们着迷

无手机恐惧症
脱离手机综合征
害怕未携带手机出行

你是否对智能手机上瘾呢？英国某调查报告显示：53%的人在无法使用手机时倍感焦虑。



他们有多焦虑？



其焦虑程度等同去看牙医的时候，甚至新婚之日。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强迫症？

智能手机合并了电脑瘾与上网瘾两种上瘾症，并将其带入移动生活，于是，这些“瘾君子”们无须再被绑到书桌前了。



网瘾就像烟瘾一样，很有可能造成 CHRNA4 这样的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会使得患者脑部的某类受体改变，从而让他们对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所获得的回报更为敏感。

2

智能手机成瘾者的感受

我们对 800 余名智能手机的使用者进行了调查，以获取他们对使用智能手机以及他们对手机上瘾的感受。

71%

有朋友或家人疑似对智能手机上瘾

57%

担心自己久而久之会增加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

52%

相信自己已经对智能手机上瘾

84%

认为智能手机成瘾确实存在

45%

表示自己至少每隔一小时会使用一次智能手机



问题：总体来说，你对智能手机成瘾这个问题有多少担忧？

16%

完全不担心

36%

非常担心

26%

有点担心

22%

担心



没办法离开智能手机那么久

一周不使用智能手机，怎么样？



给我超过 100 美元的话，愿意一周不碰手机



给 500 美元以上才行

!

我们决定以一周时间为限进行实验，看看如果 7 天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

3

伟大的实验：离开智能手机一周

人类的大脑是有弹性的：重新连接机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重建自己的注意力范围：



痴呆症



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中断

大脑的种种症状，像是痴呆症、注意力不集中及注意力中断都有可逆性。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格萨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20 岁到 85 岁的人群可以通过一款特殊设计的电子游戏：《Neuro Racer》，来训练提高自身短期记忆力和注意力集中的能力。



66% 的人表示：自己无法忍受一整天不用智能手机。

但是如果他们离开手机一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邀请了 7 位志愿者，要求他们在一周时间内，非紧急情况下决不使用手机，并请他们记录下自身感受。



4

摒弃使用手机的习惯



按照手机不同的功用,我们将实验参与者的体验分为两类:想要使用 Facebook 或者电子邮件功能;或者仅是手机的普通功能,如打电话或发短信。然后将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普通手机功能



智能手机特有功能



挫败感与焦虑感通常比较轻微:大部分时间用不了手机,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特有功能时,这种轻度失望的情绪会加重(增加 39%)。

但是还有 64% 的焦虑情况是发生在无法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时,这表明比起使用手机智能应用,他们对保持联系更为看重。



分析结果

一周趋势

每日感到不便的程度

我们将所有参与者的反馈按天整合起来,以确认他们感到不便(或焦虑及失望)的次数与没有这些感觉的次数的比值。



结论



人们已经与手机密切相连,因此他们十分害怕失掉手机。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这会变成一个真实而令人衰弱的病症。



电子产品让我们受益,也促使我们更多地查看手机,我们的注意力被破坏,但是这一切都可以逆转。



在离开智能手机一周时间内,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在无法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时候会处于更为焦虑的状态,而抛弃智能手机的特有功能,像是地图和搜索网页这些,只会让人感到轻微的失望。



很多人表示,在无法使用手机的时间里受益良多,可以把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

打电话及发短信的功能在我们保持联系这一点上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可以忍受不使用智能手机特有的功能。我们以前都试过不用智能手机,现在也可以再次改变使用智能手机的习惯。

(赤壁摘自快科技网)

认识自己

● 孟书子

听闻麻省理工学院某中国籍学生自杀的消息时，我正在公交车站无聊地翻着手机。曼哈顿的灯光已经开始照耀在这个全世界最神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纽约最平凡不过的一个夜晚。

这个28岁的中国女孩2001年移居美国，获得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后曾经在华尔街工作，2011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知名的Sloan商学院就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明年就毕业了。她在遗书中声嘶力竭地向活着的人哭诉：“除了中文，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优势。”

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曾和她一样，想要意气风发地冲刺华尔街，梦想在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叱咤风云。麻省理工Sloan商学院的网站，到现在还在执着地给我的邮箱留言做广告。大二结束的时候，我也曾和她一样，精疲力竭，觉得前途黯淡。她说，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面对比自己优秀百倍的同学，她已经没有能立足的东西。

三四年前的我对此会再同意不过。可是她错了，我曾经也错了。也许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吃掉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

“宝贝你真聪明”
——伴随一生的魔咒

从小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个才女，聪明得很”。如果说“聪明”二字在我的小学，甚至中学年华是良好的祝愿，到了我出国，它摇身一变，变成了甩都甩不掉的魔咒。当今的发展心理学在谈及教育小孩的时候，也非常忌讳这两个字。全中国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斐然，可是这个目标遮挡了家长们的视野，也给孩子的内心施加了无谓的压力。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但是她良

好的心愿也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让我自信一些，她告诉我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她热切的眼神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变过。小时候，妈妈借助钓鱼游戏教我认字，看到我迷恋《还珠格格》，她就鼓励我读清朝历史。后来我迷上了英国魔幻小说《哈利·波特》，她就走遍当时并不发达的本地书店，最后从首都淘来最新版的书。在大陆还没有中文译本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台湾版的第一本《哈利·波特》。我对《哈利·波特》的迷恋让我发现了该书中文版译文生硬，妈妈便鼓励我去读英文版本。“聪明”这两个字在小学的时候让我自信无比，我坚信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成功的早教的确让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游刃有余。初中一年级时，我家搬到了大连。

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只考了年级第188名，我顿时哭成了泪人。后面的几次考试，上了发条的我一口气冲到了年级19名。幸福随着第二次搬家再一次烟消云散。我考进了北京四中，然后我的成绩就又垫底了。好在四中很人性化，从来没有公开过我那惨淡的排名，都是发给我一张张的小纸条。我又开始咬牙奋战，到了第二年，我又排在了年级前20名。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很悲伤。它并不是对奋斗的讴歌。

从一开始，我的所有动力都来源于：我很聪明，我应该比别人厉害才对。但是这个逻辑，一定会在强手如云的世界里漏洞百出。美国，就是我的第一个滑铁卢。

比不过别人就是世界末吗

如果说，在中国万千高考大军过独木桥的时候，我都一直是站在聪明者队伍里的幸



运儿，那么来美国念书的最初两年，我幸运地倒下了。杜克大学是全美排名第8的学校，原始森林环绕着哥特式建筑。那本来应该是一个青春女孩的天堂。然而，不一样的语言，金发碧眼、活力四射的美国同学，和各个国家高中的尖子生，组成了我的炼狱。思想因为语言的不熟练憋在肚子里倒不出来，文化差异大，学不过别人，连玩也玩不过。慢慢地，我的心理压力让我开始怀疑出国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是我们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印记。从教育的开始就被注入了竞争的思想，在一轮轮激烈的竞争中，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变成了一个数字。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定义自己的机会。孩童对聪明的理解，和对天才的理解差不多：“聪明的人总是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解决任何难题，天才是不用付出太多努力的。天才一旦用功便会有超出常人的飞速进步。”

如果说，在当今中国教育的道路上，被排名、被卷入竞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家长能做的便是引导孩子，让孩子具有正确的归因能力：归因于事而不是归因于人。告诉他做事要坚持，做人要负责任，告诉他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定义他。别人的夸赞和批评，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这种差别对孩子的心理建设极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Carol Dweck的研究表明：从小被夸奖聪明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表现出强烈的与他人竞争的意识。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接受任何挑战。原因是孩子们害怕失败后别人会怀疑他们不聪明。选择不尝试可以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而从小接受“对事不对人”夸奖的孩子，会对自己的进步更感兴趣，同时也更容易挑战自己。这些孩子的承受能力更强，情绪也不会轻易受到影响。

夸孩子聪明，就是在告诉孩子成功的原因是他的本人特质。每当孩子做好了一件事，“聪明”这种夸奖让孩子自动将结果归因于自己本人的天生特质，而不是他对这一件事的理解、努力程度和坚持程度，即所谓“对人不对事”。而当我们对孩子说“你真棒，这件事做得真好”的时候，孩子理解到的是大人对这件事的赞扬。给孩子贴上“聪明”“愚笨”等标签会让孩子忽略他后天的努力和一件事本身的特性。当“聪明”的孩子比不过别人的时候，孩子会立刻将结果归因于自己本身：“比不过

别人，我就不再聪明了。如果我不聪明了，那我是谁呢？”

了解自己，才能了解世界

2012年，我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也处于思维的高地。充满了挫败感的学习生涯，混乱不堪的人生规划，加之浮夸冷漠的社交圈，激发了我的求生本能。我开始反思自己，寻找问题的根源。当时还在念经济专业的我，一口气选修了两三门心理学课。不好意思去看心理医生，就只好挽起袖子自己来了。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开始寻找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价值。去掉了所有的光环和附加价值，我是谁？

不要小看这件事，寻找自己很困难。一个人要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了解自己深层次的欲望，了解自己的心结和恐惧，才能真的做到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义和目标。那些看起来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可能并不真的了解自己。漫漫高考路剥夺了孩子探索内心的机会，大部分家长也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了解自己，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生的迷茫与困惑。很多伟人穷其一生都在定义自己。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路上，创造了伟大的作品，而成功只是附加值。一个没有了自我的人，人生便会迷茫而灰暗。

那一年，我每天思考自己的喜恶。我发现自己喜欢自由，不喜欢被规矩捆绑手脚；我发现自己观察力很强，但是独立能力很差；我发现自己喜欢深入交流的友谊胜过呼朋引伴的姐妹淘；我发现自己害怕孤单，却更害怕吵闹；我发现自己喜欢帅气但沉默的男生，讨厌放弃自我的女生。更深入一些，我发现我爱跟别人比较的弱点最终让我陷入瓶颈，我发现我脆弱的体质和过重的心理防范机制使我根本不适合事务繁重、人脉胜过业务的金融业。我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促使我选择了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也正是因为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专业，我开心极了。同时我放弃了无时无刻不在的横向比较，开始为自己设立短期目标。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进步与超越，我既充实又幸福。

你的孩子了解自己吗？家长们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他最深层的恐惧除了蜘蛛是不是还有失去自我，他最擅长的事情是不是除了做数学题还有开导朋友。

（朱权利摘自好报公众号，小黑孩图）



走

◎谢志强

因与年迈的岳母同住，夜晚，我们睡觉总是敞着卧室的门。妻子叮嘱岳母：“半夜要起来，你叫我一声。”可是，那天后半夜，岳母不声不响下床，也没开床头灯。她大概想借着朦胧的月光和窗外映进来的灯光摸索马桶，冷不防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花岗岩铺就的地板。

快天亮时，妻子听见了呻吟声，赶过去。岳母摔得不轻。妻子还埋怨她：“怎么不随手开灯？”岳母生活一向很节俭，我知道她是从牙缝里省钱，将来好一次性支援外孙结婚。我还要上班，她不想影响我睡眠。后来，我想，她是忍耐着疼痛，克制着不发出声音，熬到天亮。我们送她去医院。盆骨粉碎性骨折。

当时，岳母已87岁。住了

两个来月的医院，她执意要回家。该用的药都用了。她在病房里时常失眠，置身于一种生命极端的境遇——都是缺脚断胳膊的病人，怎么能睡得好？家里换掉了老式卧床，订购了一张铁架护理床，两侧有护栏，岳母就开始了卧床生涯。

起先，岳母相当配合。她是小学教师，提前病退。她竟然“乖”得像一个温顺的小学生。吃喝拉撒已不能自理，可她认真地服药进食。墙上挂着一个电子钟，有时候，她还提醒我妻子：“我该吃药了。”

妻子已退休，现在，她仿佛重新上岗，整天侍候着母亲，总是在母亲的视线以内活动。不然，岳母就唤她。妻子给岳母喂饭，还表扬她：“今天表现蛮好，多吃了三调羹。”岳母尽可能多吃一调羹，也是想早日康

复，下楼去走一走。这样，吃和走似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卧床第二年，岳母降低了愿望，她只想下床在室内走一走。循序渐进，先近后远，她可能这样想。可是，我们左右搀扶着，她也走不成，几乎是被架着，她的脚勉强擦着地板，却不能自主挪动，只能面对阳台，在藤椅上坐一坐，望一望她曾走过的地面。

我们竭力给她描绘能走的图景。有时，她怀疑药是不是配错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服下去怎么不见效？我说：骨头都打乱了，要重新紧密地组合，要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像表扬一个小学生那样，说：“今天坐得多端正，有精神。”

岳母坐了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她躺回铁床。坐的次数逐日减少，改为摇起床头，她的上半身慢慢升起，打开电视，选她喜欢的越剧。她像是打瞌睡，吃力地睁开眼，说：“我不能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老调重弹，佯装轻松地说：“你要能走了，我们给你开个庆祝会，庆祝你‘潇洒走一回’。”

大多数时间，岳母似睡非睡，我们会蹑手蹑脚，生怕惊动她。她会突然抬起眼帘，像是经历了长途跋涉，累了，说：“水。”或说：“做了一个梦。”一个塑料杯，一根细管子，那是儿童的用具（杯壁都是童话般的图饰）。她吸着管子，发出断断续

续的响声，水到了她的喉咙里，像转入一个不够畅通的管道。她间隔着发出吞水的咕嘟声。妻子像是裁判，中场休息，提醒她别多喝，说衣服还来不及晾干呢。

二

接近90岁的时候，岳母不再提“走一走”的话了。她心里还在想“下楼走一走”吧？她一定还在想，但她已经清楚，不可能了。我们仍然描绘“走一走”的图景，像在沙滩上建一幢楼，那么虚假，那么脆弱。换衣裤、褥子，她已经卧床卧瘦了。我双手托起她（妻子替她垫褥子），简直轻得不行，好像一块布包裹着一副骨架，骨头都抵出棱角。一副骨头，只是还有气息。

我还是希望她仍对“下楼走一走”保留着一定的信念。那样，她就能配合我们继续生活。

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傍晚，我回家，开启不知开了多少次的门锁，旋转三圈，最后是“咔嗒”一声，我尽量不让这种声音过响，可是，我觉得它响得有点过分。在门廊内，我换鞋，就听见岳母叫我的名字。

我走到她的床前，故意像一个士兵报到一样，敬个礼，说：“我回来了。”

妻子脱身，去洗堆积起来的碗碟，同时，开始烧饭炒菜。

岳母蠕动着嘴唇，发出干巴巴的声音。平时，她已声音微弱，只有我妻子能分辨出她说的内容，那声音似乎相当遥远，中途被风刮乱了那样。

岳母说：“放我走吧。”

我一怔一愣，赶紧堆起笑容。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只能采取惯用的打岔，说：“今天感觉

还好吗？”

岳母说：“放我走吧。”

我说：“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想那么多，你看，太阳多好，我们都在……你要坚持住呀，别想丢下我们。”

岳母的声调略微降下了，她仍恳求：“放我走吧。”

这一年，我们已经彻底清理了她床的周围，把筷子、调羹、杯子之类的硬物，都放在她够不着的地方。能升降的摇把，床两边的铁护栏，设计这款病床的人，考虑得这么到位。我偶尔生出一个念头：我们现在这么做、这么说，是不是过于残忍？她只能承受而不能排除疼痛的煎熬。

我摇了病床的摇柄，像发动一台拖拉机，她的上半身渐渐升起。她没有微笑，像陷入一种想象。她期待着正面回应。

我似乎接到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说：“好，再过一个月，就是你的九十大寿，我们要为你办大寿。”我没说下去，一个人活过90岁，实在不容易，有多少道坎，一不留神就卡住了。岳母这么多年小病小痛连贯着，也没让她停下脚步。

妻子说：“妈，你要想外孙，我给他打个电话。”

岳母摇头，说：“他忙，不要打搅他。”我描绘她过九十大寿的情景。妻子也鼓励她：“妈，一定要再坚持哦，过了90岁，就顺利了，你外孙也发来短信，要赶回来，他可是你从小带大的呀。”

我拽拽妻子的胳膊，担心她说多了会说漏嘴。还是要牢牢把握住“主旋律”——正面引导。那一阶段，妻子时不时地表扬岳母。服药吃饭，岳母也相当配

合。

三

终于，生日那天，儿子将蛋糕隆重地端到她面前，说：“外婆，你吹生日蜡烛。”岳母动动嘴，烛光只是微微晃了晃，像一群小孩在跳舞。儿子趁机替她吹，只用了一口气，就将几支蜡烛吹熄了。我们像排练过一样，站在床的两侧，祝她生日快乐。我们还赞扬她：“你真厉害，这不是走过来了吗？”还说：“妈，你已经够努力了，我们希望你保持下去，继续努力呀。”

岳母脸上泛起了微笑，像一个小石子落入荷花池，泛起涟漪。她看着高大的外孙，说：“比你爹高多了，你长得这么大了，我反而走也不会走了。”

儿子说：“外婆，你要树立信心，要让我看见你到楼下走一走，要加油哟！”

岳母像是走累了，垂下眼帘，说：“我不会走了。”

我给儿子使个眼色，意思是忌讳“走一走”的话题。

儿子走后，家里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这一天，岳母像是圆满完成了一项使命似的，她又吐出那句话：“放我走吧。”

我们仿佛托举着什么，不慎失手，又落下来了。她还是没放弃要“走”。我也不信自己的话了。我说：“别想那么多，慢慢休养，会好起来的。”

岳母显然对我的回避十分失望。她垂下了眼帘，却又睁开，说：“你不放，我就喊了。”

我强装笑颜，说：“喊什么？”

她说：她说：“喊口号。”

我说：“喊了又怎样？”

“把我抓起来，枪毙。”

我清楚岳母所指。我心里一沉，已过了半个世纪，那个疯狂的年代，在她心里，还留有遗迹。我仅在只言片语间听过妻子父亲的事情。那个年代，妻子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喊一句什么口号，喊错了其中一个字，这个字改变了整句口号的意思，走向了反面，其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惶恐，胆怯，自杀。我岳母从那时开始了漫长的失眠，安眠药也不大起作用。

我们结婚后，岳母就跟我们一起住。我妻子是独生女，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我们婚后，岳母从没提起过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我以为她遗忘了，好像那段历史没发生过。相处了三十多年，我竟然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现在，像发掘出一片废墟。我沉默了片刻，说：“妈，要喊你就喊吧，喊了舒服你就喊。”

岳母望着我，求助的表情。

我知道，她这么活着，实在受罪——身体一天天瘦了、轻了、弱了、空了，对自己的身体已经丧失了自主权。我鼓励她：“要喊你就喊，反正，只有我们听得见，外边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他们顾不上也听不见也不想听你喊。妈，你不要憋着，喊了舒服你就喊。”她说：“我不能喊。”

我继续鼓励她，说：“喊一喊舒服，你就喊，随意喊。”

她说：“不，我不能喊。”

我说：“为什么？想喊不喊，会憋伤了身体呢。”

她说：“我喊，要牵连你们俩，还有外孙，都要正常过日子呢，我不能添麻烦。”

我说：“喊一喊，添不了麻烦，喊了舒服你就喊。”

她的声音弱下去，说：“不喊，不能喊。”

我想象不出她能喊出什么“口号”以致危及她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到处都是拔高的声音：车辆的鸣叫、商贩的吆喝，等等。岳母微弱的声音，淹没在城市的各种声音里。

我摇动着摇柄，她的身体降下、躺平。我说：“闭闭眼，养养神，等一会儿吃饭，好不好？”没料到，这是岳母最后一次发出声音。妻子正喂她米粥，突然，大声唤我。岳母一口气没喘上来，一团浓痰堵在了她的喉咙里。传呼常来的医生。他赶来，摇头说：“张罗后事吧。”

岳母张着嘴，似乎欲喊什么，终于喊不出声音。我们取来了冰块，守夜。炎热的天气，第二天得出丧。妻子问几个赶来的老人，说：“怎么才能叫我妈合上嘴？”老人们说：“到时候，她自然会合上嘴。”

推着岳母进入有焚化炉的那个房间时，她还张着嘴，口型已僵硬、固定。焚尸工很熟练地开启炉门，我看见岳母在一刹那，一下子挺起身，像要坐起来喊的姿势，然后，火舌贪婪地拥过去，裹挟着她。熊熊燃烧的火焰，发出贪婪的呼啸声。妻子已经哭不出声流不出泪了。旁边的人劝：“这是你妈的福气，你日日夜夜陪伴着她，三年，哪个子女能这么无微不至呀。”

我们不放，她自己走了。一口痰，就一呼一吸之间，她的表情没有痛苦，只是没来得及合拢嘴，像欲喊，没喊出。

四

一晃七日。我们准备了“头七”——早晨去墓园祭扫。儿子已经等候在墓园的大门口。他乘了高铁赶回来。妻子摆出了点心、果脯、苹果、香烛。橄榄、酸梅都是岳母常含的果脯。记得我妻子给她削一片苹果，在温水里浸泡过，然后让她含上。过一会儿，她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有一天，岳母提醒道：“能咬动的时候，要赶紧吃，现在我的牙齿不管用了。”

我望着绿色中显眼的墓碑，一排排，整整齐齐，从上到下列在整座宁静的山上，宏伟壮观。蓝天辽阔，有羽毛般的淡云。于是，我脑海里飞起一本童话书。那还是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从一位上海知青那里借来的禁书，不敢带回家，我就用一张报纸包住，挖了个小土坑，把书埋在屋前不远的柴垛下边。

半夜，雷声惊醒了我，像天崩地裂，还有利剑一般的闪电，接着是暴雨。满世界净是雨声。我以为这是老天爷发现了我的秘密，采取这种方式惩罚我，阻止我进入童话世界。我想像书里的人物仓皇逃出，却无处避雨。屋里也漏雨，雨敲击着接雨的器物。我真想跑出去接应——书里的人物逃出，那么，书就出现了空白，如同没有人居住的房子。第二天早晨，天空像水洗过一样明净、晴朗，似乎昨夜未曾下过暴雨。雨水浸透的书，软塌塌、黏糊糊，像一块被浸湿的土坯，正在回归泥土。

（飞扬摘自《文艺报》2015年4月20日，本刊有删节，沈璐图）



老人文化在日本的国民文化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

“突然打扰，不好意思。我已经在昨日死去。不需要守夜，不举行葬礼，也没有墓地。感谢您对我在世时的各种照顾。”如果谁收到好朋友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肯定会一笑了之，认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恶作剧。可是，68岁的田口博一收到短信后，打电话过去询问老友境况时，惊讶地发现：对方真的已经离世，接电话的是他的家人。

最近，选择这种方式告别人世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为此，“雅虎日本”网站推出了特别服务，可按委托者要求同时向200人发送临终短信。

田口确认朋友的死讯后，再次看着他发来的临终短信，不禁泪流满面。朋友其实早就到了癌症晚期，但一直没有告诉田口。即将离世时，朋友坚持不用口述。他拖着衰弱的身体，在病床上用键盘敲下了临终短信的每一个字，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收到临终短信后，田口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后事。他参加过很多次葬礼，大部分非常隆重。可是，各种眼花缭乱的仪式不仅占用了祭奠者大量时间，也冲淡了对逝者的哀思，田口不想要那样的葬礼。

当然，也有人认为将生死大事通过一条短信了结，既过于轻率，又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但事实上，现代社会很多正式商务往来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等形

式实现，并不代表不庄重。死者生前不想耽误亲朋好友的时间，也不想麻烦家人去操办烦琐的葬礼，选择用“临终短信”这种简洁的方式，其实是对他人更大的尊重。

临终短信该怎么写，是让更多人头痛的问题。82岁的日本作家辻（音同石）真先准备写

日本老人的临终短信

●蒋 丰



上：“平生爱好漫画、推理小说和温泉，一辈子做过各种工作，受过很多人照顾。最近，我一说想睡觉，他们就开玩笑说‘你不会长眠吧’。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度过了一生，死后我也想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离开，所以不会举行葬礼和任何仪式。如果你发现我

的主页3个月没有更新，哈哈，那就意味着我已经悄悄离开了人世。谢谢你们！”

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齐藤孝认为，写临终短信不要太沉重，不要写得太细，以免让收到短信的人产生心理负担。“因为认识了大家，我这一辈子过得很快乐”“我先走了，大家各自珍重”这种寥寥数语的短信，反而显得真诚和自然。如果写上“没看到儿子事业稳定”“没看到女儿找到幸福”等遗憾的事，一是会让有相同处境的人感到悲伤，也会让对方产生“我是否需要帮助其子女”的想法。本来不想给别人增加麻烦的临终短信，就会起反作用。

临终短信还是“文艺一把”的最后机会。有人写道：“樱花散，樱花残，樱花在另一个世界又灿烂。”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还有人写道：“来时不带来一切，走时也不带走一切。”

其实，选择发送临终短信的人往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表明不举办任何仪式是自己的想法，与家人无关。这样一来，逝者的家人不仅减轻了负担，也可以免遭他人非议。

人虽然无法选择来到世界的方式，但离去时却可以选择怎样给人留下更多温馨的回忆，从这个角度看，临终短信值得点赞。



（千寻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29期，（美）Chris Maynard图）

沈峻去世了，悄无声息的。

这是她的风格，她的为人。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慷慨相助，而她自己却无论怎样也不肯麻烦别人。我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已是五天以后，遗体已经火化，想最后再见一面也不能了。

有一件事很能体现丁太太的为人。那时丁先生尚在世，但已坐上轮椅。年届八旬的丁太太经常要骑车到医院拿药，再赶回家照顾丁先生起居。那天她骑车去医院，不想冲出一辆轿车，把丁太太撞得凌空翻起，又结实地落到了地上。轿车里坐的大概是老板，下车离去，把事情留给司机处理。司机闯下这祸，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不知将要面临怎样的局面。也是丁太太命大，跌下来时脚先落地，因此头脑还很清醒。她把司机叫过来说：“你不要害怕，快先把我送到医院。”医院离得不远，检查过后，诊断是脚骨骨折，打了石膏。看到诚惶诚恐的司机，沈峻反倒安慰他说：“我有医保，不会讹你。可家中有病人，不能离人。现在我既不能住院，又无法骑车。从今天起，你要每天来接我到医院，做过治疗，再把我送回去，直到我自己可以行动。”司机听说不要他赔偿，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果然每天按时接送。不过半个多月，丁太太拄杖能行，也就不再要他接送了。直到最后，那司机也不知道他撞倒的这位老太太，是著名漫画家丁聪的夫人。

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别看她风风火火，说起话来犀利尖锐，但真的有一副菩萨心肠。

丁先生在世时，称她为“家长”，朋友们相聚时也随丁先生



《母与子》：丁聪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画的沈峻和儿子

丁太太

●陈四益

尊她为家长。不了解内情的人，都因为这，以为丁先生真个是“气管炎”（妻管严）。加之沈峻在朋友相聚场合，也喜欢总揽一切，指挥调度，无不得宜，给人强势的印象，好像真有点河东狮吼的气度。其实，朋友圈里都知道，他们伉俪间受照顾的永远是丁先生，而沈峻却是“劳碌命”。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是她在打点不说，丁先生需要的画具纸张，丁先生画作的收集、整理、复印、邮寄，丁先生著作的编辑出版，丁先生画展的筹备联络，也样样是她在操持。

丁家挂了两幅黄永玉的画，一幅画的是丁先生枕石而眠，身边还散落着七八块大小不同的石头。题跋记不真了，大意是：人家拜石头，此人石头拜他。我问过丁先生：“是说你硬气吗？”丁先生大笑，说：“那是因为我患肾结石而开刀，取出了大小小八九块石头。”另一幅画的是鸚鵡，题道：“鸟是好鸟，就是话多。”我看罢笑谓丁太太：“说的是谁呀？”丁太太立即争辩道：“不是说我。那说的是郁风。郁风不要，我就拿了来。”郁风，著名画家，是书法家、美术史家黄苗子的太太。两家同黄永玉都是好友。郁风同丁太太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那么爽气，都那么健谈；而黄苗子同丁聪也大有相似之处，都那么沉静，都那么谦和。那只鸚鵡，到底原是送给哪位夫人，似也无须考证。永玉



沈峻在丁聪先生塑像前（图片来源：枫泾阿丁的博客）



三根针

●凸 凹

记得我在平原读书的时候，母亲从一百多里外的老家来看我。下车后，她不认识去学校的路，一公里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汗水把她那件打着补丁的旧衫浸湿了。我要她擦一擦脸。毛巾从脸上过一过，雪白的毛巾便如墨染一般。一路上，她经受了多少风尘啊！

我带母亲去饭店，问她想吃什么。她说，来碗白米饭最好。

饭店快关门了，只剩下两碗冷饭。母亲说，冷饭也好。我想要两个热菜，店里人说，掌勺的师傅下班走了。母亲拎起桌上的一个瓷壶说：“这不是有酱油吗？”便将酱油淋到饭里，埋头

吞咽。望着黑白相杂的一碗冷饭和吃得津津有味的母亲，我的心中酸涩掺杂，感慨万千。

到了宿舍，母亲坐在我们宿舍的大通铺上，让我把上衣脱下来。我上衣的领子已起破茬儿。她掀开她的大襟，里面的衣角上别着大、中、小三根针。她一针一线缝补着，花白的头发沐浴着学生宿舍昏黄的灯光。同学们回来后，纷纷围拢过来，看着母亲抽着母爱的丝。有个小个子同学，竟让泪水在窄窄的小脸上挂满。

我心中极热，倏然生出这么一种感觉：母亲在的地方，就是家之所在，即便这个家再残破，也温厚！

（从容摘自中国书籍出版社《故乡永在》一书）

先生也可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谑而不虐，令人捧腹。

同丁先生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他们之间的一些小花样也看得明白。譬如，丁先生血糖高，但爱吃甜食，丁太太便要加以限制；丁先生血脂高，但又偏爱吃肉，当然也要受点限制。所以每当客人在时，丁先生便会借朋友的名义提出一些吃的要求。但这些小花样，丁太太早已了然，于是一口回绝，或说“他可以，你不行”。这时，丁先生就会背脸做个怪相，低声说道：“嘎凶，砦要听伊格（沪语：那么凶，全要听她的）。”但每次我见到丁先生的伙食，总是很钦佩丁太太的禁而有节。甜食、肉食都是有的，而且可口，只不过不允许过量而已。

在她自知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写下了一纸“墓志铭”。她对我说过，但没有给我看过，只说，现在还不宜公开。直到她去世后，我才知道，在她写成后

的第二年，知道无力回天，便把它交给了枫泾的丁四云先生。丁聪的墓地在枫泾，叶落归根。她那时就在墓边说：“再过几年，我来陪你。”“墓志铭”交给枫泾，也是兑现承诺的意思吧。

沈峻自拟“墓志铭”的全文是这样的：

这里住着一对被他们朋友们一致认为非常恩爱、令人羡慕的夫妻（丁聪和沈峻）。其实他们从未恩过也未爱过，只是平平淡淡地度过了坎坷的一生，就像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却充满了人体不可缺少的恩爱元素。这也许应了一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用纯真来对待一切，无亏于己，无亏于人。

如果你们一定要问，如何才能做到恩爱夫妻白头到老？让我告诉你们，诀窍是：不要企图改变对方，让对方做他喜欢做的事，包容宽大。每天向对方微笑几次，摸摸他的脸，揉揉他的

手，或说一些貌似批评实为表扬的话。如有矛盾则用幽默来化解，千万不可大声对抗。如此而已，是不是很简单！

悍妻沈峻生前书

二〇一四年五月廿六日

注：丁聪到处宣传他老婆凶悍，真正凶悍的人会容忍整天被人宣传她凶悍吗？

所以，对于丁聪，若真有悍妻，他敢当着太太面向人倾诉妻子的凶悍吗？这种倾诉包含着的是爱意，或许还有炫耀。

丁太太去世了，回到丁聪先生身边，过他们平平淡淡的恩爱生活。此去经年，春风杨柳，秋叶梧桐。若到枫泾，丁先生的塑像旁，当有沈峻“墓志铭碑”相伴。在他们灵前，不要眼泪，不要悲伤，能一起聆听一段音乐，拉一曲京胡，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愿他们相爱到永远。

（鹤 蝶摘自《文汇报》2014年12月25日）

“《读者》光明行动”两周年特别公益活动(二) ——“读茶 321”

继广州《万物生》音乐诗会之后,“《读者》光明行动”两周年特别公益活动“读茶 321”之《昼夜门》意象茶会于 5 月 30 日在上海如期举行。

读茶会,是由读者杂志社和北京墨飞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创建的互联网主题社交平台。是为《读者》粉丝量身定制的会员俱乐部。

读茶会的口号是“要你好玩”!

怎么好玩儿?

你想找个人一起喝茶的时候,这里有一堆五湖四海的茶虫在等你。

你想找本书看看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在这里准备读给你听。

你想做点什么温暖这世界的事儿的时候,这里有众多志愿者等着跟你一起去改变世界。

你想“静静”的时候,这里有每日推送的美文。

你想“嗨”的时候,这里有让你激情燃烧的现场。

一个有态度的社交平台,本着“创造、发现、分享”的“读茶精神”,用 3 个关于“生活、现场、爱”的板块,集结当下“好玩儿”的人与事、作品与话题、艺术现场与公益活动。

你可以在线上平台报名参与各类活动,也可以自由发起自己的主题活动;你可以跟没见过面的异地朋友在线“约一泡茶”,也可以通过“仙人指路”在线会员推介,了解关于一些非大众化定制产品的体验;你还可以通过在线艺术家工作室,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艺术家的最新作品与最新动态,跟他们自由互动。

你可以在读茶会里看看别人

是怎么玩儿的,更可以秀秀自己是怎么玩儿的。还有每月一次的“读茶主题大趴”,你关注的话题没准儿就是活动主题,你喜欢的艺术家没准儿就在现场,你期待的那个人,没准儿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关注读茶,感受“有你的生活最好玩”!

参与活动,体验“我在的现场最好玩”!

众筹公益,跟大家一起“做好事最好玩”!

给我关注,要你好玩!你要不要扫码试试?

更多详情请关注
读茶会微信账号:
ducha798,
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读茶会,要你好玩!

读书,对话,记忆

——《读者·校园版》和你一起阅读,一起成长

阅读是一次和智者的对话,一段成长岁月里的记忆。这是成长时光中最安静的时刻,读书的人静静地积攒生命的力量。

在你读书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书中的人物,让你难以忘怀。他默默地生活在你的世界中,守护着你的精神世界,伴随你一起成长。你一定对他充满好奇,有一肚子话想和他说。现在,《读者·校园版》为你提供一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虚拟一次对话,想象他就坐在你的面前,渴望听到你的声音,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把埋藏很久的心里话,告诉你一直想见到的这个书中的“挚友”。

现在,书已经翻开,茶香刚刚溢出,你和那个久违的老朋友,可以开始一段酝酿了许久的对话。《读者·校园版》候在一边,等着和你一起分享对话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和你不愿意忘怀的情绪。

请将你记录的这段对话发送到: duzhexydh@126.com。投稿起止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1 日。要求 2000 字以内,对话末尾,请注明与你对话的人物出自哪本书。如果能摘录几句书中打动你的句子,更好。文章一经采用,将奉上稿酬和样刊,并有 50 套“《读者·校园版》精华文丛”作为幸运大奖,等待你的赢取。

